

情海斷魂記

陳慎言著

下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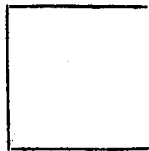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發行

下集實價壹圓

(外埠酌加寄費)

情海斷魂記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本書改編劇本及電影須得作者與發行者之同意

著者 陳慎言

發行者 柯縵庭

發行所 天津書局

印刷者 天津書局印刷部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天津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住侯老太太道：「你不要張皇，人已醒了，就不要緊了！墨菴！你醒醒，你認得我嗎？」屋內正在喊叫着，澄孫手指上來一枝呂宋烟，已款步進來了！」一看墨菴已醒，凝着兩眼，不說話，也走過去，喊道「墨菴！你怎麼難過嗎？」不想墨菴一見澄孫，似觸電一般，眼睛一閉，向後一躺，口中微微喊道：「碧如！碧如！袖海和侯老太太却聽不出，墨菴是喊什麼，侯老太太只道：「好了，墨菴出聲了！」袖海忙拿了一杯白開水，又灌了幾口，墨菴只把眼睛閉上，什麼話都不說，由大家怎麼問他。澄孫見墨菴又閉上眼睛，口中胡喊，袖海夫婦非常惶急，說道「不要緊的，你們二位不要急。我知道，他的病根，他爲的：爲的：」說到這裏，又不便說出，怕墨菴聽見，袖海見他說話吞吐，便向澄孫看了一眼，澄孫走了出去。袖海道：「你看這情形，怎麼樣呢。」澄孫見侯老太太，不在房內，低低說道：「墨菴的病源我完全知道，他是專爲離婚那位太太激刺出來，這一次我到西山，偵察他好幾次，他每早出去，就爲的要見他的離婚的太太，現在只有兩個辦法，第一便是把離婚的太太接回來，他的心病一除，自然會好了的。」袖海不待說完把頭一搖道：「這個萬辦不到，潑水豈能重收，聽說她外面已有人了！」澄孫道：「第二便

是和你內姪女，立刻結婚，來了新人，便可以把舊人忘記。」袖海又搖搖頭道：「這個也是不行，因為內人早有這種主張，昨天叫他到北海公園，和內姪女會晤，他竟得罪人家，他是不願意的，有意如此，內人知道，責備他幾句，他就鬧起病來，你說可惱不可惱？」澄孫聽了，把稀薄的鬍子，撚一撚道：「現在你們打什麼主意呢？」袖海道：「現在給他如此一來，心裏也很慌亂，我想最好，先請一個醫生看一看。澄孫你要請醫生，就請柏德蘭大夫吧，他的醫理，比誰都好，服一兩服藥，自會好了！」說着又和袖海重到墨菴臥房，見墨菴已睜開眼來和候老太太說話。澄孫一看，先磔磔一笑道：「你看是不是，不要緊的。」說着，把手內呂宋烟抽了一口，又道：「墨菴！我想給你請柏德蘭大夫來看一看，你看如何？」墨菴把頭點一點，候老太太早接着說道：「只要他的病能好，花多少錢，請什麼醫生，都可以的，表舅你快去請去吧！」澄孫笑道：「打一個電話可以了！」澄孫說着對墨菴道：「你不用急，你看你兩位老人家，爲了你的病，是如何着急的，一切事都要看清一點，你病體一好就可以辦喜事！」墨菴一聽這話，很刺心的，向裏一轉，不願和澄孫說話，澄孫見他如此，知道墨菴不願意，只微微一笑，對袖海夫

婦道：「現在他已醒了，不要緊的，我們出去，可以給他多歇一會。」袖海跟了澄孫出來，澄孫先去打電話，說一會醫生就來。又把剛才和袖海所說的話，對侯老太太說了一遍。侯老太太拍着巴掌道：「可不是表舅說的話，真合我們的意思，他這病，完全是爲那個賤娼緣故，他還想把那賤娼叫進門，除非我死了，我在一天，總不許他有這事。」澄孫道：「我在西山，曾勸墨菴好幾次，他只是想不開。」侯老太太道：「想不開，也得想開呀！他是給那賤娼弄得糊裏糊塗了，關在家裏一時，他的野心，才會消滅！」袖海在旁嘆口氣道：「墨菴氣質，本是很滯的，一點事擱在心上，便想不開。」侯老太見袖海這一句話，很不對路，說道：「別的事可以，這事不能由他胡出主意。」袖海忙轉了口氣道：「是的，是的，我也是這種主張，別的事可以由他這事決不允許他！」大家正在說着，外報柏德蘭大夫來了，袖海忙出去，陪他到墨菴屋裏，柏德蘭拿出聽視器，在墨菴胸部各部驗了一遍，一聲不響走出外邊屋內。袖海見醫生神氣，很是沉默，不知他所診察結果怎樣，柏蘭德坐在椅上把墨菴得病經過的情形，細詢一遍，說道：「他肺部的左邊，有點壞了，第一要緊，須擇個清靜地方靜養」袖海道：「前些時，他在西山養病。」柏蘭

德道：「那是對的，還得再去。」袖海覺得這幾句話，不合脾胃，便問道：「這病要緊不要緊？」柏蘭德道：「相當嚴重。這個方子，吃下去，不過止血。根本治療，須得天然療養。」袖海送了醫生出去。重到房內。對侯老太太和澄孫說道：「據醫生說，須到西山療養。」侯老太太道：「這個我不答應。他這病，就由西山勾出來的。他再到西山，給那賤娼一勾引，他一定會送了命？」袖海道：「這怎麼好！醫生是主張到西山的，」侯老太太道：「你別聽醫生狗屁的話。他的病，到西山能療養好，早都好了，何至一回來，便吐血？」澄孫道：「墨菴這病，很好治的。只要給他父親，總沒錯！」袖海道：「現在他吐血，又是肺病，誰願意和他提親？」澄孫道：「骨肉姪女不是很願意嗎。等我通知郁文，趕緊把這事辦了。」袖海皺着眉頭道：「這事還得斟酌！斟酌！」澄孫道：「一切由我負責，只要你二位肯答應，一點不成問題。兒女的婚事，本是由父母注意的，你不用躊躇了！」侯老太太道：「若論我的姪女讀書，人却非常和順。他平日就說墨菴好，只是墨菴太荒唐了，在北海公園得罪了人家，我打算等他病好了，叫他到郁文家裏先賠不是！」澄孫道：「這個可不要如此了，你這樣一鬧，墨菴益發不痛快。不一定見面，還要犯

什麼贅拗，現在只由我去一論，告訴郁文，籌備一切，好在兩家本已願意，又是親上加親，什麼說不開的，只要我們一說定，等墨菴的病一好，就立刻辦喜事。墨菴要想不承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也無從擺脫了！」袖海見說，才把愁眉略略展開向澄孫連連作了兩揖道：「墨菴是很恭順的，我這麼辦，他不敢不遵。只是郁文那方面，你還得給我說一說。前天郁文來時，很不滿意，他若存了芥蒂便不好辦了！這其中，全仗你解釋！釋解！」澄孫把胸脯拍一拍道：「這一切責任，都在我身上，你放心，我現在就去，今天晚上，我就來回話。」說着走了！到得晚上九點半鐘，澄孫喝得滿面通紅，醉吟吟來到袖海家裏，袖海問他怎麼樣？澄孫道，「現在這一般年青人，思想都是特別的，我把我的意思，告訴郁文，郁文倒沒什麼，只說這事，須要和他妹妹說一說，她願意，他沒有不願意，那知這位小姐，又出了花樣了。她說原不反對，只是前天墨菴那種態度，實在叫她懷疑，她要當面問墨菴，墨菴果然真心願意，她沒有不可以的。」侯老太太一聽，早把雙肩一蹙道：「靑靑也敢如此，等我回去問她去。」袖海道：「這怪不得靑靑，那天墨菴對她無禮，當然不能不叫她有這種懷疑」澄孫道：「據我看，侯太太能回去一

趨也好，把這事向令姪女說明了，事情便好辦了。」侯老太太道：「那也可以，我明天就去，明天恰是我太爺忌辰，我本應該回去一趟，煩你對瀛青說個明白。她肯來我家，我那能叫她受委曲呀！」澄孫道：「你們是姑姪什麼話都好說的。」當晚過了一夜，到第二日侯老太太一清早，帶同女兒縹湘，一同回到娘家。侯老太太車子一到門見娘家一般人，都出來迎接，只見瀛青，一問大姑娘上那兒去了，郁文道：「她這兩天因心裏不痛快，老在屋裏沒出來。」郁文的媳婦道：「我去叫她。」侯老太太附住道：「不必，不必！我自己進去。」說着和大家談一會，便走進瀛青屋內，瀛青一見姑母進來，忙由床上翻身坐了起來，侯老太太問他有病沒有，瀛青道：「沒病。」郁文的媳婦在旁說道：「他這兩天，連日蹲在屋內不肯出來吃飯。」侯老太太笑道：「今天是你祖爹爹的忌辰，我也回來了！你今天可要出來吃飯。」瀛青平日是好愛姑母，並且知道姑母今天回來，一定還有文章，便連連答應，侯老太太因有郁文的媳婦在屋內，也不便多說，只隨便說了幾句話，便走出去，倒是郁文很關心的，侯老太太一出來，便問墨菴病狀怎麼樣？侯老太太道：「他太糊塗了，經你姑丈開導，他也知道，是不對的，我本想叫他來賠不是，只是他

病着，不能出門。」郁文道：「來不來，倒沒關係，只是她，」說着，向房內一指，又低低道：「脾氣太壞，這幾天弄得合家不寧，姑母勸導勸導她才好！」侯老太太道：「我今天回來，一半就爲這事，你們放心。」到了祖堂上供的時。○馮青果然打扮得很整齊出來，大家在祖堂行禮後，便行開飯，侯老太太細看馮青。雖然勉強應對，總是蹙着眉頭，現着抑鬱的樣子，一直到飯後，侯老太太拿了水烟袋，走到馮青房內，縹湘要跟進去，侯老太太把他赶了出去。房內只有侯老太太和馮青二人。侯老太太才說道：「馮青，你是明白人，前天墨菴那樣不知好歹，我自得了郁文告訴便把他責備一頓，墨菴性情拘執，你是知道的，他並沒別的意思，經你姑丈和我責備，他也後悔了，我們親上加親，誰都很願意，昨天我聽澄孫說，你要當面問墨菴，墨菴現在是千肯萬肯，你儘管放心，你得想一想，我的話，還有靠不住嗎，你心裏委曲，我也知道，你只看姑母的面，饒恕他，將來你們成親後，你愛如何責罰他還不晚呢。好孩子，你是聽姑媽的話！」馮青給侯老太太如此一說，只低着頭，沉疑好一會，才說道：「我要問表兄，那天爲什麼對我那末說，把我看得太沒身分了！說着，眼眶一紅，流下淚來」侯老太太道：「好孩子，怪不得你生

氣，他說的話，太不對了，我已經責備他，以後他不敢再得罪你，你還怕什麼，你還不知道我的手段嗎，你姑父，那麼大年紀，我看了不順眼。還要給他兩個耳刮子。何況是墨菴，他比你姑丈還老實。上頭還有我作主。你還怕受他欺負嗎？」靑靑給侯老太太如此說着，不由好笑起來。侯老太太道：「我今天回來，就是和你商量。我想在這一個月之內，便舉辦喜事，好在我們家裏。什麼都有。說辦就辦。沒什麼費事。你過門之後，墨菴有人照應，我也放心，咱們娘兒倆。今天說句體己的話，我要娶兒媳婦。只是你，我看過去，最得意。別人我都不順眼。」靑靑見侯老太太這樣哄她有意做作，低着頭不語，侯老太太又再三向他問道：「姑媽說的話，你總肯答應吧。」靑靑道：「姑媽既這樣主張，我只有遵命。」侯老太太喜道：「這樣我回去，就預備一切。」侯老太太對靑靑說完了，推開門出去，只見縹湘在窗前張望，喝道：「你在這裏幹什麼。我和你一塊回去。」縹湘見老太叱斥，忙跳到院內去，心裏只是好笑，原來靑靑表姊。就要嫁給我哥哥，我回去，先告訴哥哥去，叫他歡喜，說話又走進房內，見侯老太太和郁文夫婦說着話，急忙退去，一直又跑到靑靑房內，對着靑靑只嘻嘻笑着，靑靑問道：「你笑什麼？」縹湘道：「

「我不叫你表姊，要叫你嫂嫂了。」靑靑向他額上指一指道：「你不要胡說。」縹湘道：「還不是嗎？你瞧着吧！一個月，你就是我的嫂嫂了。」說着怕靑靑打他，笑嘻嘻跑了出來，正遇侯太太由郁文房內出來，喝道：「縹湘你又上那兒去。跟我回去。縹湘見說要走，心裏甚是歡喜，在車內也不敢問侯老太，回到家裏，便溜進墨菴房內，嘻嘻笑道：「哥哥！嫂嫂快來了」墨菴一個人躺在床上，思念碧如，正在神思恍惚，見縹湘突然跑進來，喊說嫂嫂來了，出於意外，不由翻身坐了起來道：「在那裏？」縹湘道：「在那兒在她家裏呢！」墨菴見縹湘說謊，不由怒道：「我正病呢！你來這裏。胡說八道。快出去快出去！」縹湘撇着小嘴道：「誰來騙你，你不信問母親去，我今天已看見了。」墨菴覺得很奇怪，知道其中有緣故，便向他招招手道：「妹妹你過來，好好告訴我，我正病着，你不要和我開玩笑，你這話怎麼講，好好告訴我。」縹湘道：「我沒有騙你，真是有這事，我今天跟母親到表兄家裏去，母親要和表姊說話，把我趕出去，我就站在門外偷聽，母親和表姊商量，說在這一月，就把表姊接到我們家裏給你做太太，這不是嫂嫂快來了嗎？」墨菴道：「真的嗎？」縹湘道：「我沒騙你，你不信問母親去！」縹湘正說着，却

聽候老太在外面連聲喊縹湘，縹湘把舌頭一伸道：「等一會你問母親，不要說是我說的，母親不叫說。」說着跑了出去。墨菴一看這情形，心中大為着急，想父親母親，向來是專制的，對兒女婚事，只有命令，絕不許本人有發表意見的餘地，照縹湘剛才說的話，十有八九，是的確的，滿青那天那樣嚴詞拒絕，她還不死心，這真是前世冤孽，這種下賤的人，我那能和她匹配，我萬萬不能承認的。墨菴一個人在屋內，愈想愈急，覺得處在這樣家庭環境之下，真是無法解決，母親也是太糊塗了，滿青在外面幹的不名譽的事，誰都知道，却要娶她做兒媳婦，只爲她平日曾巴結母親，便不管香臭，認爲好人，這樣女子，娶了來要一輩子倒霉！墨菴愈想愈難過，這一夜，煩憂攻心，睡不着，腰筋裏。頭來倒去，只有這難題，愈想愈亂，愈沒主意，好似一個人，要送到刑場，末日已到，不由嗚嗚咽咽，哭了起來！墨菴在屋內一哭，早驚動了房外老媽，急走到老太太房內報告，候老太一聽也自吃驚，急走進墨菴房內，見墨菴果然躺在床上，嗚嗚咽咽哭着！候老太忙趕進房內，問道：「墨菴，你爲什麼哭呀？」墨菴一邊擦着眼淚，一邊說着：「我也不知道何以心上會這樣難過」候老太道：「這可奇怪了！你不能無緣無故，忽

然哭起來。我可告訴你，不許你再請記着那個離婚的賤婦，這種人，沒什麼可念的。」

墨菴見侯老太口口聲聲，把碧如叫做賤婦，心裏忿忿不平。說道：「碧如有如何不好處，我不大明白，那個滿青我可知道她……」侯老太太見墨菴又說滿青不好，便大喝道：「她有什麼不好，不許你說。」墨菴滿心委屈，給侯老太太一聲斷喝。嚇得不敢作聲，

侯老太道：「你只當碧如已死了，不許你再想她，你敢想她，便是忤逆，不是我的兒了，這樣賤婦，能離開我們家裏，是我們祖宗積德呀！你不要急。我給你定一房媳婦，比那東西，好上萬萬倍，好孩子你不要叫我着急。」墨菴心裏十分不願意，也不敢答應，

侯老太安慰一回，見墨菴不復流淚，便走出去。墨菴愈想，心裏愈難過，想起碧如那首「願將顛而賤人問」的詩，是何等真摯親密。現在家庭如此壓制，叫我如何能逃出此關，

據縹湘說，在這一個月之內，便把滿青迎娶過來。父母既如此主張，事必實行，我如何對得住碧如，並且滿青那賤東西，外面有許多閑話，這種人那堪做我的伴侶，我這人成了家庭犧牲品，墨菴只把這問題，輾轉想着，想不出一個解決的法子，他經過重大刺激，神經本是很衰弱的，再經了這一重大打擊，神經便有些錯亂了，那晚上，徹夜睡不着

，愈想愈急，神經恍惚間好似墜入汪洋大海中，載浮載沉，碧如站在對岸上，被書嶽拉了去，急切追她不上。突由床上直跳下來，口中大喊道：「碧如！碧如！你救我呀！救我呀！我不能上來，你怎麼走了。我沒有要雷青，你不要生氣」一邊口裏嚷着，一邊在房內伸拳踢腿，大跳起來，口中不住喊着碧如！老媽子見墨菴大鬧大叫，急忙向侯老太太報告。這時天色已經快亮了，袖海夫婦。急忙趕到墨菴臥房，向房門一推，關得緊緊的，在窗外向內一望，只見墨菴在屋內。蓬足亂髮。張着嘴，大喊碧如呀！碧如呀！你別走，我赶上你，你怎麼還走，我給你，我給你，說時把茶几上的暖水壺，拿起來，向空中一扔，口中只喊着：「你回來！回來！」袖海和侯老太太，一看這種神氣都不敢作聲，一會又聽墨菴大聲喊道：「怎麼！怎麼！你說我娶我表妹呀！這是謠言！謠言！你不信！看我！看我」隨又抓了一隻茶碗，向地上扔去，嘩啦一聲碎了！又噙着臉道：「我這麼一來，你可信我了！」說道。又退坐在椅上，噙着臉道：「你叫我上醫院，我上醫院等你去。」袖海夫婦見墨菴，跳鬧一時，又坐在椅上自言自語。所說的話，又關他婚事，袖海腦筋比較明白，說道：「這孩子，神經錯亂了，他爲的婚事急壞了！」侯老太太

裏本是很張皇，一聽爲婚事急壞了！不由又沉下臉來道：「怎麼！我辦的事還有錯嗎？」

「袖海忙道：『沒錯！沒錯！只不是他這樣胡鬧！可着急。』」侯老太嘆道：「他爲別事病了，我不能過意！爲了這個賤婦，碧如急得發瘋。那我可不答應！」袖海見墨菴已發瘋，侯老太還要固執已見，在窗外嘆着。忙道：「不要緊的，你先回房內去，墨菴一定是聽我的話，等我告誡他幾句。他自會安靜了。」說着，在窗門敲了幾下。墨菴兀自坐在椅上不理會，袖海又大聲喊道：「墨菴開門，是我來了。」墨菴才站了起來，先向窗外張一張，口中喊道：「碧如！碧如！」袖海大聲喝道：「是我！開門！說也真奇怪，墨菴在神經錯亂中，經袖海大聲一喝。立時似明白過來。把門開了。側身讓袖海進來，垂手側立，仍似平常一樣，袖海道：『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一身所負責任很重的，你不能爲了一個女人，把自己身體糟蹋！』」墨菴只挺立着，不言不語。袖海又道：「你這樣一胡鬧，害得你母親害怕，有什麼不願意的事。等你病好再說。現在可不要胡思亂想，你明白嗎？」

墨菴把頭點一點，袖海道：「你快到床上躺去。」墨菴果然聽他的話，躺在床上。還把身上的被單扯一扯，閉上眼睛。袖海嘆了一口氣，走出來。告訴侯老太道：「他經我

勸導，已經明白了，你不用進去，由他睡一會，我打電話請柏蘭德大夫來。」袖海離開房內不久，墨菴突又由床上跳下來，繞着屋內，急步走着，好似追逐什麼人，口中仍喃喃喊着碧如！碧如！我跟你去！老媽子，見墨菴又在屋內，亂走亂喊；急去報告，袖海在窗外大聲喝道：「墨菴你還不睡，跑下來幹什麼？」墨菴一聽老子的聲音，立時爬在床上，不敢聲響。袖海見他神經忽明忽昧，也猜不出什麼緣故；等到柏蘭德醫生來時，診視的結果，認為神經衰弱，受了過度的激刺，成了腦病，仍主張送他到西山療養院去，靜養一時，神經自會恢復常態。

第十六回
為慰相思
欲圖好事
西山尋舊壘
楊試癡情

侯老太太一聽醫生主張把墨菴送到西山天然療養院療養，極力反對，並說這些醫生說的話，都是靠不住的，墨菴並沒什麼病，只是思想有點錯亂，不如趁這時候給他娶親，把富青娶過來，好好伺候他一時，他的病自會好了，袖海明知墨菴這病，就為反對婚事，鬧出來的，若是再依侯老太太的主意，一定要把他急死了，明知道這事不可行，礙於

候老太太威，又不敢明白反對。如此一連幾天，墨菴神經忽然錯亂，忽然明白，弄得舉家不安。這天澄孫來看視墨菴病狀，袖海把墨菴忽明忽昧的情形，並把候老太的主張，自己不贊成，告訴澄孫！澄孫也認爲趁墨菴昏昧不清，糊裏糊塗，叫他成婚，不但與他病體有碍，就連靄青一輩子也坑陷了，從來心病須要心藥醫，墨菴既念念不忘前妻，不如如他心願，叫他弄個明白，知道他已離婚前妻，不能再回來，也就死心澈地，不會再生思想了！現在他在房內，我先進去，探探他的口氣，我們再設法對付。」澄孫說後，一個人到墨菴房內，見墨菴一人躺在床上，澄孫走過去道：「墨菴你認得我嗎？墨菴睜開兩眼一看，喊聲道：『表舅！又喊聲表叔。』澄孫笑道：『我是你的表舅！也是你的表叔，原是兩重親戚，你隨便叫我什麼，都可以的。』說着一挨身，坐在床沿。墨菴此時精神，似又明白，一看澄孫坐在床前，眉頭一縐，臉衝到裏面去，澄孫仍嘻嘻笑道：『墨菴！你不用着急，我知道你要到西山，醫生也說，你這病須要到西山靜養，我已和你父親說好了，也認爲到西山，你的病，果然見好，一定由你去，只是你現在說話，有些不清楚，又不放心你一人去，你自己想一想，果然要去，我可以陪你一塊去。』墨菴一聽

這話，立時翻身坐起來道：「表舅你這話，真的嗎？」澄孫道：「我那能騙你！」墨菴道：「表舅果然能送我到西山，我就感激不盡。」澄孫道：「只要你糊塗，能明白過來，我一定陪你去。」墨菴一聽，更是精神百倍，說道：「我一點病沒有，我這病，是鬱出來的，我只要一到西山，我的病立刻就好了。」說着下床，戴上眼鏡，自己親自動手，先把衣箱打開，把衣服等等，都收拾好了，便催澄孫立刻就去，澄孫道：「我先和你說明白，你這次上西山，你父母是不放心，倩我和你一塊同去，你一切要聽我調度。」墨菴點點頭道：「表舅肯到山上去照顧我，我就感激不盡，我想我這一次，就聽醫生吩咐：住在天然療養院，免得再去打擾鐵老。」澄孫道：「那末你先得和醫生商量，醫生肯允許你住在醫院，我們才能住在醫院呀！這是還須等一兩天，和醫生接洽好了，才能去呢！」墨菴一聽還要和醫生接洽後，才能去，便不高興，說道：「我等不了！等不了！我今天就得去！」說着，神色又現出暴跳。澄孫知道瘋人已明白過來，不能順從他的意思，若是再逗他，立時瘋病復發，又糊塗，當下便對墨菴道：「你也不能說走就走，也得容我收拾一切。」把墨菴安頓的走了出去告訴袖海，請他預備汽

車。趁他今天精神明白，我送他到西山，把他心病一掃而空了，回來你們就趕緊辦喜事，禮海給墨菴鬧了這麼幾天，已是茫無主意，見澄孫這上上張，又肯看護病人前去，自是感激，只告訴澄孫，只是怕侯老太不贊成，澄孫道：「這事暫瞞着表嫂就是了，反正不過幾天工夫，就回來。你現在就去僱汽車。我先回去一趟。他會家裏，一會就來。」過了兩個鐘頭之後，澄孫和墨菴同坐汽車出發了，袖海送到門口，見墨菴說話舉動，一切很明白，恍似沒病一樣，心裏也自奇異，何以墨菴一聽到西山，會如此高興，他這病也許給澄孫如此擺佈會好了，心裏一憂一喜。看汽車去遠，才行回到裏面，對侯老太只說澄孫送墨菴到醫院，暫住幾天，侯老太平日最怕上外國醫院見外國大夫，一聽這話，信以為真，不敢前去看視。澄孫護送墨菴到西山後，下車仍到留春園下榻，鐵老見墨菴去而復來，非常歡迎，查問墨菴病狀，澄孫背着墨菴，私行告訴一遍，請他帮忙。鐵老聽了，只縐着眉頭道：「原來此中還有如此膠轕。我一向不留心。都不知道，據我意見，他既然扶病來這裏，必須見着他心上所盼望的人，才能解除他的苦楚。可是他們，有沒有在醫院，可不知道，這幾天在山上，就沒遇見他們二人。這事須要細心對付，不然一不順

意。他的舊疾，會復發起來了，你這次伴他上來，你的責任是很重的。」澄孫給鐵老如此一說，也有些担心害怕，但是既把他送來，不能不想個法子，把這事弄完滿了！墨菴到了留春園之後，精神已明白許多，在留春園休息半天，便說要到山上躡躑，澄孫陪他出去，他心上很不願意的，說表舅你和鐵老下棋，我一人去，就可以了。澄孫道：「我陪伴你上來，不能由你一人去，我知道的，你是愛找你的朋友黃書嶽，是不是，我可以陪你到療養院去。」墨菴見澄孫一言說着他心緒，倒無話可說，只點點頭道：「找我朋友黃書嶽也好。」澄孫陪着他出去，見他走的很快，幾乎要追他不上，一面努力跟上去，一面說道：「墨菴你慢點走，你走路太快了。」墨菴不理他，看他神氣，好似要把澄孫落在後面。自己一人先趕去，澄孫那容他一人走，一面追，一面說道：「墨菴你病剛好，不要太累了。」墨菴忽然把身子一轉，卓立在土坡上，向澄孫大聲說道：「表舅你不用跟來，我認得路。」澄孫喘着氣，一直趕到土坡上說道：「你走得太快了，我幾乎趕不上」，墨菴道：「你和書嶽又不熟，那裏幹什麼，你就在這兒等着，一會就上來，」澄孫見墨菴，意欲阻止他前去，說道：「已經走到這裏我當然要跟你去，你走吧！」墨菴還遲疑不決，澄

孫却在先頭往前走去，墨菴看了，很是惶急，急追上去道：「表舅，你要去可跟在我後面，不要把書嶽嚇走了！」澄孫覺得這一句話，又有些糊塗，便笑道：「我又不是鬼，如何便會把書嶽嚇走！」墨菴道：「書嶽那裏還有別人呢，書嶽不嚇走，別人見着你也要嚇走，表舅今天若把她嚇走，我……我……一輩子也不下山回家了，我來是要見她的！」澄孫一聽墨菴這麼說，心裏有些吃驚：深怕墨菴見着書嶽或是碧如，有不合他心願，發作起瘋病。在這山上，很不易對付，心裏甚是後悔，但是此時要想阻止他不去，已是來不及了！只好急往前走。先知會書嶽一聲，墨菴神經已經錯亂，有什麼話，只順他意思，把他騙回。心裏這樣想着，足下加緊走路，可是墨菴今天脚力特別健，爭先恐後，走得多遠仍佔在先頭，看看療養院的屋脊，已經看得見了，墨菴站在坡上，忽把手杖一指道：「她就在這裏面，我只怕她不見我」。澄孫明知她是指碧如，仍假裝糊塗道：「他不會不見你，可是你說話可要仔細。別給他看出，你是有病的。」墨菴一聽，眉頭一蹙，也不理他。由斜坡上，似箭般直往下跑去。澄孫出其不意，却嚇一跳，急急追下去，一下山坡，便是天然療養院了，墨菴已來過一次書嶽和碧如，住在那一間屋子，他是認得，

便不待通報，一直走上台階，往第四號病房推了進去，不想把門一推，裏面却是一個老頭子，不是書嶽！墨菴以為推錯了門，再向門上號數一看，確是四號。想他搬了房子，走到第五號，再把門一推，却是關着。墨菴大惑不解，正要向第六號房門推去，已驚動院內司事，走上廊來，問墨菴找誰？墨菴道：「我找黃書嶽先生，他不是住在四號嗎？」司事點點頭道：「是的他已經走了！」墨菴一聽這話神經一震，兩眼立時昏黑，任何東西都看不見了，身軀搖搖，幾乎要暈過去，急把手杖支住，澄孫站在墨菴後面，聽說書嶽已走，心裏正沒主意。再看墨菴聞訊之後，兩眼一閉，身軀搖搖，兩手緊支住手杖，似激刺過度，勢將暈去，大吃一驚，急從後面將他扶住，口裏說道：「黃先生已經走了，我們回去吧！」墨菴仍閉着眼睛，停了好一會，才睜開眼來，問道：「黃先生真的走了嗎，你不要騙我，」司事含笑道：「你不信可到各病房看一看。」墨菴道：「他什麼時候走的？」司事道：「已經有三四天了。」墨菴道：「他爲什麼走了，難道怕我找他，他上那兒去？」司事見墨菴說話，有些顛倒不願和他多說。只對澄孫笑一笑道：「人家病好當然要走，」說着，只點一點頭走了，墨菴見他一走，便要拔步追上去，可是雙腿很

軟，竟走不動，只瞪着兩眼道：「可惡！可惡！」澄孫在旁勸道：「你回去吧，人家已經走了，你還說什麼，咱們也回去。」墨菴帶着哭聲道：「他們串同一氣，聽我來躲開，你替我找一找。」澄孫道：「他們當真走了，不是瞞着你。」墨菴道：「不！他們是瞞我，表舅你幫幫忙，替我找一找，我腳軟走不動，你告訴他，我見着他們時，我並不和他們麻煩，我只和他們說幾句話，我就回去。」說着，便向地上坐下，澄孫一看這情形，知道不騙他他一定發起瘋病，便道：「可以你就在這兒等着我，我去替你找一找，只是你坐在地下不妥當，可以到空房間坐坐等一等。」墨菴連連搖頭道：「不必！不必！我就在這兒等你。」澄孫知道他不放心，便笑道：「你怕我不去找，是不是？我是怕你在这裏受涼，所以才讓你到房內。」墨菴道：「我在這兒不會受涼。」澄孫明知書嶽確是走了，偏碰着這位瘋大爺，遍要疑心。只好在各處繞了一個灣回來，告訴墨菴，各處都找遍，只是沒有，確是下山去了。墨菴仍是不信，說道：「沒這麼準，我一來，他就下去。」澄孫道：「你不相信我可以領你去各處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墨菴勉強站起立由澄孫挽着他，一條廊子，還沒走盡，腿已軟了，澄孫勸道：「我看你，還是回去吧。」墨菴

覺得實在不支，要想找，也找不到，心裏一急，兩脚一軟，幾乎要跌倒！」澄孫看這情形，知道再扶他回山去，他也不支。便道：「你就請在這醫院歇一下，好不好，」這一句話深合墨菴的意思，連連點頭道：「好！好！」澄孫便把司事招來，和他商量要在醫院住幾天，司事不肯，說未得醫生許可，不敢作主。」澄孫再再對他解說，他只是不依，澄孫問道：「什麼時候醫生，才可以上來。」司事屈指一算，說還須三天，澄孫勸墨菴回去，此時墨菴神經已形錯亂，任澄孫怎麼說，却不肯走，只恨司事可惡，說他是受了書嶽的錢，幫着他瞞我，和司事大吵起來。澄孫告訴他是瘋人，你不要理他，心裏甚是後悔，不該叫他住在醫院，惹出這一場是非，後來一想，墨菴腦筋已經錯亂，只好再騙他上山去，說道：「這裏的確沒有書嶽，我剛才彷彿看山上有個影子，很像書嶽，我們趕出去，看一看。」墨菴道：「真的嗎？」澄孫道：「是的，我也急要把他找着，咱們快出去。墨菴給澄孫如此一哄，果然要想出去，但是兩腿已軟，那能走得動，只走兩步，又停住，恨得只澄孫便和院裏司事商量，請他借一把軟床，把墨菴抬出去，到山上澄孫故意指東指西，暗吩咐夫把墨菴送往留春園去。墨菴經過這一激刺，腦筋又昏亂了，

到得留春園，口中不斷呼碧如，有時認錯澄孫是書嶽指着他質問他，追問碧如，藏匿何處。這時鐵老也聞訊而至見墨菴滿口呼喊碧如，放聲大哭澄孫把到天然療養院情形說了一遍，鐵老縐着眉頭道：「這是你不對，他已經患了瘋病你再逗他，當然更難過，他的心神昏亂，再不起快醫治，一定要大發瘋狂，現在我且開個鎮神藥方，給他吃一兩服，先把神安定了，再說。」鐵老當時就在房內，開了藥方他在山上，身邊本備了一個藥箱，開完方，又過去安慰墨菴幾句，見墨菴發直，口吐白沫裏面肝火過旺，急走回房內，把所開藥方支配好了，自行在小爐上熬煎好，帶了僕人送過去，見墨菴在床上好似小孩一般，嗚嗚泣泣，和澄孫帮同把藥半灌半哄喝了下去，果然大有靈驗，經了這一服犀角羚羊涼藥下去，心神鎮住，肝火下降，竟呼呼睡去，墨菴一覺醒來，心神已定，四下看一看，似已看出已回留春園，便發急道：「表舅你爲什麼把我挪到這裏來？」我要到療養院呀！我要到療養院。」說着，用拳頭在床上，連槌了幾下！澄孫道：「你不要急，你要到療養院，須經大夫許可，才能進去。你今天暫等一晚，等明天大夫來時，我和他商量由他看後再決定，你不必急！」墨菴道：「我不能不急，碧如和書嶽，還在醫院，我

住在醫院，可以和他見面，你把我弄到這裏來，我不能見他的面了。表舅你別看我是病人，我心裏明白。」澄孫見他說話，雖然很是糊塗比較已明白了許多，一面敷衍他，一面通知鐵老，鐵老聽說墨菴見瘥，自是歡喜，急忙趕到房內，把墨菴的脈，看一看較昨天平靜了許多，說道：「你再服我一劑藥，一定更好了！」墨菴道：「我要到醫院去。」

澄孫道：「你要到醫院去我當然會送你去，總得大夫許可，才能進院。」墨菴道：「不行！不行！遲了，書獄就走了！」說著，又連連喊着要到醫院，澄孫看這情形便和鐵老商量，鐵老也主張由他意思，當日便由鐵老派人到醫院通知史大夫一到隨就到留春園診視。候到十二點鐘，史大夫才來，給墨菴診視，認爲病體到療養院醫治，很是相宜，回到醫院後，派人抬了軟床，把墨菴由留春園，抬到天然療養院，墨菴發瘋中，抬出留春園，他心裏似乎很明白的，只吩咐着，在山上要慢點走，好隨處細看，他躺在床上，仰着頭，只看天上雲彩，和山上大樹高岩，別的東西，什麼也送不到他的眼裏，可是墨菴躺在在床上，只喊慢慢走，慢慢走。軟床沿着山徑往下走着，墨菴只說，你們爲什麼不往上走，把我抬上山去，還把我抬到山下，他們就把我抬到山下，我也是不回去」。一路

只這樣說，甚至不時要坐起來，查看是不是抬到療養院。澄孫見他在軟床上住，本務動便在旁說道：「你這樣鬧，大夫不許進院？墨菴經澄孫一恫嚇，才稍爲靜一點，不一會工夫，抬到療養院，住在第五號病房內，墨菴仍叫澄孫，到各處去查看，書嶽和碧如，是躲在那一間屋子裏！澄孫明知他不在這裏，若不出去敷衍，一定墨菴還要發瘋。並且他瘋病一發，要生出許多麻煩，只好走出去，在外面看了一回，回來告訴墨菴。今天找不着，明天去找，墨菴却又糊塗，覺這話很對的。澄孫一面安慰墨菴，一面却寫信通知袖海告訴墨菴已住在天然療養院，仍是瘋瘋顛顛，忽明忽昧。最好派一個親近家眷來照應。袖海接到信，一想這事瞞不了老太太，須和他說明，候老太太一聽，大怒道：墨菴住在天然療養院，不是那賤娼所住的地方呀，可不行。立刻叫他回來，我不能容他。和賤娼住在一塊，袖海道：「是的！是的！我也不容許他和碧如在一个醫院。」候老太太道：「還不是在一个醫院嗎？你先前只說在外面醫院住兩天，就回來，何以會弄到西山，可見你們是通同搗鬼，騙我一人的。」袖海道：「太太，你不要發怒，我先上去看一看，是如何情形，據澄孫來信說：碧如早已走了；」候老太太道：「我不信。」袖海道：「

澄孫來信叫我還上去。我先上去一趟，果然碧如也住在醫院裏，我也不答應，我立刻把他叫回來。」侯老太太道：「不行，你不必上去，你寫信叫澄孫把墨菴送回來！」袖海道：「澄孫是我們親戚，我的意思，他早知道了。這一次若不是澄孫通知我們，我們還不知道碧如也在西山！就這一點看來，澄孫是幫我們，你若不信，可以和我一同上西山，親眼看一看，好不好？」侯老太太給袖海如此一解說，才怒氣略解，說道：「西山我可不。不去上山我會頭暈。」袖海道：「你不去，我須去一趟，我不上去，墨菴也不能回來。」侯老太太道：「你說明白，你上去，須要把墨菴帶回來，墨菴不回來，你不用見我的面，」袖海道：「這話還用你吩咐嗎？」袖海待候老太太允許，也顧不了吃東西，急忙忙催一輛汽車，趕到西山療養院，澄孫見袖海起來，很是歡喜，把醫生允許住院經過情形說了一遍。袖海道：「他的母親不許他住在醫院內。」澄孫道：「老表兄，你看情形能回去嗎？能回去。我早把他弄回去了。還再寫信通知你，幹什麼？老表兄，這事你得主持，不能再由女太太的主意了。墨菴一回。只怕他活不了。你且進去看看，鐵老也在房內，袖海跟澄孫走進病房，只見鐵老，正站在床沿，和墨菴說話，墨菴兩頰緊縮，比

兩日前，又瘦了許多。他一看見袖海進來很害怕的，把眼皮一低，只喊一聲爹爹，袖海見他神識還明白，說道：「墨菴！你水西山養病，你母親很不放心，我今天來接你回去。」袖海剛說到這兩句，墨菴早用手擺一擺道：「爹！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回去。」袖海道：「我也知道，你在此不錯，只是你母親在家裏耽心，你還是回去好，你平日很恭順，很聽我的話，你還是跟我回去。你愛來，等你病好了再來。」墨菴把雙手高舉，連連搖搖道：「我不能回去，不能回去。爹我回去我死了！爹！」說着，竟放聲哭了起來。鐵老在旁！見墨菴又發起瘋氣，便向袖海衣襟上扯一扯。叫他不要再說。袖海給他一哭，也有些着慌，鐵老忙走近床前道：「墨菴！你不要急，你的父親不一定叫你回去，你不愛回去，就不必回去。」墨菴道：「老伯你得保證，我回去不了，我必須住在這兒。」鐵老連連應道：「是！是！」一面把袖海拉出去，悄悄說道，「世兄的神經錯亂，忽明忽昧，只要順他的意思，不要激刺他，才好，他住在這裏合宜，靜養一時，可以恢復原狀，你何必叫他回去？」袖海忸怩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內人不放心，一定要叫他回去。」鐵老道：「在這時候，老兄你自己要拿定把握，據我看世兄愛住在這兒就由他住

在這兒，若是一定要叫下去，只怕有危險，你得注意！你不信，明天醫生來時，你一聽就明白了！」袖海縐着眉頭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我的家庭是說不清，我們都是一把年紀的人，安有不知處家之理，有的地方，是理論說不開的。」鐵老道：「你這話我也明瞭，我也是過來人，我的大小兒，就爲不聽我的話，給我踢了一腳，就誤傷死了，我現在六十六歲，膝下猶虛，我每想起來，追悔無及我的前事可鑑，你千萬要注意」說着，不住嘆息。二人正在外面說着，澄孫也由裏面走出來道：「墨菴這次病完全是由家庭中擠出來，他現在決意要住在這兒，我想家中能派一個人，來這裏伺候他才好。」袖海道：「家中一個相當的人，也沒有。」澄孫道：「這可怎麼好？他現在忽明忽昧，明白的時候，和常人無異，瘋病一發，便胡說八道，不認得人了，我又沒工夫，老守在這兒，你家裏實在沒人，派一個老媽，或是家丁來伺候才好」。袖海只縐着眉頭，一時想不出好法子，鐵老道：「若論墨菴他肯清心寡慾，他的病，很容易好的，只須服幾劑瀉火的藥，把肝火一瀉。他的病就消除了，據澄孫說，他的起因，爲的思念離婚的前妻而起

重舊道德；只看他們不違背舊道德範圍，也可以從權辦理，你不要太固執，固執必至誤事。」袖海把頭點一點，向澄孫道：「現在碧如？還住在這醫院嗎？」澄孫道：「前幾天便走了，墨菴死心眼，他要住這兒，就是要見她，我告訴他，她已經走了，他只是不信，我也不敢再多說，怕刺激他，他在夜裏，也不知呼喊了多少次，你今晚試聽一夜，就知道了！」袖海道：「現在碧如已走了，一時只怕也找不到，我只有先進去，安慰他，叫他安了心，將來一有機會，就把她叫回來」。鐵老道：「如此也好，你先進去安慰他，我認爲精神能給安慰。他的病就好得快！」袖海走進屋門一看，墨菴正睜着兩隻眼睛，似在注意外面說話。袖海走近床前，對墨菴道「墨菴！你不用憐記碧如。你只安心養病，早晚我總把碧如弄回家裏來，有我主持，這事總可以辦到。現在第一要緊，你的病，須要先好了，你不要胡思亂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墨菴在苦腦臉上，忽然嘻的一笑道：「真的嗎？果然如此好極！好極！碧如你聽見了沒有？」袖海見墨菴說話，還帶瘋狀，不由傷心，微微嘆了一口氣，走出來。第二日史醫生來診視，細按墨菴的脈搏，看了許久，出去告訴病人而壓非常之高，千萬不要再叫他受了激刺，他說什麼，你們

都答應他什麼，在他腦筋錯亂，他說了一切不合理的話，千萬不要駁他，隨他說，隨他鬧，他要愛見什麼人，都要如他所願，精神上，得了安慰，他的病就好得快了！」醫生去後，袖海和鐵老澄孫又聚議一回，打算下山，先派一個家丁上來伺候，鐵老却主張袖海多留在西山幾天，等墨菴病勢稍減，再行回去，袖海也覺得自己回去，侯老太太一見墨菴沒回來，一定要大吵大鬧，不如躲在山上幾天，一面可照應墨菴一面也可避一避太太雌威，當下便託澄孫先行回去，到家裏通知一聲，說墨菴病得很重，一時不能回來。澄孫下山，先到袖海家裏報告，侯老太太一聽連袖海都不回來，也顧不得澄孫是親戚，當着澄孫面前，把一雙小腳，在地上踉得登登的響，大鬧起來，說道：「你們都不是好東西，串同一氣來騙我一人的，表老爺你起先不是說，送墨菴到醫院嗎？如何會到西山去？現在連袖海都不回來了，我知道你們是鬧什麼鬼！」澄見侯老太太當面罵他，也生氣說道：「表嫂你不放心自己上去看看，墨菴是什麼情形。」侯老太太道：「你們是串同一氣的，知道我怕上山，特把墨菴送到山上去，表老爺，你不要欺我是一個女人，我急

我可不答應，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要到你家裏，鬧得天翻地覆。」澄孫知道這老表嫂是有名的母老虎，說得出，幹得到，一聽她要到家裏吵鬧，知道不好，忙陪着笑臉道：「表嫂！你不要生氣，我立刻就派人上山，通知袖海，叫他把墨巷帶回來。」侯老太太道：「你說到，便須做到，你做不到，那可別怪我無禮！」澄孫忍着氣陪着笑臉道：「我當然可以做到，袖海如不回來，表嫂儘請到我家發威，你把我家東西都摔了粉碎，我也不管你呢！」侯老太太道：「那就是了，你趕緊辦去，只限你一天！」澄孫連連應聲是！是！走了出來，拭一拭額汗，心裏懊惱已極！回到家裏，片刻不敢停留，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西山療養院！催袖海即日就回來！袖海見澄孫來信，辭意非常急迫，並且信中聲明，如逾時不回，侯老太太要上他家裏搗毀，知道這個亂子，鬧得太大了，若不急速回去，這事累及澄孫，更是不對，本想在西山躲幾天，現在要躲也無法可躲，只好託咐鐵老，就近代爲照應。第二日，便趕下山去。侯老太見只袖海一人回來，不由大怒，袖海一脚踏進去，剛喊一句太太，侯老太太不由分說，早搶了過去，伸手就是一掌，把袖海打得眼花瞭亂，金星亂拚，一手掩着臉，一面喊道：「太太！太太！」侯老太太道：「

你這老東西，有你這壞東西，才會養了這種壞種，你們串通作弊，瞞騙我一人，你太荒唐了，墨菴呢，你還捨不得叫他回來呢！」袖海道：「他實在病得很重，連神息都不清了。」侯老太道「胡說！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們串同一氣，把那賤人，藏在西山裏，和墨菴混在一塊，你們只騙我一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呀！」袖海道：「誰說把碧如藏在西山？」侯老太跳着脚道：「有人說！有人說！潑孫說的！」袖海道：「沒有的事」侯老太道：「你敢說沒有！你還要挨打呀！」說着，又搶過去。袖海忙雙手掩在臉上道：「你不要聽別人的話，的確沒這事。」侯老太道：「沒這事，為什麼墨菴不回來？」袖海道：「他實在是病得不能起床，不然我今天就把他帶回來了！」侯老太道：「老糊塗！他病得不能起床，你還把他擱在西山裏，有個好歹，我和你拼命！」說着，便大號大哭起來袖海道：「不會怎麼樣的，你放心！」侯老太道：「你瞧，你一會兒，說兩樣的話，你說他不能起床，又說他不會怎麼樣，到底怎麼回事，我知道了，一定是為那賤人，你瞞着我，不給我知道。」袖海道：「我為什麼瞞着你？侯老太狠狠啐了一口，把一口吐沫睡在袖海臉上，指着罵道：「你還有理呢，你做的事，以為我不知道，你那裏是公

。你和她沒有好心眼。袖海把兩耳一掩，急叫道：「太太！太太！你！你這樣說，給他們聽見，我……我……」侯老太道：「你自己捫捫良心有這事沒有，現在好了，你們爹兒，瞞了我一人，把賤人存在西山上，你們好受用呀，我偏不許，我要上去，把她捉下來。」袖海道：「太太，明天上山一趟，查個明白，果然有她在內，把她捉下來，任憑太太處分」。侯老太道：「你認我怕上山嗎？現在我拚着命，也要上山去！」袖海道：「好！好！我明天就陪太太上山。侯老太道：「不用等明天，今天就去。」袖海道：「今天時候太晚了，汽車不好僱，天黑了山路不好走，我摔了不要緊，驚了太太可不好！」侯老太想了一想，也覺得這時候，趕上山，太危險，雖然和袖海發脾氣，也犯不着拿老命，這樣拚着，便說道：「明天去也可以，可是到山上，必須把墨菴叫下來。」袖海道：「當然的，只要太太肯發話，墨菴病得怎麼樣，也要下來。」侯老太經袖海再三敷衍，才沒話說，一晚過去，次早袖海陪着侯老太上山，侯老太在車上，偶然上坡顛頓一下，便伏在袖海懷裏，嬌聲喊道：「怕……怕死我了！袖海只好緊緊攬着她，安慰她。好容易到了西山療養院，侯老太一走進院門，便東張西望，好似捉賊一般。叫袖海不要聲

張，要冷不防輕輕撲到墨菴屋裏，抓住碧如及至走進房內一看，只墨菴一人在屋內，也不顧墨菴病的怎麼樣，一進門，四下一看，便蹲在地下，向床下探望，見都沒有，便大聲向墨菴質問道：「你把那賤人，存在那兒，快說出來，我今天上來，要和他拚命，」墨菴腦筋本已糊塗，給老太太進門一鬧，更是莫明其妙，只睜着兩個大眼睛，答應不出，候老太太以為他有意刁難，便拍着桌子大罵。這時史醫生，正在隔屋看病，忽聞墨菴屋內大吵大鬧，人聲鼎沸起來，認為如此舉動有妨礙大眾安甯，急走到墨菴屋內一看，只見一個老太婆，站在屋內，大叫大鬧，便操一口很流利中國話，對袖海道：「這裏是病院，住得是病人，請老太太不要大聲說話。」袖海急告訴候老太太，候老太太那知好歹，大聲嚷道：「什麼，我來教訓兒子，他也來管，不行不行！鬼子不配管我。」史醫生，一一聽到耳裏，見候老太罵他兒子，勃然大怒，把濃眉一蹙，舉手一揮道：「出去！出去！我有權干預你，這裏屬我範圍的，出去！出去！」說着向衣袋摸一摸，似找什麼東西，候老太一看，不由有些害怕。一時又不肯服氣，口裏仍說道：「我教訓我兒子，和你什麼相干。」醫生喝問道：「你出去不出去？」袖海忙把候老太攔住，勸她先行

出去，不要給外國人鬥氣，醫院是屬他管理的，他有權驅逐我們！侯老太太見史醫生變起臉來，感風凜凜，怪可怕的，當時不敢再說話，縮了出去，史醫生見侯老太太，已經走了，便對袖海指着墨菴道：「他這病不能受刺激的，一受刺激，便不會好，我可不負責任。」袖海連連答應，史醫生走了出去，侯老太太，因史醫生一怒之威也有些胆怯，不敢再進屋內，但是他的心不死，偷偷摸摸，沿着廊子，在這間屋子張一張那間屋子望一望，心裏只想能在各房間找到碧如，把她拉了出來，凌辱一場，才出胸中悶氣！當下一連窺探好幾間房子，大家見他把門一推，張一張便縮出去，以爲她誤認了房間，都不理會，一直摸到第六號房間，把門推進去，一眼看見史醫生在內，這一下幾乎把魂魄嚇掉了！急把門一帶，忙中使勁過大，砰了一聲闔上，往外便跑，早惱動了史醫生，搶了出去，質問來幹什麼？侯老太太那敢答應。一直跑到墨菴房內，喘着氣，告訴袖海道：「走！走！你把墨菴帶下去，我立刻要走！」袖海道：「太太！你得想一想，墨菴病到這樣，那能便走，走了是很危險的。」侯老太太道：「我不管危險不危險，我要把他帶回去，就把他帶回去」。袖海見她，又蠻不講理，說道：「你一定要把他帶回去，你去

問外國人。」候老太太道：「你去問吧！」袖海道：「我去問也可以，說着，走了出去，繞了一轉，又走進來道：「外國醫生不答應，說不能出院。」候老太太暴躁道：「墨菴又不是他的兒子，他如何管得了！」袖海道：「別嚷，給外國人聽見，又來麻煩。」候老太太想一想，自己是弄外國人不過，便道：「墨菴不走，我也不走」。袖海道：「如此更好了，你在這裏可以伺候墨菴。」候老太太道：「我可不能，我在山上，這醫院裏，到處是鬼，我都怕死了，我不能！」二人正在屋內辯論着，鐵老也來看視墨菴，便勸候老太太，先行回去，候老太太又發刁道：「我一人下山，也害怕，須要袖海和我一同坐汽車回去。」鐵老慨然道：「墨菴我可以就近照應，你二位可放心！」袖海再三稱謝，候老太太裏雖然不願意因為剛才受了虧，雖不敢大聲再吵，可是口裏仍不斷的咀咒！袖海怕她再惹事，託付鐵老幾句，便和候老太太，一同下山。袖海夫婦一走，鐵老一會也回留春園去，只剩下墨菴一人，臥在床，墨菴給他母親一來，大吵一場，心裏非常感觸，他今天神經，比較明白一點，見父母一走，一時很淒寂，不由又傷感起來。想起碧如，不知藏在何處，來了這麼多天他居然不露面，這其中，一定有緣故，一時又想老母今天竟被醫生

面辱，雖然是老人家不懂醫院規矩，但是爲我緣故受辱，我如何對得住老母，墨菴想這裏，神經又有點錯亂，不由拍着床上，連連罵史大夫，不是東西，幸而此時史醫生，早已回城內去了，病房裏，只墨菴一人，由他吵着罵着，也沒人理他，墨菴在床上罵了一回，忽又想起寫封信給碧如，坐了起來，虛弱的身子，經不起一轉動，又行躺下。這時屋內，一盞如豆，發着微弱的光線，四面蟲聲唧唧，似助墨菴的愁緒，墨菴躺在床上，回顧茫然，口裏只微微喊道：「碧如！碧如！你可憐我，你應該來見我一面我死了也瞑目！」在已深夜裏，墨菴腦裏忽明忽昧，不斷喊着碧如，也沒人理他，到了第二日，澄孫上山告訴鐵老，袖海夫婦回去之後老兩口兒，大發生口角，袖海一時不能再上來，他告訴我，把墨菴送下山去，鐵老道：「侯太太，真是不懂大體，墨菴病到這樣，還要叫他回去，回去有什麼辦法？」澄孫道：「侯老太，他有他的主張，他說墨菴這次瘋顛，完全因他前妻而起的，老太太主張給他續娶一個，冲冲喜，有個人伺候，他的病就會好了，他所看中的，就是他的娘家姪女。」鐵老把頭連搖幾搖道：「這種見解，太荒謬了！墨菴不僅神經錯亂，他的肺病也不輕，吐了好幾次血，元氣已虧，所幸他正在壯年

，沒有咳嗽，不然這病很不好醫治的，叫他下去，直是送他的命，我前天曾和袖海說過，墨菴既不忘情故人，還是如他所願，如此他的病，一定好得快，若是說什麼沖喜，這種迷信，直同兒戲萬萬不可嘗試。」澄孫道：「袖海何嘗不知道，只爲他的太太向來拿主意，她說怎麼辦，便得怎麼，不許袖海容喙的。」鐵老道：「袖海懼內，早已聞名遠近，積習已久，當然不易改革。」澄孫道：「我今天上來候老太太聲言，限我一天之內，把墨菴送回，不然要到舍下吵鬧！」鐵老道：「我看墨菴走不得，一送下去，便要送命的，我不贊成她的主張，澄孫縐着眉頭道：「袖海家庭就是這樣麻煩。」鐵老道：「我剛才進去看視時，墨菴睜着兩隻大眼睛，口裏只喊碧如，一會又罵醫生，我喊他好幾聲他只不理會。過了一會，又閉上眼睛，我看他今天的神氣太不好，澄孫見說，便和鐵老走進屋內正要開口動問，墨菴一見澄孫走到床前，兩手抱着頭，嗚嗚咽咽，哭了起來，口裏說道：「表舅呀！我對不住我母親，昨天！昨天！受外國人的氣！我不孝！我太不孝了！表舅！怎麼好！怎麼好！」說着涕泗滂沱，滿臉淚痕！澄孫只好安慰道：「墨菴你不要急，你只養病吧！老太回去，很平安！你儘管放心！」墨菴一面哭，一面說道：「

我心裏難過，住在這兒，叫家母生氣。」說着又哭。哭着又連連喊碧如呀！碧如呀！鐵老看了這神氣，對澄孫道：「我看他受的激刺太大了！再叫他回去，萬萬不行，澄孫看這情形，知道硬叫墨菴下山，是不可能的。才對鐵老說道：「我看先由你老先生寫一封信給袖海，告訴墨菴的病狀。一時萬不能回去的，袖海好拿這封信給他太太解說，不然候老太見我沒把墨菴弄回去，不但袖海受不了候老太太的責難，只怕我的家裏，也要遭殃，鐵老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只好伏在桌上寫了一封信，先交汽車夫帶回去。袖海接到鐵老來信，述說墨菴的病狀，有些反覆。非移到留春園不可請袖海上山主張，袖海一看這封信，心裏也自着急。因為半生只有此子，現在成了瘋人，心裏已是非常難過，至所住醫院服西藥，本不贊成的。見鐵老如此主張，很是願意，只是墨菴不下山，太太方面不贊成，自己再要上山，太太這一關更是打不通。太太今天一早，又回到娘家去，我要上山。我自己說，他未必肯聽，不如託郁文說。說，袖平日最愛聽娘家的話，袖海如此一想，便赶到郁文家裏，媽子一見袖海便道：姑老爺請坐一坐大爺和老姑太都在小姐房內我去通知袖海連連擺手道：「不用告訴，我等一會不要緊」。於是在郁文書房內，等了半

個鐘頭，還沒見郁文來一時耐不住，踱了出去，直到藹青房門外，正要揚聲進去，忽聽候老太，在房內，大聲說道：「只要你願意，墨菴沒有不答應的，他不能不聽我的話，你答應我。便是救墨菴一命，我前幾天給墨菴算命，據說必須給他辦喜事，沖一沖喜，便逢凶化吉，什麼災難都過去了！」袖海見候老太是對藹青提起親事，便不敢冒然進去，再側耳聽聽，藹青如何答覆。過了一會，才聽郁文的語聲說道：「姑媽是最愛你的，你平日又看重墨菴，還有什麼爲難呢，我就決定了。」候老太道：「你現在不放心的，是墨菴的病狀，據醫生說，毫不要緊，郁文也接着說道：「西山那地方，現在紅葉正好時候，要不我妹子明日到西山去一趟，順便看一看墨菴的病狀！你看好不好。」才聽藹青應道：「到西山去看紅葉我是很願意」。郁文道：那末就決定，明天去吧！」袖海在外面聽屋內議論，已有歸結，便在外喊一聲郁文在屋裏嗎？郁文一聽是袖海的聲音，急忙開了門出來。笑道：「姑丈來得正好，我們打算明天到西山上，姑丈有工夫可以一塊去。」袖海一聽正中心懷，心想我明天和他們一塊同去，也是很好的，又怕候老太不願意，看着候老太的臉說道：「你們上西山看紅葉嗎。我每年必去，留春園紅葉就不錯，

只是今年因墨菴病了，心緒不好，提不起興致。」侯老太道：「我不叫你去，你便愛去，現在人家請你去，你又不去了，你這人真是古怪，怪不得，又叫人生氣！」袖海忙笑道：「我不是不去，你們去，我也跟你們去。」侯老太道：「不只他們去，我也要去的。」袖海聽了，又吃一驚道：「你還去呀！」侯老太道：「我爲什麼不去，我還有許多話告訴墨菴！」袖海心想她一上山不知還要出什麼花樣，此時也不便說什麼，在靄青屋內，坐一會，便行回去。到第二日，侯老太吩咐袖海，僱兩輛汽車，一輛留着自己和袖海用，一輛開去，接郁文兄妹，等到郁文兄妹接來時，袖海一見靄青，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身上穿一件黃地綠柳條府綢夾袍，兩袖短才及肩，露出雪白的手臂，頭上新燙飛機頭髮，格外顯得甜俏，老太一看她，早笑着攏不過嘴來，把他拉到面前道：「靄兒你聽話，你真是可愛。又對袖道：「你看看，打那裏能找出我的姪女，這樣的人兒？這也是墨菴的福氣，他還糊裏糊塗！」靄青給侯老太當面一說，很不得勁說道：「姑媽走吧，別耽擱了今天還得趕回來呢！」侯老太給靄青一說，笑道：「我看你却喜歡糊塗了，真的，我們快走吧！」袖海見侯老太，這樣歡天喜地，暗想你沒見墨菴病狀，你見

着他，還要叫你發愁！袖海一面想着，也不敢說，到了汽車一開一出西直門，走上山路，略一顛頓，候老太仍是伏在袖海身上，不住喊叫，說怕死我。怕死我，到了療養院，由郁文，靄青，袖海三人把候老太，攙了進去。候老太一進門，先問醫生在醫院沒有，司事告訴他，再有半點鐘醫生便來了，候老太一聽，捏了一把汗，口裏只低低咕嚕道：「今天能好一點，我就把他帶下出去。」一面說，已走到病房門外，澄孫一聽外面說話聲音，急走出去一看袖海帶了許多人來了！忙阻道：「墨菴鬧了一天一晚，剛剛睡下，等一會進去，大家一聽都怔了，只有候老太不識好歹，一聽墨菴鬧了一天一晚！早已心急如煎，推開澄孫，一直闖進屋內，也不管墨菴睡着。撲到床前，一手摸着墨菴額上，口裏喊道：「墨菴，」墨菴驚醒，睜起眼來，仍是糊裏糊塗，認不清，候老太怕一會醫生來時，又禁止她說話，趁着這時候，便拉着墨菴的手道：「我兒！我今天給你帶了一個人上來，你見了一定歡喜，你一定願意見她！你見着他時，要客客氣氣的，你的病一好，就可以回去了。」候老太這樣含含糊糊說着，墨菴也糊裏糊塗，連連點頭。候老太十分歡喜，走出來，向靄青招招手道：「靄青你跟我進去，他要見你！說着把靄青

拉進屋內，墨菴躺在床上，一看侯老太，引進一個女人，非常歡喜，不待侯老太走到床前，他早由床上，一翻將身溜下床來，搶了過去。一把拉住靚青，口裏喊道：「你！今天可真來了！想死我，你怎麼今天肯來見我，我在這裏候你好多天了，靚青見墨菴拉着她手說了這許多話，心裏又喜又羞。墨菴又道：「你今天既來了，不能再走，你上那裏去，我跟你到那裏去。我早已決定了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我都要跟你，你要原諒我，從前不是我的錯，是他們的錯，你不要怪我，碧如！碧如！你！怎麼不答應我了！」靚青起先見墨菴和他親密，暗自歡喜，最後竟聽墨菴喊他碧如，氣得他要甩開他的手，侯老太在旁，見墨菴老認靚青做碧如，心裏也自着急。急忙大聲說道：「墨菴你要弄明白，她是靚青，你如何不認得？」墨菴忽磔磔大笑道：「媽也來騙我，我知道的，媽你不要生氣，回頭我叫她給你賠不是，」於是又低低對靚青道：「碧如！你不願意回家去，也不要緊，咱們明天另租一所房子，在外面居住，你看好不好！」侯老太見墨菴說出這話來，不由大怒喝道：「墨菴！你何以這樣糊塗！你再瞎說，我可要叫你老子，你！袖」海見侯老太，在裏面又鬧了起來，忙走進去，對侯老太道：「你不要鬧，醫生來了」，侯老太

一聽醫生來了，嚇了一跳，急忙低了聲音，對袖海道：「你教訓教訓吧！他太荒唐了！」說着把靄青的手，由墨菴手裏扯開，靄青着急忙逃了出去。墨菴見靄青一走，跑到床上，伏枕大哭起來，口裏喊道：「碧如！碧如！你真忍心！你拋開我走了！你不來了，我！我！碧如！碧如！」袖海見他發瘋的厲害，一時又不忍責備，走到床前道：「墨菴！你不要急，碧如並沒有來，剛才來的是靄青，你要認明白！」墨菴祇哭道：「不是！不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袖海見無可解說，只好走出去和澄孫商量，澄孫道：「他昨天就這麼鬧了一天，今天還是這樣！我是很担心的，昨天鐵老主張，把墨菴挪到留春園靜養，請你上來主張，並且鐵老是不贊成服西藥的，我看……也只有這麼辦……」候老太太不待袖海答應早說道：「我看還是今天把墨菴帶回去，他在這兒，一點沒撻！」袖海皺一皺眉頭，心裏很不贊成，又不便駁候老太。郁文看出袖海的意思，說道：「我看現在醫院還是由醫生主張，醫生說可以離院，我們便把墨菴帶下山去，醫生說不能離院，我們只好再住這兒，正說着忽見由第五號病房，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穿西服男子，後面跟着看護，據看護說，今天史醫生到天津去，派助手黃大夫來院代理，今天你們家屬，都在這兒

，那位侯先生昨天吵了一夜，是否還住在院裏，你們可以和這大夫商量。」郁文一聽正合心意，當時先由黃大夫到房內，把病人診察後，郁文便跟他到外面接待室，把墨菴今天家屬上來，要把墨菴挪回家去可不可以？黃大夫連連搖頭道：「這個萬使不得，他不是真瘋顛，果然是瘋顛，別說你家不能收留他，就是我們院裏，也不能負這責任，必須把他送到瘋人院去，他現在是神經受激刺錯亂，只有住在醫院靜養最好，你別看他說話不明白，這是神經受過度激刺，只要他心中所失望的事，能使他如願，他的神經，立刻可以恢復原狀，他的病很複雜，不只這個，他的肺部，還有病，這是很重要，這病也只有有在天然療養院一邊醫治，一邊靜養最好！我勸你不要急，你們要努力，想法安慰他那是最好！」郁文見黃大夫如此主張，只好出去，走到房門口却見靄青正站在那兒，似是很注意聽醫生所說的話，郁文急走出去，告訴袖海，袖海便想到留春園，和鐵老商量靄青因受了剛才激刺，心上非常難過，告訴郁文道：「我要回去了！」郁文道：「你要走也要等姑媽姑丈一塊走，你既來這裏，我和你到山上走走，好不好？」靄青點點頭，和郁文一同出去，到得山上，郁文把醫生所說的話，告訴靄青，靄青道：「我已經聽見

了，我想不到墨菴病得這樣糊塗，他見着我，竟把我認做碧如，拉着我的手又笑又哭。」

「郁文道：「他是病人，你何必介意！」」

「藹青道：「他這樣一來，給我太難過了！我打算回去。」說着，掩着面哭了起來。郁文忙安慰道：「你不要生氣，你要知道，墨菴目前是神經錯亂，他說的話，很靠不住，姑媽不是很愛你嗎？你衝姑媽的臉，也要耐着性子不要生氣，並且也沒生氣的理由。你這樣一哭，反給人見笑。」

「藹青道：「我心裏只覺得不好過。」

「郁文道：「得了，你和一個神經錯亂的人，有什麼計較，你今天上來，不是要討姑媽歡喜嗎？你這樣一來，連姑媽都要生氣了！」

二人正說着，見澄孫已喘息趕上山，告訴郁文道：「你快下去吧！你的姑母找你呢，你順便把墨菴不能下山的理由，再解釋？解釋！不然老太太，又誤會到我身上，我看得出來，別人話，老太太是不聽的，只有你二位說的話，老太太是信任的，你二位務要極力說一說，我也好卸却責任，我剛才說一句墨菴的病，不是尋常的，老太太使大怒，說這場病是我勾引出來的，你說冤不冤？」

「郁文道：「你不用急，我自能解釋。」說着，跟澄孫回到醫院。老太太一見藹青，安慰道：「你不要氣，墨菴糊塗，他說的話不清楚，過幾天，他病好了就明白了！你千萬

不要介意！」靄青道：「我又不是孩子，人家病了，我還不知道嗎？剛才據醫生那末說，我看表兄，還是在醫院靜養，比回家裏好。」候老太眉頭一皺道：「他在這兒，我別的不怕，只怕那賤人來引誘他。」靄青道：「看表兄剛才說的話，就知道他沒見過那人，不然不能那樣說。」候老太道：「你這話也有理，但是我不放心！」郁文道：「這個好辦，我和靄青到各間病房看一看，就知道他有住這兒沒有。」候老太把頭連連點道：「你這話說得很對，你二人就去察看察看！果然沒有，墨菴就留在這兒，我也答應。」澄孫在旁聽了，甚是歡喜，說道：「我也和你一塊去。」候老太阻住道：「不必！不必表老爺，勞你駕，把袖海叫回來，他這一出去，便沒有踪跡了！你把他叫回來，我要和他說個明白！」澄孫見說，只好到留春園去找袖海！郁文和靄青出來，藉着尋問病人，按間病房，都看過後來連廚房各處，都走遍，碧如確不在醫院內，再細問聽差，據說已離院好多天了！靄青認定碧如，確不在院內，回去告訴候老太，不但各病房連醫生室廚房各處都找遍，碧如確是已離開醫院。候老太道：「老天爺有眼，這賤人走了，墨菴的病，一定會好的。」過了一會，澄孫也把袖海找回，候老太糊裏糊塗，當着大家面前把袖海大罵

一頓，又吩咐郁文，三天兩頭，須來山上查看一次，別給那賤人偷跑來了。發威一氣，才率領衆人回去，袖海見侯老太。只注意碧如。翠菴病得那末重，她却不管，心裏很是鞅鞅。

第十七回
萬里銀光殷勤籠儷影
一江秋水惆悵送征帆

碧如在醫院自翠菴下山第三日存素的未婚夫何景卿便由天津趕來，一進醫院，見那私生兒已在房內，心上很不願意，存素以爲他見了孩子，一定歡喜那知景卿反愁眉不展。出於意外。問他爲什麼生氣？景卿道：「寄養在鄉人家裏。是再妥當不過，你爲什麼把他找回來，這樣不但我不便。連你也不方便，據我的意思，還是送到鄉裏去。等我們結婚後，再把他收回來？」存素道：「你知道孩子在他們家裏是如何受委曲的，我們所計劃的，完全失敗我的錢給人取去孩子棄在半山裏，幸而遇李碧如士。把他救回來，送到鄉人家裏養育。每月反替我們津貼好幾塊錢，這如何使得？」景卿道：「據你這樣說，這孩子，是不是我們孩子，便有問題了。」存素道：「有我們寫的憑據帶來，還有錯嗎

？」景卿眉頭縐一縐道：「我終覺得不妥當，還是託鄉人養育，等過了一時，再收回來。」存素見景卿毫無一點父子天性的情意，氣得哭道：「我天天盼你回來，你回來，却出這種主意，我實在不贊成。」景卿道：「你只顧目前，你給我們將來想一想，這種消息傳出去，不但家庭不通過，給朋友聽見，也要訕笑！」存素道：「你這種主張，我很疑問，怪不得人家說你家裏，還有一位太太！這話証實了」景卿聽了這一句，發急道：「你是聽誰說的？存素道：「自有入說的。」說着氣極，放聲哭起來碧如自聽景卿回來，因為存素和他見面，自有許多話說，不敢過去，後來聽見存素放聲哭了，吃了一驚，忙對書嶽道：「你聽，大概他們有什麼爭執，總不出孩子問題，我和景卿未見過面，不便過去，你和他是熟人，過去把過去情形說明白了！我再過去勸解，存素完全是一個孩子，我見她，很可憐的，你快去吧！」書嶽一聽隔屋果然有哭聲，急走出去，見隔屋房門關着，在門上輕輕叩兩下，口裏喊道「密期特何！密斯特何！」景卿正在房內生氣，一聽門外，有人喊他，急把門一開，見是書嶽站在門外，出於意外，要讓他進來。書嶽不進去，邀景卿出來見老媽抱着小孩子，也招招手，叫他出來，含笑說：「這孩子棄

在半山，完全是我未婚妻多事，把他救了回來，我認這是很可喜的，不知你爲什麼不滿意？」景卿道：「我們是老朋友，什麼話，都可以說的，自你離開學校，我的情形，你差不多不知道。這孩子不是我不要他，並且我很注意他，只是這時候我不能收回來。」說着，又把聲音放低道：「你大概不明白我們兩方家庭上，都有許多複雜問題，我們的孩子，此時再給別人知道，將來家庭中，益發生軋轢了，我所以要暫時寄養在鄉人家裏，其中很有許多問題！只是她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有慢慢給她解釋，這事總得這樣辦，才能面面都顧到。」書嶽把頭連搖幾搖道：「你得注意存素女士方面，別的問題，都在其次，現在她似乎離不開這個孩子，這孩子也實在可愛的，景卿道：「我也不是不注意這孩子，只因現在我爲各方面關係，不能不加关注，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這種主張，不是爲我一人，也是爲她打算，現在她不理會，誤會我的意思，說了許多閑話，總之她的見識太幼稚！」書嶽見景卿言外，大有不滿存素之意很不以爲然，說道：「你上我屋裏談談吧，我還有點意見貢獻你！」景卿見說，跟了書嶽到屋內，書嶽對碧如道：「你過去勸解！勸解！我還有話，告訴何先生。」碧如見說，一直到存素屋內去，書嶽告訴景

卿道：「你的主張不錯，但是據我看黃女士是離不開那孩子的，她這次來到醫院，一天怔忡，只是害怕，由我未婚妻，每晚到那邊陪着她，一直到孩子找回來了，她才安了心，現在你把孩子再寄到鄉人家裏，她一定放心不下。」景卿道：「你不知道，我有我困難的地方，我家庭方面，還有一點問題，但是我有把握，大概再經過一番手續，一切可以如願，只是黃女士這方面很有問題，她的父親，極端反對，我託許多人疏通，都未蒙允許，這一次只說存素養病西山，外面一切朋友親戚，都不知道其中緣故，若是這消息一漏出去，存素一定要給家裏人接回去，到那時候，便不可收拾了。」書嶽道：「現在你的意思，怎麼辦呢，我看黃女士是很可憐的，他是經不起，苦惱，你得好好對付。」景卿道：「我的意思，把我家庭問題解決後，和存素到上海結婚，登報聲明，我們已正式成禮，如此辦去，木已成舟，她家裏人，也無從反對，若是此時有孩子給外面知道，這事便不好辦了。」書嶽道：「你這事，須和黃女士說明，免得她提心吊胆，她言語之間，常可疑你，家裏已有太太，現在你再把孩子寄在鄉人家裏，益發叫她生疑，這一點你須對她解釋明白才好。」景卿道：「我家裏事，是不能對她說的，她不明瞭我的意思

，一不好，反要發生誤會，我只有秘密把事情都辦清楚，再告訴她，現在你須幫我一點忙，我的意思她既和李女士說得來，一切就託李女士，給我解釋！解釋！只要她能知道我的意思，她就不至生氣。」書嶽道：「既然如此，咱們就過去吧！」說着，和景卿一同到存素屋內，碧如正和存素說話，一見書嶽和景卿進來，忙站起來招呼道：「何先生！我今天見何先生，真歡喜，因為存素沒有一天不想念您，自那天存素女士來醫院，和我說起，就為這孩子事煩惱，碰巧我又知道，孩子的下落，把他找回來，我覺得這事，辦得很滿意。」何先生你一定很喜歡的，你看雖然只幾個月孩子精神多末好！」此時那鄉婦，正抱着小孩站在碧如旁邊，又指景卿道：「何先生，你看這孩子，眼神多末好，有一道光，將來一定很聰明的，我的意思，要好好培養他，小孩子健康是很要緊的。從前他在鄉下幾個月，大概是缺乳，和衛生上不大注意，面色很黃，來到這裏，沒有多少天，每天只喂他牛乳，面色紅潤起來！以後須要注意他，這孩子太好了！」景卿原想碧如替他解釋幾句，不想碧如反說小孩總帶在身邊，和自己意思，完全相反，一時倒弄得無話可說，只對書嶽笑了笑道：「我也弄得沒把握。」書嶽見景卿當着碧如面前，給碧如如

此一來，不能發表出意見，一時也不便對存素把景卿所說的話告訴她，只說道：「景卿是我老朋友，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都知道的，今天我們在這裏能聚一塊，可以說出於意外的。景卿剛才已經告訴我他很高興。」存素給書嶽如此一說，心裏才釋然，碧如又在旁道：「這孩子，太聰明了，將來要好好培育，天生異稟，一定會出人頭地。」景卿道：「過譽！道譽！這一次好在女士幫忙。」碧如道：「這也是天緣湊巧的，我當時也想不到，這孩子有這麼多的關係，現在好了！何先生一回來，一切都可解決，我們本要離開醫院，只爲黃存素她一人在這裏害怕！所以我，多住幾天，現在何先生回來，我們也可以走了！」存素道：「碧如姊，你可別就走，須等我走了，你再走吧！你在這裏，我覺得有人，給我主擔。」碧如給她如此一說倒有些不得勁，因爲存素說的話，不大明白，好似一切都由暗中主使的。」忙笑道：「現何先生回來了，你還怕什麼？」存素道：「我也是要走的，你等我走了，你再走，不然咱們一塊走。」碧如見存素說的話，完全孩氣再看景卿，兩眼注意孩子，覺得存素既沒有生氣，不便再在這屋子裏，便和書嶽一同出去。到得屋內，書嶽對碧如道：「剛才景卿在我們房內，託我給你說，你對存素解

釋解釋？因爲他家庭中，還有問題沒解決。」碧如驚異道：「有什麼沒決問題？這話大有疑問，如此一來，我很替存素擔心！」書嶽道：「景卿雖然沒說出，他的意思，我看得出，大概他家還有一位太太。」碧如一聽，眉頭一縐說道：「果然有這事很討厭的。」書嶽道：「你放心吧！景卿已經告訴我，他現在專心致力解決家庭問題，據我看，他大概把他太太離婚後，再和存素女士結婚，他正用全力，注意這一點，他不願意把孩子就領出去，就怕節外生枝！他還說存素家庭方面，也不贊成，他打算把他的太太解決後，第二步和她同到上海登報明。正式結婚，然後再託人向女家疏通，現在他希望你對存素解釋明白，一時暫把小孩子，寄存在鄉人家裏，等事情辦好，再行回來，他這種主張也不錯！」碧如道：「他認爲不錯，只怕存素不贊成，存素已告訴我，景卿不把孩子領回來，他要和他決裂，她認爲這事很關重要，我看景卿一時把孩子收回撫養最好！」碧如正說到這裏，忽聽存素屋裏，又發出爭鬧聲音！碧如吃了一驚道：「怎麼他們又吵起嘴來！」書嶽道：「你就赶快過去看一看」存素有不了解的地方，你勸一勸。」碧如急走到隔屋，存素道：「碧如姊！你看，都是意外的事，景卿要看那小孩帶去的字，我難道還能把

別人的孩子領來撫養！這不是糊塗嗎？碧如道：「那天帶來，你不看過嗎？」存素道：「我看完之後，擱在那裏，一時也忘記了！他一時三刻就要，我那能找得着？」碧如聽了，扶着頭，略略一想，說道：「我記得，你那天看了那字，說這字條是孩子的紀念品，要好好保存着，你就壓在套枕下，也許還在裏面。」說着，把存素床上枕頭的枕套掀開一看，那字條還壓在裏面，取了出來，遞給景卿，一面笑向存素道：「你一點記性沒有。」素存見把字條找到，景卿已拿到手裏，看了一遍，認得是自己所寫的字，才沒話說，存素道：「字條你看明白了，絕不是假的吧！」景卿只把眉頭縐一縐道：「我的意思，不一定認這字條，不過我這樣提一提，也不算要緊，你就發急起來。」存素道：「你老說這孩子寄養在鄉人家裏，叫我怎麼不着急呀！」正說着，書嶽也走過來把景卿一拉道：「你且到我屋裏去，我和你商量！商量！叫她 and 黃女士說一說，就明白了！」景卿也知道這話很有用意的。忙連連應道：「好！好！好！我們再過去談談。」景卿和書嶽一同到那邊屋子裏，書嶽對景卿道：「我剛才已經對李女士說過，據李女士說：黃女士看小孩很重要的，如不把小孩放在面前，她絕對不放心，會發生種種疑問！我看無論如何

此時總須暫行敷衍。」景卿道：「我怕風聲漏出來，以後更不好辦，我完全爲慎重起見，並非有其他意思！」書嶽道：「我也很明瞭你的意思，只是這話對她們說，只怕存素未必能理會。」景卿道：「那末，你的意思要怎麼樣才好呢？」書嶽道：「我的意思，你最好擇一個相當所在，叫黃女士能相信的地方，把黃女士和孩子，一同寄住在那裏，你回去把家庭中應有問題，急行解決之後，就和黃女士到上海結婚，這事便可以得很圓滿的結果。你若是不這樣辦，她還要生疑心！我知道女人都是這種脾氣，並且這事不能耽擱太久，久則要節外生枝，因爲你是問心無愧，你的行徑，不免要叫人可疑的，所以這事要慎重辦理，才可免出岔子。現在我叫李女士過去給他說，只怕她未必能諒解。」景卿道：「是的，是的，我也怕這事弄得不好，兩方面都鬧出誤會，那我就太爲難了！」書嶽道：「你趕快辦吧！」景卿道：「這事很不好辦，京津一帶親戚固然很多，只是一住在親戚家裏，風聲很容易漏出去。」書嶽道：「朋友方面？」景卿想了一想道：「朋友方面，京津一帶，也住不得，因爲他們太接近，風聲容易漏洩。只有大連有位同學鄒元吉，那裏可以住的，她一定不願意的話，我只好帶她到大連去，離上海各處，稍爲遠一點，一切

消息，便不容易傳出來。」二人正在屋內說着，碧如已推着房門進來道：「我已和黃女士說過，她的意思一時不能把小孩拋開不管，據我看只有暫時順她的意思，免節外生枝，她完全是一個孩子，什麼事都不理會，不順從她的意思，她要發生意外的變故，我看先給她安置好了，以後愛怎麼辦便怎麼辦，很容易對付的，現在不給她弄清楚，以後一定發生麻煩。景卿道：「剛才書嶽已經告訴我了，我也知道憑我主張，只怕走不通，但是在京津一帶朋友，我是不敢驚動，怕消息一漏出去，有種種的關係，我打算到我們老同學鄒元吉那裏，暫住一時，他住在大連。」碧如道：「如此也好。我過去告訴她。」說着又匆匆趕到隔屋。書嶽對景卿道：「他二人情同姊妹，非常關切，不是她在這裏，只怕黃女士早病倒了，我病已好，朋友來信催我回去的很多，只爲碧如放心不下，所以在這裏又耽擱了好幾天。」景卿連連稱謝。書嶽道：「我對你無話不說的，黃女士住在隔屋，相處日期，雖然不久，碧如日夕不離她，據她說，他性情完全是一個孩子，一點小過節，若是弄錯了，會發生很大的衝動，你既然愛她，務要全始全終，護持她才好。景卿道：「我萬不至負她，我打算明天就和她同上大連去。」書嶽道：「如此更好。」景

卿在書嶽屋內談了一會，回到房內，見存素滿臉歡容：對景卿道：「這地方，我還沒去過我很願意去，只是你那位同學鄒元吉先生，是什麼樣的人？我要你告訴明白，他的家能住不能住得？」景卿道：「他家庭很簡單，只一夫一婦。」你若是覺得不方便，大連那邊還有飯店，可以搬到飯店裏居住。」碧如道：「還是住在朋友家裏吧，一個人住在這裏，還要害怕，到大連何先生一離開，她一人如何住得下？這個萬使不得，到了那時候，半夜三更，叫起來，誰來看護她呀！」說着連景卿存素都笑起來。景卿道：「鄒元吉，人極和藹可親，我想也不用寫信通知他，明天就去，他沒有不歡迎的。」存素一聽明天就去，不由把碧如的手，緊緊握住道：「碧如姊！我們明天便要分別了！分別了！」碧如見她連說兩句分別，語音很是淒慟！心裏也覺酸楚，勉強安慰道：「我或者也到大連。」存素驚異道：「當真的嗎？」於是又回頭對景卿道：「你快把住址寫好，交給她。」景卿道：「李女士，果然能到大連那好極了，鄒元吉是住在山縣通，斜對面不遠便可以看見瑪磔瓏旅館。」碧如道：「有個地點和目標，便容易找到了！我能去，必定去。」存素道：「什麼能去必定去，你就說一定去。」碧如道：「好吧！我一定去。」存

素才欣然把碧如的手鬆開。碧如因景卿已回屋內，不便久坐。回到自己屋內，告訴書嶽存素完全孩子氣，一聽景卿肯伴她到大連，她便很喜歡，她打算明天便走，他還約我們也到大連一趟。」書嶽道：「這個：只怕辦不到，碧如道：『我和存素不期相遇，感情很好，他的孩子，又是我救回來的，總算有一番因緣，臨別我們應送她一個紀念品才好只是什麼東西相當呢。』書嶽道：『你若問我，我認爲你送她一首詩，再好不過，碧如一聽，愀然道：『我對詩，現在提不起興致來，我不願再作詩』』說着兩目凝住，臉色凄然。書嶽怕牽動她的心緒，便不敢再說。」過了一晚，第二日，一清早，存素便到房內叙別，不由眼淚紛紛。碧如再三慰藉，又告訴她身邊沒帶一件稍可稱心的東西，等過一時，當送一件紀念品給小孩。存素道：『我不要什麼紀念品，我只要能和你常常見面，我的心便滿足了，我到那裏，必定寫信給你報告，你到那裏，也必須寫信給我通知，萬一將來有什麼急事，我叫你去，你必須立刻就去。我是很孤單的，這次出來，除了你之外，沒有一個親人了！』碧如再三安慰，景卿又進來催促幾次，存素才走，書嶽和碧如，送她到醫院門外，才珍重握別，碧如自存素走後，心裏也覺得愀然不樂，告訴書嶽道：『我也不知怎

麼樣，和存素似有夙緣，我一見她的面，就覺得這人天真爛漫，完全一個小孩子性質，很可愛的，他這一去，我覺得不大放心。」書嶽道：「你怕什麼？你怕景卿靠不住嗎？」碧如道：「是的，我看景卿說話，眼光不定，只怕他說話不誠實。」書嶽道：「你倒會看相！」碧如道：「我不是看相左傳上說，『目動而言肆』，他就是如此！」書嶽道：你放心，景卿那人很老實的，絕不會有意外的事！」碧如把頭一搖道：「你說他老實，我就不大相信，他果然老實，家裏既有一位太太，在外面結交一個女學生，並且婚約還未公布，便已有一個孩子，這種人，還說他老實嗎？我認爲存素的前途，還有許多危險性的。」書嶽道：「你未免多疑，有什麼危險性，他這次要和他家裏太太離婚，也有一段原因，爲的他到美國，回來之後，他的太太，幹的事，很有許多對不住他的地方，他宣布出來，覺得於家庭有碍，不宣布出來，中心又不好過，碧如道：「你是聽景卿說的嗎？」書嶽道：「不！我是聽別人說的。」碧如笑一笑，書嶽見他現出不相信的樣子。忙道：「景卿的確沒告訴我，我是聽他表弟王啓宇說的，他的表弟也是和我同學。」碧如把頭點一點道：「那末他家裏事情，你是早知道了，爲什麼上次我查問你，景卿家裏有太太沒

有你告訴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書嶽道：「你原諒我，我的素性，關於別人家底事，我不願多說，而況景卿和我有相當友誼，我更不能在外傳揚，所以你那天問我，我不敢說，我不是瞞騙你。」碧如聽了，笑一笑，知書嶽存心忠厚，不願揚人之惡，才沒話說。只是心裏惦記着存素，怕不是景卿的對手。這天到天黑，碧如只是愁眉不展，用過晚飯後，書嶽邀他到山上散步，這時皎月高懸，清光四澈，碧如和書嶽，在山上散步一回，便在一塊岩石上一同坐下，大地爲月光所浸，一白無限，四野寂寂，只不時有草蟲唧唧作響，碧如看了一回月，不由嘆一口氣道：「不知存素此時是否已到天津？由天津上船，至快也得等到明天。」書嶽道：「你老是惦記她，我可以擔保，存素跟他走，只有好，沒有壞的。你不用這樣惦念她」。碧如道：「我也不知怎麼樣，心裏總不忘這個人。」書嶽道：「懷憶離人，這是最苦的事，你可以把思想，移到別的事，就可以把這事忘記了。」碧如只微微嘆一口氣，書嶽見露水漸重，碧如衣襟單薄，把手臂上搭的碧如秋外套，替她披上，順手在她肩上微微一拍道：「碧如！你不要老念着她，且談我們的事，我想存素已走，我們也得下山了，我們婚禮，也該擇日舉行！」碧如聽了，雙

肩微微一聳，低着頭，似有一段說不出的難過。書嶽又道：「我不是屢屢要提這事，我認爲這事勢在必行，你看我們是在那一個地點最好，我們預定結婚之後，濟南方面無論幹不幹，總得去一趟，作舟連來幾次信，你是知道的，我們若是不去一趟，對於友誼上似乎說不過去。」碧如道：「地點一時我也沒把握，不過濟南那地方，我是不能去，我們又不是教會中人，不然到禮拜堂，在牧師面前對聖經宣誓，那是很簡單的。」書嶽道：「我國習慣，結婚禮節最繁，按照美國習慣，有兩人在座證明我們結婚，就可以了，都不用許多繁文褥節。」碧如道：「如此更好，我們照此辦法。」書嶽道：「你贊成這麼辦，我的意思，證人只請作舟和開祥，他二人對我們婚事很同意，大概他二人還在天津，要不去，我們就到天津，把這事辦妥，你看好不好？」碧如道：「天津這地方，我就不愛去的，最好能把二人請到這裏。」書嶽道：「叫他們來這裏，却是不大妥當，還是我們去天津一趟。」碧如道：「叫我上天津，我心裏便會想起岳太太。」書嶽給碧如一提，不由面色也變

了，碧如見書嶽蹙着眉頭，知道他心上念着他的姊姊，也覺得這一句話，說得很不對，

一想，實際上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的，請那一個朋友做證人也都可以的。」碧如聽了，仍蹙着眉頭，便坐不住，站起來，負着雙手，望一回月，一手搭在書嶽臂上，慢慢下山，書嶽見碧如臉上現着不悅的臉色，很想安慰她幾句，只是一時又覺得無話可說，由山坡上，慢慢踱回醫院，碧如很無聊，便行睡去，書嶽躺在床上，心上只是轉念，和碧如一提起舉行婚禮，她便愀然不樂，不知她心裏還有什麼不滿意，老是如此，也是不妥當，明天須要澈底問明白，她對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我可以對她解釋明白，料她最不满意我，就是黃麗芳的事，現在麗芳已死，還有什麼不滿？她不是爲黃麗芳便是爲了墨菴，她在情勢上，與墨菴已不能重歸於好，也無所留戀的。書嶽在床上反覆想了許久，只是睡不着，再聽碧如，在那邊床上，也是輾轉反側，咳聲嘆氣，睡不貼席，不由連連喊她兩聲，碧如也不答應，想她心裏一定很煩悶的，也不便再問她。到了第二天，碧如鎮日仍是鬱鬱不樂，書嶽也不敢再提結婚事情，只私下寫信和作舟聞祥二人商量。問他能否來西山一趟，如能來，便在山多候兩天，如不能來，便和碧如到天津去，信去之後，一連候了四天，沒有回信，書嶽心裏只是可疑，作舟已回濟南，也許沒有回信，聞祥

在天津不能沒有回信，此時爲等着開祥和作舟的回信，竟弄得進退兩難，一直等到星期三早上，書嶽到外面躊躕一回，回到醫院時，見碧如手裏拿一封信，書嶽喜道：「可是開祥有信來了嗎？」碧如眉頭一皺道：「你看吧！不是開祥的信，是存素來的信又是一宗麻煩的事。」書嶽接過一看，信內催碧如就去，據說景卿到了大連，只住一天，便回南去，現在發現景卿一宗秘事，關係很大，催碧如即去，書嶽看完，問道：「你打算怎麼樣呢？碧如道：我不能不去呀？」書嶽道：「開祥和作舟也不知還來不來。」碧如道：「現在我們不能等他們了，我的意思，明天就回天津，你順便去通知開祥一聲，當日如有便船，我們就趕到大連去。」書嶽道：「那也可以的，你自她去後，鎮日提心吊膽，現在得了這封信，你更覺得不安，！」碧如道：「我覺得女人，總是一個弱者，到那裏總是吃虧的。」書嶽道：「你放心，存素女士，一臉極豐滿，受一點風波，不大要緊，我們現在和醫院算清了賬，就行下山，趕到車站，晚車如得趕上，今晚上便可以到天津，有便輪就可以搭赴大連。」書嶽說後，便出去和醫院司事核算院費，碧如也忙收拾房內東西，及至東西收拾清楚，書嶽也回來了，告訴碧如，醫院裏已僱兩乘山轎，一同下山，到得山下茶社

，略坐一會，公共汽車也來了，到得城內，才十二點鐘，書嶽和碧如，先在附近飯館用過飯後，到東車站購票上車時間很是從容，到得天津住在交通旅館，書嶽自去找開祥，據開祥說作舟已離天津好幾天了，至於證婚事，隨便再找一人，是很容易的。你既來天津，這事可以尅日即辦。」書嶽道：「我打算從大連回來，再辦這事，現在她心裏很急她的朋友的事，若是要辦結婚，必須耽擱幾天，她一定不同意。」開祥道：「等你回來辦理也可以的，前天南開秦校長，還向我查問你，他校中英文系主任，要借重你的意思，我只告訴他，你在西山養病！你果然有意，我可以先行接洽，書嶽道：「這事都等我回來再決定，作舟方面，大概也不放我，只是濟南和天津，這兩個地點，碧如都未必贊成。」開祥聽了，笑了笑，道：「李女士也夠麻煩，眼前你總要順她的意思！」書嶽笑道：「一時也只好如此，」書嶽談了一回，便行回去，到第二早，和碧如搭乘奉天丸前往大連，船中富麗堂皇，各種設備，不亞歐美大輪船，書嶽和碧如，倚在船舷上，望了一回海，書嶽道：「海行真有意思的，我每次海行，總是在天色快亮，到甲板上走走，那時思路最清，兒時念得什麼書，都能記得，做詩做文，都有新思想，我平常老念着，最好我自己有

能力備一艘海輪，愛什麼時候出發便什麼時候出發乘興而往，興盡回來，一定我的文思大有進境。」碧如道：「你這種思想，太特別了！我就討厭海行生活，第一脚一踏進船內，便聞得一股煤臭氣味要叫人頭痛，今天幸得沒有風浪，我在這裏可以談一會，若是有風浪，那可受不了，我早在船內嘔吐了！」書嶽道：「我不暈船，實在多來幾次海行，日子一久便不會暈船了，說着見船後，一陣海鷗，追逐飛翔，笑道：「這風景太好了！你看波平如鏡，天無纖雲，真可說是碧海青天，天然的圖畫，你可以作一首詩！」碧如聽了「碧海青天」這四個字，不由舊事兜上心頭，非常感觸，且沈疑俯視海上，默然不語，書嶽兀自不覺着，向她身上肘一肘道：「你好久沒做詩了，我和你聯句好不好，說時，見碧如仍低頭不語。再一細看，才知道他雙眼又飽含眼淚，滾滾要流下來。書嶽道：「你爲什麼又傷心了！」碧如把頭一搖道：「沒什麼！」書嶽怔怔站在旁邊，等了好一會，才和碧如一同到艙內去，到了下午，風浪漸漸大了，碧如暈船，不能起來，書嶽在艙內，陪她說話，碧如嘔吐了好幾次，書嶽叫她吃一點東西，碧如只吃不下，書嶽見碧如暈船如此厲害，不敢離開，一直伺候到半夜，見碧如漸漸睡去。才和衣睡下。到得天色快亮，

忽聽碧如在下面床上，連連喊道：「墨菴！墨菴！」書嶽急由上面床上，溜了下來，一看碧如兩手緊緊攀着被單，雙目緊閉，似在掙扎什麼似的，知道她夢魘，在她肩上，連連推了幾下，才見她雙眼一睜醒了過來。書嶽道：「你在夢裏見了什麼不要害怕。」碧如給他一問，又閉上眼睛，因為她夢裏，彷彿和墨菴在海濱閑步，望着茫茫海水，墨菴告訴她，海是偉大無邊，人生渺小，只同一粒黍粒，如果一個巨浪把自己捲去，結果只等宇宙間，一個生物細胞的消滅，海是永久不變的，整個人生，只在一剎那間便消逝了，我是在人生過程，已走過一半，由幸福甜蜜中，走到酸楚單戀途徑上，覺得在這苦液裏討生活，只有苦痛，只有悲哀，不如向這綠油碧波一臥，把殘留的生命，隨波逐滾，反見舒服！今天能在這裏和你相見，我的心願已足，別無所要求，我一向對你胸懷，你既明白，我一死也瞑目，說着，便向海中跳去！自己一時急極，緊緊把他拉住，驚呼哭醒過來！回憶夢境依稀，歷歷在目，不由酸淚又由眼眶中湧出。書嶽見碧如一會睜開眼睛，一會又閉上，眼淚流個不住，心裏甚是着急，連連問道：「你夢見什麼，可以告訴我，我給你解釋，碧如一想我夢裏所見，若不告訴他，便是當面欺他，不如對他說明，免他生疑

，便微微嘆一口氣道：「我夢見墨菴，似在海濱上，他告訴我，人生極渺小的，被巨浪捲去，只好似一個生物細胞消滅，他聲明對我離婚，完全爲家庭所迫，要投海自明，我把他拉住驚醒過來。我想不到，會做這樣惡夢，我的心還是跳動着。」書嶽道：「這完全是由你日間觀海，幻出這樣夢境，這怪不得你，你和墨菴，相處日久！，感情是不能消滅的，別說是墨菴，就是我和你突然離開，我知道你思念之餘，也會做這樣的夢。碧如見的書嶽聽了她夢見墨菴，毫無一些妬忌，竟會說出這種體貼話來，心裏非常感激，不由緊緊拉着他的手道：「你真是我的知己，我非常感謝你！」說着，眼淚又滴下來。書嶽道：「我們不能學太上忘情，既日在情海之中言情，凡是一舉一動，都要合於情理，於心才見安逸，我平日最不肯爲了自己私心，侵佔別的人利益，以現在情勢論，我和你是離不開的，但是此時墨菴，如非有你不得生，我也自願犧牲甘受苦痛，不能叫墨菴，因我的緣故使他生命消逝！我認爲如此才是最高尚的真精，若是專爲自己一人打算，便是私情私意了！」碧如聽了，心裏暗想，早知道書嶽對人如此忠厚坦白，當日在西山時，墨菴千方百計，要見我一面，我當時若是應允他，彼此把心緒都說明白，心上多末坦然，何至

使我牽腸掛肚，想到這裏，一眼看書嶽坐在床上，的實可感，便一頭投在他懷裏道：「你這種胸懷，在男人是很少的，叫我感激佩服！」書嶽道：「你說這話，倒叫我難過了！」碧如只緊緊握他的手。書嶽道：「今天風浪似已平靜。你頭還暈不暈，能起來到外面走走，呼吸新鮮空氣倒好。」碧如扶著頭，坐了一會道：「我不知怎樣，耳裏只是嗚嗚的叫。」書嶽道：「我看你起來吧？船行很穩，在甲板上走走最好，」說著自己把衣服穿好，碧如也穿好衣服，二人同走出艙外，被海風一吹，精神立覺清爽。書嶽攙著碧如，到第二層甲板上，這時船上旅客，因昨夜風浪。出來的很少，書嶽和碧如二人，倚在鐵欄旁，見海上碧波平穩，輪船航路過處，水利激越，似裂一條水道，船過後水波在略一漾蕩，立即平復，書嶽倚在船舷，看著碧如，額上細髮經海風吹動，飄飄飛舞，身上披一件夾外衣，給風水一吹，也膨脹起來。姿態極美，心想她站這裏，真可說臨風飄舉，其人如玉，她不但外表清俊，詩才亦復清絕，可惜她此時心有所繫，思想淆亂，不然邀她倚舷聯句，可說人生最樂之事。書嶽一聲不響，倚著船舷，儘管痴痴作此幻想，碧如此時，目觀海上碧波，又回憶昨宵夢境，心上只是難過，不知此時墨菴病狀如何，照昨宵夢境，此

生要和他相見，只怕不容易，想到這裏，忽又自責，眼前書嶽這人，也是很可敬愛的，我放着他不理會，只追想夢境，不是自尋苦惱嗎？當下抬起雙眸，向書嶽看了一眼，書嶽此時，也正凝眸看着碧如，這樣一來，兩目竟是針鋒相對，碰了一個着，不由一笑，二人不由都接近一些，正在此時，忽聽耳旁鳴了一聲，兩人急看時上流忽駛下一艘三烟鹵輪船下來，相離雖有十幾丈，可是來輪上人物歷歷，却看得很明白，接着又開下兩艘，此時旭日初升，一片碧波，給幾艘輪船所漾蕩，波光陽光，湊成一堆，好似碎玉細金，萬紫千紅，光華閃爍，照眼欲眩，這時已能望見岸上偉大的建築物了，旅客知道快到大連，都紛紛到甲板，立時集了許多人，互相指點岸上風物。再過一會，大連碼頭，已隱隱在望，岸上一座一座的起重機好似桅樁矗立衝天，成排結隊，一時也數不過來。書嶽因快到碼頭，和碧如進去，收拾零星什物，侍者又珍重報告，如有烟酒，須報明船副，取得證明，加蓋印章，免得上岸發生麻煩。再過一會，船已抵岸，書嶽和碧如，隨大衆上岸，催了一輛汽車，一直奔到山縣通馬路存素的廡所，叩門進去，存素就住在樓下客室旁邊一間屋子，存素一見書嶽和碧如，歡喜得什麼似的，立時由屋內奔躍出來，把

碧如拉到屋內，碧如才問一句你怎麼樣，存素一句話也不答應，竟似小孩一般。伏在碧如懷裏嗚嗚咽咽哭了起來，碧如一把將她拉住道：「你不要傷心，有什麼事，慢慢告訴我。」存素道：「我在信上，一時也不能寫許多，總之我看景卿的神氣，一舉一動都可疑的，第一她告訴我到上海就有電報回來，他一去，就沒有電報，他走的時候，我問他通信住址應如何寫法，他只說等他到上海打電報告訴我，現在一點消息沒有，我來這裏第二天，吉士就上天津去了，我悶時，和鄒太太閑談，在她語意中，好似景卿已娶過親！後來我再三問她，他又不肯說，我自發現這個秘事，心裏只是可疑景卿家裏有太太果然如此，我應如何對付？我前途不是很危險嗎？我對景卿還沒有正式名義，他家裏有人，我就是由法律起訴，也是吃虧」。碧如聽了，很想告訴她，景卿這次回去便是和他家裏太太辦離婚事，又怕存素正在驚疑不定的時候，聽了這話，更受刺激，只安慰道：「我看景卿一定爲的家長方面未通過，他這次回去，十有八九對各方面疏通妥協後便回來。在這時候，你徒急也是無益的，據書嶽說景卿辦事很穩，絕不肯涉險，他一定心裏有把握，你不要疑慮。」存素道：「我就爲他老謀深算，成竹在胸，我幹不過他。」碧如道：「這個放

心，他果然昧心，有對不住你的地方，你儘可以向法庭起訴，告他遺棄。」存素道：「涉訟法庭，我家庭裏，先不答應。」碧如道：「到了那時候，也顧不了許多了！不過是我姑作此說，據我看萬不至如此，景卿果然存心如此，他先躲開，何必把你送到大連去，再幹這事，他沒有這麼傻。」存素道：「事情往往始意未必如此，到後來不由自己，會釀成許多事故！你看我那孩子，我認爲很寶貴他却一點不愛惜，就這一點，我便覺得他存心不良，他明欺我，家庭未得允許，我被棄，無可伸冤的。」碧如道：「你這些話，都是神經過敏，景卿在學界上，有相當的地位，他那肯輕易犧牲，他如此一鬧，在學界上便不能立足了，」說着，又向床上孩子指一指道：「這個！你別看他是賁物，這便是一件證據，果然起訴起來，有了孩子便有鐵證。」存素流淚道：「果然如此，這小孩子，太不幸了！」說着，又掩面哭個不住。碧如發急道，「你只一味哭，那不行呀！我給你如此一來，心也亂了！」存素道：「我離開家庭後，孤零零只我一人，我見着你，那能不哭……。」碧如道：「我的意思，你耐着性子，再候一星期，由書嶽寫信，託南開校長，查問景卿的住址，景卿絕不能會拋却學界的地位，一查明白，你可以去找他，便去找他，你不能去

找，就寫信催他回來，這不過姑作如此打算，我認爲在此幾日內，景卿總會回來的。」

存素給碧如再三安慰一陣，才止住哭，此時書嶽已由外面進來，對碧如道：「我剛才已先到斜對面瑪碟麗旅館看過，裏面還有房間可以居住的，價錢也不貴，每日三元，便可以了。一切設備很好。現在你就和我去看一看？」存素一聽碧如要挪在旅館去，一力阻止道：「這裏可以居住的。」碧如笑道：「這裏是你的房子，我當然不客氣住在這兒，你也是在此作客。我那能再住這裏。」存素給碧如一說才覺悟過來！當下便和書嶽碧如一同到碟麗旅館，碧如一看，果然很清靜雅潔，存素好似小鳥依人一般，一到旅館，便不肯離開，當時在旅館用過飯後，和碧如書嶽，在山縣通馬路閑步一回，是後還是要求碧如，到她那裏過夜，碧如見她堅決力邀，倒不好不去，這一夜碧如和存素同榻，存素原是小孩脾氣，一點閱歷沒有，在感觸之餘，把和景卿結識以來，種種情形告訴碧如，碧如才知道景卿和她結合，是用不正當的手段，用酒燃燒她的心苗，偷盜了她的貞操，現在又演成這局面，實在也替她擔心！存素又問碧如和書嶽結識情形，碧如把和墨菴離婚，以及書嶽訂婚的情形很坦白告訴她，存素見說，碧如和書嶽相處許久，各能以禮自防，

深嘆弗如，又說像書嶽這種至誠的忠厚君子，在男人中不多見的，碧如又告訴他墨菴從前對待她情意，也非常可念，此次婚變，純由家庭中逼出來的，存素聽了，更是擔心，因為景卿就不及書嶽忠厚，家庭情形，尤其複雜，將來要演變到如何程度，還是不可預料，存素說着，只拉碧如哭個不住，碧如安慰道：「你只要景卿能愛你，別的什麼事，都可以不管了！不比我心緒複雜，書嶽可感，墨菴也非常可念，這次他在西山，很想見他一面，我只是不敢見他，我何嘗不願見他，只怕一見着面，更叫我難過，聽說他現在還病着，他的病，十有八九，是爲我而起的，我一想起來，心裏便難過，我自認無論將來書嶽給我如何滿意，我心裏的傷痕，是永遠不能回復的。」存素道：「你作此思想，未免過分了，書嶽先生，在男子一萬人中，也挑不出一個來，你還有什麼不滿？」碧如道：「書嶽心裏也有一番傷痕。」於是又把麗芳墜樓的事，述了一遍，又道：「我知道書嶽心裏也不能忘情麗芳。」存素道：「你這種持論太苛了，人家爲你才使對方犧牲！」碧如道：「麗芳若不是爲我犧牲，書嶽還不至留了這一道創痕，就爲她因我犧牲，給他傷痕，留在心上，是不能磨滅的，好似墨菴念念不忘我，因我而病，我因此，心裏這

道：「傷痕，也是永久忘不了！」存素道：「據你這樣說來，你心裏永遠沒有樂趣了。」碧如道：「還有什麼樂趣？我這人很想死了，只是我一死，於他們二人，也都沒有好處，我一想起來，便很難過。」說着，不由也哭了起來。因為碧如自遭婚變，一向中心蘊蓄的苦痛，沒有告人，今天和存素同榻，存素看她，好似親姊妹一般，把心腑的話，全告訴她，不由引起她的同情，觸動她的心緒，把自己心裏所蘊的苦痛，盡情說了出來，說到傷心，流下淚來，存素心緒本就不好，給碧如一哭，不由也陪着流淚，兩人這一晚上，同榻深談，一會兒說，一會兒相對汎濶，到天色快亮，始行睡去，第二早，睡到九點鐘左右，給呱呱兒啼的聲音吵醒，碧如睜眼一看，見對榻上存素那個小寶寶，張着大口，在那裏號哭，那個奶媽，已不知到那裏去了，碧如急起來，把小孩抱起，來回走了一會，小孩才止住哭聲，存素也披衣起來，坐在床沿，指着小孩道：「這吵人壞東西，我不是你，何至受這苦！」碧如道：「果然把他離開你，你又捨不得了！」二人正說着，忽聽房門叩了兩下，房門一開，書嶽側身走了進來，笑說道：「今天天氣很好，我想和二位同遊黑石礁。」碧如道：「人家一晚不好過，你却如此興致。」書嶽

道：「我已去函查問秦校長，明後天便有回信，一知道景卿住址，便有辦法，又何必如此着急，我們在大連，也須有多少日子，說走就走，黑石礁是大連名勝，應該去一趟！」

碧如才點點頭道：「如此也好，你先過去，書嶽聽了，很高興走了，碧如和存素修飾一番，換了衣服，一同出去，到旅館書嶽已等得不耐煩，二人匆匆吃了飯，同坐一輛汽車，一直往黑石礁，大家在車內說話，不久工夫，汽車已走進山道，沿着山腰，慢慢走去，峯迴路轉，兩邊樹木參差，野花繁茂，風景清絕，路盡頭就見一方怪石，上面刻着「黑石礁」三字，向南沿着大道，約半里，便到海濱了，眼前現着一所海浴場，海灘上黑色怪石嶙峋，浪花擊石，送到耳裏，似有節奏一般，一浪送到，浪花四濺，碧如和存素，站在一塊臨海大方石上，遠望海中的島嶼，星羅棋布，點點孤帆，出沒驚濤駭浪，和翱翔的水鳥，互相爭逐，兩邊群山環抱，成了天然的港口，形勢極其雄偉，山後山峯巒重疊，翠柏叢中，點綴無數紅樓別墅，碧如看了一回，對書嶽道：「這裏風景太好了！可惜沒帶照相機來，不然我和存素，在這裏，照一張相，留個念紀。」書嶽道：「你沒看見上面的木樹牌寫着禁止游人照相此地，在陸軍防線之內，是禁止拍照，就有照

相機，我們也不能拍照的。」正說着，忽聽有人在後面高喊道：「你們各位快下來吧！那塊石頭站不得，站不得！」碧如和存素，向後面一看，也不知是誰，在後面喊着，這時書嶽已望見海中遙遙一道白沫，滾滾飛奔而來，急向碧如和存素道：「快下去吧，潮頭來了，說着急攙着碧如存素，下了那塊大石頭，剛才走上沙灘到山路上向下一看，海上的潮頭已滾滾飛撲而來，只聽奔騰澎湃之聲，一片高潮已捲到剛才所站那塊方石上面，再一轉眼，那塊石頭，已被潮水淹沒，沙灘上也給海水迷漫，所有嶙峋參差的黑石，都給海潮淹住。書嶽見潮水來的這樣迅速，不由伸一伸舌頭道：「我們真危險，幸而我們走得快，不然要給海水捲到海裏去了。」碧如道：「奇怪得很，剛才誰在我們後面警告？」存素道：「何以不見那人兒，我們找一找吧。」說着，三人沿着山路處處留神細看，不見一個人影一直繞到山坡後面，才由樹叢裏，遮遮掩掩藏着一個老太婆，穿着一件破棉襖，下面裹着小足，滿面縐紋，頭上只剩下稀疎幾根白髮，看那神氣，只少有七八十歲。書嶽大聲問道：「老太太，剛才你是你警告我們，那石頭上站不得嗎？」那老太婆，見已給大家看見，才走出來，兩手合十，向大家拜一拜道：「我一天儘在這山上，什麼潮

到，什麼潮退，我都看熟了，我的兒子，就是站在那塊石頭上給潮捲去了，我總時常留意，見有人站在石頭上，我就告訴他，快躲開！」說着，又湊近一步，把兩隻小眼睛，先向書嶽看一看道：「這位今年三十歲吧！你得留意你額上帶有晦紋，在這一個月之內，你千萬小心，有水火的災難！」說着，又向碧如看一看道：「這位太太很可憐的：你臉上也有晦紋，你把手給我看一看，碧如見她說得奇怪，果然伸出手來，那婆子捏一捏道：「可憐！可憐！太太你也小心在意，你二位都是有福，可是眼前都有災難！」碧如見老婆子，說了這幾句話很驚心，想要再問時，存素把海碧如扯一扯道：「咱們走吧。不要聽她胡說！」書嶽也笑道：「剛才虧她警告，我們給她一點錢。」碧如在皮夾內，拿了一塊錢，遞給老婆子，那老婆子只笑一笑，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我不要錢，我要錢早發財了！」說着急忙地，向樹林內躲去。書嶽看了，覺得有些奇怪，存素道：「咱們走吧！」碧如道：「我看這老婆子，說的話，有點道理，可惜剛才沒向她問清楚，她說我臉上有晦紋，我自己也承認，我近來氣色太不好了，只是書嶽臉上，不見得有什麼晦氣，何以她說在這一個月之內，有水火災難！」存素道：「碧如姊，你就愛這樣多心，一個

窮乞婆說的話，有什麼價值，這裏有什麼好玩的，要不，我們回去吧，我不知怎麼樣，心裏只突突的跳」碧如道：「你是受神經刺激，剛才你看潮水，突然衝到，心裏不免有些害怕。」存素道：「不！不！這種潮汛是很平常的一點也不見稀奇！我並不是爲這個害怕。」碧如道：「那麼你爲什麼難過？」存素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回去。」書嶽道：「黃女士！要回去，我們就走吧！我認爲都是那老婆子說的話，給我們敗興！」碧如道：「我認爲她說的很有道理。」說着大家走下山來，仍坐汽車回到旅館，書嶽要留存素吃飯，存素急要回去，又把碧如邀了過去。一看小寶寶不在房內，存素道：「奶媽，就是這樣靠不住，我們一走，就把孩子抱到那裏去了！你坐一坐，我去找她。」說着匆匆出去。過了一會進來道：「據他們當差說，她把孩子抱到馬路上去了，你看可惡不可惡？」碧如道：「小孩在吃奶的時期，奶媽都是可惡的，須要設法對付，他回來時，你也不必罵她。」正說時已聽外面電鈴響動，接着又是一陣急促脚步聲響，似有人走到台階，隆隆一聲，跌了一交，接連便聽小孩怪哭的聲音碧如和存素在房內，一聽大驚，急搶出來一看，奶媽和小寶寶，雙雙摔倒階石上，小寶寶的後腦，正碰在階石，哇的怪哭

一聲，便沒聲響，碧如搶先一步，把小寶寶抱了起來，見小孩緊閉着眼睛，已閉過氣急忙抱進屋內，揉了半天，小孩才哇了一聲哭了，碧如道：「不要緊的，哭出聲，就不必怕了！」存素一面罵着奶媽，一面拿開水灌救小寶寶，碧如向小孩頭上一看，雖然墳起一包，幸而皮膚沒有摔破，小孩哭個不住碧如道：「這一下可真危險！人已摔了，奶媽手臂也摔傷了你也不用罵她，只是小孩受了這一番驚嚇，倒要留意，怕他驚癇發作！」存素一聽大驚，問道：「那怎麼好？」碧如道：「我過去問書嶽去，這裏有好大夫，先請一位看一看，只要給小孩鎮驚藥吃就不怕了。」碧如剛走出門外鄒元吉太太，剛由外面回來一聽存素的小孩跌傷，忙走進房內看視，見說小孩摔在台階上，也吃一驚，忙替他打電話，延請大連最著名外科大夫克斯頓前來診視，一會工夫，書嶽也趕到，聽說鄒太太已代為延請大夫，才放了心，再看存素抱着小寶寶，雙眼緊閉，鼻孔翕張，呼吸極不平勻，神氣很是不好。過了一會克斯頓大夫到了，把小孩細細檢查一回，說小孩的後腦怕震壞了，很危險的，注射一針後，只要今晚熱度不高還有辦法，說着走了，存素見醫生說得這般危險，只急得不住流淚。碧如道：「你急也無益，現在你只留心看護，只

要他熱度不高，便不要緊。那個奶媽，你也不用罵他，他也是無心之過。」碧如安慰一回，退了出去，書嶽問小孩要緊不要緊？碧如道：「要緊極了！醫生說他後腦震壞了，你想一個那末小的孩子，怎經摔在地下，不必醫生說，我也替她擔心，這小寶寶是存素的命根，萬一有個好歹，存素只怕要發瘋了！」書嶽道：「克斯頓大夫是大連名醫，我希望他能救回來，不然黃女士太可憐了！」碧如道：「是的，看現象，那孩子實在不好，我也不敢保他沒有危險，存素運氣，太不好了！」說着又略一遲疑道：「剛才我們在上，那老太婆，說的話，很奇怪，可惜沒向她查問明白，你臉上那裏有晦紋，我也看不出來。」書嶽道：「我看她胡說八道，一個鄉下老婆子懂得什麼？說我們有晦氣，何以不說存素有晦氣呢！應該說她才對呀！」碧如道：「存素根本就不信她，所以她不對她說。」書嶽道：「你既然如此相信，明天我們二人，再到黑石礁找她去！二人正說着，存素又叫人請碧如過去，只見那孩子已能睜開眼睛了，給他奶吃，他却不會吮，存素發急道：「他連奶都不會吃，可怎麼好？」碧如道：「你不用急，我看他神氣，比剛才好多了，也許再等一會，他會吃奶，你只好好抱着他。」存素道：「你看吧，他不時

渾身會震動一下，現在小孩眼睛雖然睜開，一點神氣沒有？我看了很害怕。」碧如道：

「不要緊他心裏頭受驚，所以渾身會抽動」正說着，只見那孩子，眼睛的眼珠直往上翻，

渾身連抽搐幾下，便沒氣息了！嚇得存素，連抱也不敢抱，急放到床上去！碧如比較膽

大一點，把小孩握的小拳頭，展開一看，向他掌心微微一抓，那小手會抽搐一下，知道

還有感覺，便對存素道：「你不用急，快把大夫再請來，看一看。好在克斯頓大夫，就

住在山縣通，距離並不遠，」存素派人請去，一會大夫克斯頓趕來，把小孩診視一回，

對碧如存素道：「還不要緊，一會就醒過來，他的心臟並沒停止，不過現在很嚴重，且

看今夜怎麼樣？我留下兩種藥丸，他醒時，灌他一丁點。」說着，又匆匆走了！存素拉

住碧如的手，哭道：「碧如姊！你看怎麼好，這孩子萬一有個好歹，我不能活，我想發

電報，催景卿即日回來，電文應如何拍法你給我想法可恨景卿連住址都不告訴我碧如道

：「你不用急，我去和書嶽商量。」說着，趕回旅館，告訴書嶽，書嶽道：「目前急不能

待，只有打電報給天津秦校長，託他再轉電景卿，總可以達到。這事由我辦理，請他放心。碧如聽了再到存素屋裏，只見那孩子兩眼已閉上，已有些呼吸，告訴存素道：不要

緊，他又有呼吸了！你不用急，自己先吃點東西。」存素道：「我什麼東西也吃不下，景卿的電報發去沒有？」碧如道：「書嶽給你辦去。」存素道：「碧如姊！我也不知怎樣，心上只是難過，我覺得我這個小寶寶，是活不了！」碧如道：「你不要這樣疑心吧！你爲的聽了醫生的話，所以這樣害怕！」存素聽了，把眉頭皺一皺道：「我的命運太不好了，果然這孩子有個好歹，只怕景卿還要出別的花樣！」碧如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小寶寶雖然危險，也不能說一點希望沒有，至景卿方面，你更不要憂慮，絕不會有什麼變化，現在你只看護小孩要緊，別的事不必掛慮！」存素道：「我心上只是難過，」碧如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小孩子會好，景卿立刻就來了，一個人都要往好處想，若只往壞處想，便一點生趣沒有，你是受刺激太甚，所以才有此變相，你再急出病來，更是不好，我這一次，就爲對你不放心，所以和書嶽，一同趕來，現在我在這裏，再不能勸慰你，我來這裏有什麼用處！」存素給碧如再三勸慰一回，才息了悲啼，可是那孩子的神氣，直是叫人失望的，不啼不喊，雙眼只往上翻，喂他的水，也不會嚥，手足不住抽搐，一個身子愈抽愈彎，竟成了角弓，嘴角噴了許多白吐沫！碧如看這神氣，知道沒什麼希望，只

是不敢告訴存素，存素只喊害怕，不敢抱他，碧如明知沒有希望，不時拿點開水灌救，看了一個活潑潑玉琢粉裝的孩子，由一摔之下，把他糟塌死了，實在是可憐，存素只掩面悲啼，一時也無可安慰，心裏很希望鄒太太能進來，勸慰存素，但是他自替打電話，請醫生後便很冷淡的，躲在樓上去了！碧如見存素只是悲啼，便勸他先行睡去，自己代他看守孩子，到了半夜，那孩子忽然睜開眼睛，兩粒小眼珠，動了一動，碧如十分歡喜，急把存素，喊起，說道：「有希望了，」存素見了，也自歡喜，那知小孩眼珠動了兩動，向存素看了一眼，嘴角一努，似要哭，又哭不出聲來，兩眼立復閉上，存素見他如此，急得用手在他眼皮去掀他，碧如阻住道：「不要如此，由他睡去。」存素道：「他幹麼見我要哭？」碧如見那小孩眼眶已塌陷，知道是無望了，把他放在床上，將存素拉遠說道：「你幹麼這樣，睡去吧！」存素道：「我看他那樣子，是很難過的，他幹麼對我看了

一眼，小嘴要哭，嚶啾，我的心要碎了！」碧如道：「你睡去吧，不用着急，」說着，把存素拉到床上，叫她睡去，自己仍到床前，守護小孩，一直守到半夜，見小孩一點也不轉動，鼻孔沒有氣息，渾身都冰冷的死了！碧如怕存素看見又要傷心，急用一床小被單

把他蓋上。告訴書嶽，書嶽忙去找旅館主人史清海，他是山東人很熱心的，告訴書嶽，一切可以由他辦理，他對大連一切情形很熟悉，書嶽託他最好連夜就把小孩弄走，史清海道：「這個辦不到，總須等明天。」書嶽便叫碧如，仍行過去，只等存素一醒，就把她拉過來，碧如剛行進門，只見存素坐在椅上哭泣，不知她什麼時候已醒了，碧如道：「你不用哭，到我那邊去吧。」存素道：「我怎樣離得開？」碧如道：「你在這裏也沒用處，書嶽在那邊等着你。」說着硬把存素拉到飯店，存素一到飯店，坐在沙發上，放聲大哭起來，書嶽和碧如，忙勸慰道：「小孩既不中用，悲傷也是無益！」存素道：「我如此倒靈，我的命運不幸到極點了！」碧如道：「丟了一個孩子，固然可惜，但是你命裏有這場災難，殃到孩子身上，還真不幸之幸，你不必怨命，凡事要看淡一點，你且退一步想，景卿不是爲了你有孩子，不敢把你寄住在京津戚友家裏，現在這個問題便解決了！」碧如這樣強辭慰藉的話，存素那能聽得入耳，仍是不住悲啼，弄得書嶽和碧如一點法子沒有，那天早上，存素一點東西都吃不下去，還要看那死去的孩兒，碧如那容她過去，用盡法子把她留住，在旅館另開了一間房間，碧如陪着存素，日夜不離勸慰她的悲

傷！一連好幾天，存素仍是未能稍減悲懷，每日經碧如再三的勸解，才吃一點東西，如此一來，倒把書嶽弄得很爲難，書嶽此次來大連，原只想勾留三四天，把存素安置好了，便和碧如回天津去，舉行婚禮，現在給存素如此一來，不知要耽擱多少時日，只是這事，苦在心頭，又說不出口，看碧如的神氣，對存素好似親妹妹那樣關切，存素晚上，偶然發熱，腹中發脹，她便急得什麼似的，看她心理，她認爲素存和她，都有相當的苦衷，所以才有這樣同情心，書嶽偶然提起距學校開學的期間，沒有多少天，濟南方面去不去，須給作舟一封准信，碧如只說不忙，我們總須等景卿來了，存素有了交代，才能走開！過了幾天，開祥也由天津來信詢問書嶽，對南開教授，肯就不肯就，假如願意，就行接洽，因爲該校盼望很切，書嶽拿了信，和碧如商量，一時既離不開存素，不如暫就南開席面，將來景卿也在天津，彼此可以常常見面，碧如皺着眉頭道，天津我原不願久住，現在爲存素我也沒法子了！書嶽見碧如同意，忙寫信給開祥，請他就近接洽。這天存素一早起來，見窗外黃葉亂落亂飛，秋意極濃，想起新殤小孩，不由坐在床前，又傷感起來，碧如剛在浴室洗完澡，穿好衣服出來，見存素坐在床前掩着面，嗚嗚咽咽哭

着，忙走過去，說道：「你這兩天腹脹剛好一點，又要傷心。你這樣年輕輕，將來孩子也不知有多少呢，你何必如此！」存素道：「我因為這個孩子和我關係很大，我不怕別的，我只怕景卿變了心，你看電報去後，這麼多天，人也不來，也沒有回電，我一想便是難過。我逗留這裏，連累你二位都不得辦你自己的事，我一想起，怨恨極了！」碧如道：「我們並沒什麼事！」存素道：「你不用瞞我，黃先生的神氣，我還看不出來嗎？他這幾天，坐立不安，這也怪不得他。是我累了你們的佳期。」碧如把存素一推道：「你如何說這話，不要給書嶽聽見了。」存素道：「就是聽見，也不要緊，這是實在情形呀。」存素正說到這裏，忽聽門外一陣皮鞋聲響，以為書嶽，急忙縮住，不敢再說，兩個人都把眼睛注在門外，只見一個高大身材，穿一件外套，手裏提着皮包，邁步走了進來，不是書嶽，却是景卿，碧如急忙站起來道：「好極了，何先生回來了，我們也不知盼望多少天了。」這時存素一見景卿，一陣傷心，一句話也說不出，坐在床沿，用手絹掩着面，很悲切嗚咽哭了，景卿把手裏一隻大提包放下道：「你不住在鄉宅，却挪這裏來我剛才還到那裏邊去。」存素仍是哭着，也不答應。碧如道：「何先生，是接着秦校長的電

報趕來嗎？」景卿道：「是的，孩子怎麼樣？」碧如道：「丟了！」景卿聽了，搓着兩手，呆了一會，問道：「是什麼病哪？」碧如道：「小孩原是沒病，因為奶媽抱到台階上，跌了一腳，當時就請醫生來看，據說後腦震傷，自後受了驚嚇抽風，沒有兩天便完了！」景卿聽了，連蹙着腳道：「這老媽太荒唐，太荒唐。」一面罵老媽，一面走過去，在存素肩上拍一拍道：「素！你不用氣，」存素早一頭撲到景卿懷裏，景卿攬着她，碧如也不便再坐，急閃出去，到自己房內書嶽剛由外面回來，碧如告訴景卿來了，書嶽一聽大喜，急要趕過去，碧如阻住道：「你暫時別過去，她們乍見面，也有許多話說。」書嶽道：「好極了！景卿一來，我們可以脫了干係，咱們同回天津去。」碧如道：「也不用這樣忙！我的意思，趁現在有工夫，我和你再到黑石礁，找那老婆子一趨。」書嶽道：「你找她幹什麼？」碧如道：「我那天聽她說的話，我心裏只是不安，我很想再去找她一趨，叫他給我解釋明白，我和你何以臉上有晦氣，說我有晦氣還可以，你有什麼晦氣，他說你有水火之厄，我實是不放心，我要問個明白，到底怎麼回事，有法解禳沒有？」書嶽笑道：「你這人太迷信了，那婆子瘋瘋癲癲的，隨口說了幾句，算得什麼，

你何必記在心裏。」碧如道：「我要走一趟，你和我一塊去，好不好？我問個明白，才能放心。」書嶽向來是順從碧如意思的，見她要去，便叫來一輛汽車二人重到黑石礁，先在海灘找了一回，見海潮退落，沙上有許多貝壳，書嶽一時童心發動，便要跳下去，拾幾個上來，碧如謹記婆子的話，深怕他冒險，力行阻住，邀他走到山上，遍找一回，不見婆子影子，書嶽道：「你不用枉費心了，我看那婆子說話，瘋瘋癲癲的，沒有一點標準，不用找她了，還是回去吧！」碧如道：「跑到這裏率興再走上去看看，果然沒有我就和你回去。二人正說着，忽聽左邊叢林中，一聲怪嘯的聲音接着又聽有人喊道：「來了……來了……不用過來，」書嶽和碧如冷不防一聽這呼聲，都嚇了一跳，碧如道：「我們到樹林裏看一看，」說着，便向左邊樹叢裏走去，書嶽忙跟在後面，一進林中不遠，早望見那老婆，蹲坐在一棵樹根底下，碧如急走上兩步，口裏喊道：「老太太，我今天特來找你！你好！我謝謝你！」說着，由皮夾裏拿出兩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老婆子，那老婆子，却不似那天見錢就跑，伸手接過鈔票疊一疊，夾在手指縫，兩手向腰間一插道：「太太，我早知道，你還會來找我，我已經等你兩天了！」碧如道：「是的，我要

請教你，你那天說我們先生臉上氣色不正，有了火水災厄，你看這兩天怎麼樣？」老婆子道：「還是那樣呀！」碧如道：「你可以告訴我，他臉上那一部分有晦紋，有法子解禳嗎？」那婆子道：「我說的話，你還記得，我和你有緣的，你說這位先生，面上有晦紋，誰都知道，不是我一人。」碧如道：「他那一部分有晦紋，你告訴我。」老婆子向書嶽臉上一指道：「你看在他眼上額上，有一股青氣，這部位叫做印堂，印堂有青氣，名曰行屍，主災難！，我所說晦紋，就是指這個。」碧如見說行屍，不由大驚，急向書嶽臉上，就她所指處，端詳一會道：「我見他臉色很紅潤，看不出一點青氣。」婆子笑道：「奶奶你當然看不出來，看這個氣色，突然看了一眼，是明瞭的，若是日日見面，刻在一塊，那當然看不出來！」碧如見她雖是一個老乞婆，說話很是文雅，且有道理，便道：「老太太，我看你從前是念過書吧！」老婆子道：「我的父親，和我丈夫，都是精於看相卜卦的，我從小兒，便懂得這個，我的父親和丈夫，因為多嘴愛指點人，結果都沒有好報，我偌大一份家產，也都弄完了，剩下我，和我一個兒子，就在這山裏，給外國人看屋子，不幸我那兒子，站在那塊大石塊頭，又給潮水捲了去，我發誓要在這裏

救一萬人，積些陰德，來世得了好報，人家都叫我瘋婆子，我也自認是瘋婆子，我看世上人，只知道笑別人是瘋子，却不知他自己也是瘋子，奶奶你今天來找我，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叫我解禳，我却沒有法子解禳，只要你自己謹慎，我的力量只能告訴有緣人，別的事，我是辦不到的。」說着又向碧如臉上看一看道：「奶奶你和這位先生是相尅的，沒有什麼緣分，我看你歸根結果，還是找有緣的人吧！」碧如聽了，更是吃驚，正要再問時，書嶽站在旁邊見婆子故作驚人的語意，碧如却聽得津津有味，早已不耐煩，後來見老婆子，說碧如和他沒有緣分，怒不可遏，把碧如的手臂一拉道：「你聽她說什麼鬼話，我就不信這一套，走吧！走吧！」那婆子給書嶽一指斥，冷冷一笑道：「我早說過不能禳，只有自己不小心，我就給你解禳，也解禳不了呀！」書嶽道：「你說我有水火之厄，我過兩天，便要坐船回去，看能淹死在海裏不能？」碧如見書嶽如此說着，只急得把手向書嶽嘴裏掩住道：「你如何說這話？」書嶽道：「本來的，你如何信她這話呢？」說着，硬把碧如拉走，碧如心裏雖不贊成書嶽這種舉動，但假如不走，書嶽還要說別的話，只好跟了書嶽走下山去，快到汽車跟前，那老婆子，也追逐下來，連聲喊

道：「奶奶，等一等，我有句話告訴你。」碧如只好站住，見那老婆子，跑到面前，喘着氣道：「奶奶！你記着，你有工夫，早晚多念觀音大士大悲咒」說着，又合着雙掌道：「祝你二位多福多壽，逢凶化吉。」書嶽見她還趕來麻煩，說道：「咱們上車吧，汽車夫一聽早把汽車開動，翻着眼皮大聲的說道：「躲開！躲開！」老婆子退避兩步，書嶽挽着碧如上車，碧如回頭一看，那婆子還站在山坡上，呆呆望着，不由嘆一口氣！汽車夫道：「這老婆子是一個瘋子，不要和她說話，和她說話她便要跟來跟去，纏得無了無休！她每次見有人上山，她總跟着汽車後頭跑，見着人話三語四，因她是瘋子，都沒人理她！」碧如聽了，只繃着眉頭，一聲不響，書嶽道：「我想不到你會這樣迷信！」碧如道：「我不是迷信，看命卜卦，我是不信的，只有相格和氣色，很有道理，我不能不相信，那老婆子，你別看她外表那樣，她說的話，大有道理。」書嶽聽了心裏很不以為然，但又不便駁她，只微微一笑。碧如自聽了老婆子這話，心裏懷着重憂，坐在車內，只是難過，車行很快，回到旅館，書嶽因急要查問景卿行期，把景卿一直讓到房內，和景卿談起來，景卿告訴書嶽說：自己已接受金陵大學聘書，日前已向南開學校辭職，

書嶽聽了很是失望，本想大家一同到天津，舉行婚禮，現在如此一來，和本來計劃，又不對了，忙問存素是否也帶到南邊去，景卿道：「這個是一個大難題，我很想把存素帶去，只有我的家庭問題，還沒解決，把她帶到南京，有許多不便。」書嶽道：「那末你的意思，打算怎麼辦呢？」景卿道：「我剛才已和存素說過，存素決意要跟我去，她不明瞭我的苦衷，我是打算把家庭問題解決清楚，再和她正式結婚，她反疑我別有用意，實在她跟我去，有害無益。只是她不明白……」景卿說到這裏，欲言又止，書嶽早看出他的意思，是要叫碧如替他解釋，便問道：「你的意思，還要把存素留在這裏，你再回南一趨，把事情辦妥，再來接她，是不是？」景卿道：「她在這裏丟了孩子，這傷心地，她當然留不得，我想你不久，也要離開此地，她和李女士要好：我想把她託付給你，不曉你贊成不贊成？書嶽見景卿所說的，出於始料之外，把頭點一點道：「只要黃女士願意，我們沒有不贊成」，景卿道：「這話我還沒對存素說，我想由我說，只怕還要別生枝節，由李女士對她說，她一定願意，她和李女士感情最好，我看得出來。」書嶽笑道：「你倒聰明，等我告訴碧如，就是了！」景卿把書嶽的手，緊緊握着說道：「一切

拜託。我現在出去找一個朋友，最好李女士，趁便就和她說一說，這問題便解決了！」說着，走了出去。書嶽便把景卿的意思，告訴碧如，碧如道：「我去說也許存素會聽我的話，只是她本意是要跟景卿去，論理也是跟他去妥當。」書嶽道：「你們都是多疑，景卿辦事很穩，他的意思，要安置清楚，再行發表，我也認爲他這種辦法不錯，現在景卿去找朋友，你過去對她說一說，這個問題，便解決了！」碧如想了一想走過去，一脚剛闖進房內，只見存素手中，正拿一張紙觀看。一眼看見碧如進來，很徑急喊道：「碧如姊，你看！你看！糟透了，怎麼好！」碧如見她如此張皇，急走過去，接過那信紙一看，上面印「黃大華律師用箋」事務所，上海福州路二樓，電話一一六六，蘇州孝義巷電話八八八。」上面寫道「景卿先生：委託之事，所提各種理由按之法律，均不能成立，離婚應有相當理由，如對方未得同意，訴了法律，無相當理由仍屬無效，鄙意此事，以私行調處爲宜，足下何日過滬，當面商一切。黃大華拜啓」碧如看完問道：「那來這封信？」存素道：「我在景卿的皮包找出來的，碧如姊，這封信是對誰發的，莫不是景卿暗中預備和我離婚呀？」碧如道：「你不用多疑，這封信絕不是對你發的，另有別人。」

存素凝一凝神，似有所悟道：「莫非景卿家裏，還有一位太太呀！這樣鄒太太那天說的話可以証實了，這怎麼好！」碧如道：「景卿現在打算和她離婚，這問題便解決了！有什麼要緊！存素道：「你何以知道，確是要和他太太離婚？碧如道：「景卿口口聲聲，說家庭問題還沒解決，當然是爲這事了，」剛才書嶽曾問他，這次到南京是否帶你同去，他說須等他事情辦妥，才能帶你去，他的意思，要把你託付我，又怕你不願意，他託書嶽情我給你說。」存素聽了，把眼淚用手巾擦乾說道，「他怎麼又到南京？」碧如道：「他沒對你說過呀，他把南開學校職務辭却，改就金陵大學教授。」存素道：「他什麼話都沒有對我說，我剛才問他是否同走，他說當然同走，現在他有變卦了，碧如姊，你看怎麼好，我給他如此一來，我的心都亂了！」碧如道：「論理你自然是跟他去，不過據現在情形看來，他不敢帶你去，也不無相當的理由，我認爲你暫時和我住一時也很好的。」存素道：「我認爲景卿這人太沉默，心計太多再放他南下，將來有無其他變化，並且家裏人和親戚，只認我在南開大學讀書，他現在又跑到金陵去，那末我這人，應該怎麼辦，這事若不即速解決，我的前途很危險的。」碧如道：「所不知道的，他家裏太太離婚手續

辦的怎麼樣？你現在問他，他當然不肯承認，我想叫書嶽問個明白，他果然是爲手續未辦清楚，那麼就由他單獨辦去，至什麼時候，他接你南下也叫他說明白，我就過去告訴書嶽去。」碧如說後，又趕回自己房內，把存素發現景卿皮包的信件，和一切情形，說了一遍。書嶽略一躊躇道：「這事由我一人問他，不如在大家面前問他，我打算等一會，景卿回來，我請他到岳陽樓吃飯，到那時候，索興把存素發現他的信件提出來，請他解釋明白，再問他對存素，如何安置，如此斬釘截鐵，說一說，彼此好商量相當辦法，碧如聽了，覺得很有理，走過去告訴存素，並吩咐她。到了那時候，由書嶽先提兩句，你就把發現他的信件說出來，只要看景卿的神色，他的虛實的情形，便可了然二人才議定，景卿已從外面回來，碧如道：「何先生！今天書嶽要請你到岳陽樓吃晚飯，你有工夫，就可以去吧？」景卿很抱歉道：「我還沒請二位，怎好倒先擾了！」碧如道：「不要客氣，我就過去知會書嶽」過了一會，大家出了飯店，景卿要招呼車子，碧如道：「大連馬路太美術化，我覺得在馬路旁走走，比坐車還好。」大家見說有理，於是沿着馬路慢慢走去，快到奧町，離岳陽樓已是不遠，忽由路旁，走出一個老太婆喊道：「慢

走！慢走」碧如回頭一看，認得是黑石礁上，那個老婆子，今天身上衣服穿得整齊，頭髮也梳光，不似那天蓬頭亂髮像瘋子似的，急停住步，那老太婆走到跟前對碧如道：「我要找奶奶又不知住在那兒，今天會在這裏碰着，好了，那天奶奶那兩張票子，我忘記還你，今天帶來，快收回去吧！」說着，由衣袋掏出兩張鈔票，遞給碧如，碧如不收道：「我給你的你爲什麼又還我？」老太婆道：「奶奶收下我還話告訴你。」碧如道：「我是給你的。」老婆子道：「我不能收這錢，你還是收回去吧。」說着塞在碧如手內，又道：「奶奶你住那裏？碧如道瑪蝶旅館。」老婆子道：「奶奶！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天早晚虔心念幾遍觀世音心經，便會解厄除災，逢凶化吉，你要記着」碧如想要再問時，那老婆子向前面指一指道：「他們都在那邊等，快去吧」說着，把身子往後一躲，往後面走去了！碧如只好追上他們，書嶽問道「那婆子和你說什麼，這種人纏不得，又向你要錢嗎？」。碧如道：「她把那天給她十塊錢還我，這婆子，真有些神秘」書嶽道：「你只信她，我可不信她胡說八道。」說時已到岳陽樓，書嶽招呼大家進去，大家因聞岳陽樓烹調海味最好揀了鮮蠔鮮蝦等等，隨意坐下喝了兩杯酒書嶽便向景卿道：「你剛

才託我的事，碧如已和黃女士說過，問題不難解決，惟是還有緊重一問題，先提前解決，以下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景卿聽了，很是駭異，問道：「還有什麼問題？」碧如向存素肘一肘道：「你說吧！」存素很靦腆着，把頭一仰道：「這事我也不得已，才向景卿提問，我希望景卿坦白胸懷，一點不瞞騙我，當你今天臨出門的時候，你匆匆開了皮包，拿了東西便走，我見皮包內有一封信……」景卿見存素如此鄭重說着，不由吃了一驚，不知存素發現什麼信件，只沉着臉，存素道：「那封是黃大華寫的，內中似離婚問題，我看了很可疑，難道你暗中打算和我離婚呀？」景卿給存素問了這幾句，很不好答應，定一定神說道：「那封信你既看見了，我也不能不直說，那是和我家鄉太太，辦離婚手續。」存素忍不住質問道：「你當時告訴我，家裏沒有太太，何以又和家裏太太辦離婚？景卿很慚愧道：「那是我糊塗，沒把家事說明白，現在我要和你正式結婚，不能不把這手續弄清楚，這是實在情形，我這次回南去，就爲辦這事的。別人我沒告訴他，我的苦衷，書嶽尙知道一二。」說着向書嶽看了一眼，似希望書嶽替他緩頰。書嶽只好說道：「我和景卿是多年朋友，他的性情，我知道很清楚，請黃女士不要見疑。」碧如

道：「那末，黃女士現在應如何安置？」景卿道：「我所懇求的，就是希望你二位替我幫忙照應，我事情一辦妥，就接她去。」碧如道：「何先生所說的，一句句是實話，把存素交給我，我可以照應，不過何先生須說定時期，逾此時期，我只有伴存素到南京找何先生去。」景卿道：「至多三星期，那邊事情，我已有頭緒，突接這裏電報，我不得不先趕來，我打算明天就走，因為一切事情，不能再耽擱了，事體一辦就緒，我就打電報來，在這期間，書嶽如若不急到天津，還是暫住這裏最好。」書嶽聽了，心想如此一來，我和碧如婚事，又要耽擱三星期了，正要說時，早聽碧如應道：「可以的，我就和存素在這裏，靜等你喜信！」此時大家心裏疑團都解決，只有書嶽心裏有些悵悵，但也無可如何，當晚因景卿明天要走，不免都有些離意，存素舉杯，大有飲不下咽之勢，草草散席同行回去。第二早九時，碧如存素書嶽，送景卿上船，一聲汽笛，大家揮巾惜別，存素緊執着碧如的手，眼看情人遠行，眼淚盈睫，口中只說道：「他走了！他走了！」碧如一手扶在她臂上道：「景卿這一去，不久便來，你何必這樣傷心，」說着，要把存素拉走，存素仍不肯離開，只站在碼頭上，眼望那艘輪船，載送離人，愈駛愈遠，愈小，再過

一會，只剩下一縷黑烟，裊在空中，龐大的郵輪，已小似核桃壳一般，向江洋大海中去了，存素極其目力看不見，才由碧如把她扶着，離開碼頭，上汽車回去。存素在車內，只低着頭，一聲不響，碧如道：「你急什麼，這個不要緊的，你得想開，他昨天不對你說過，無論如何在三星期之內，必有消息，你就等着吧！」碧如一面勸着，車子已到旅館門口，一同下車，存素仍是愁眉苦臉，什麼話，都不說！坐在屋內流淚，一直到天色快黑躺在床上，連東西都不吃，心中暗想，景卿既把她託付我，我須想個法子安慰她，不能由她這樣悲傷到得晚上，見月色很好，便走進房內，拉存素起來，對存素道：「你這樣老蹲在房內，很不對的，我從前心裏難過時，總想做幾首詩，把胸中不平之氣，託於詩詞，現在我沒有這心緒了，心上難過，只到外面走走，也可以把惡緒消除！今天月色很好現在和我一塊出去走走如何」存素見碧如勸她，只好把衣服整一整，撲些輕粉，把眼中淚痕掩蓋，和碧如一同出去碧如邀同書嶽一同出去到馬路上，走了一回，這時華燈初上，馬路上行人很多，三人沿着馬路轉到奧町折至浪速通，這段馬路最為華美，每隔尋丈便有梅花式路燈，一望無際，光華耀目，路上沒有警察指揮，馬車奔馳，秩序井

然，碧如和存素携着手，在馬路旁慢慢走着覺得清潔光明，再加月明如畫心神一快，浪速通剛走一半，書嶽對碧如存素道：「今晚月色這麼好，我們到電氣游園去看月，一定比在這裏更好。」碧如見書嶽如此興致，便邀同存素乘車而去，到得園內，經過紀念塔神社後面，由着樹林慢慢走着，際此殘秋，黃葉辭條，飛舞而下，地上薄鋪着一層半乾枯葉，踏在上面沙沙作響，瑟瑟秋風，吹到身上，夜深了，都覺得有些冷意，仰視天空，一丸冷月，冰冷冷的光華灼目，清冷得使人發愁，三個人在樹林，慢走一回，存素因覺得皮鞋內，有一粒細沙，磨在裏面，便坐在一塊石頭上，背着臉，把皮鞋脫下，輕輕地向石上撲了兩下，把鞋內摻入的沙土撲了出來。書嶽見存素背着脫鞋，便和碧如往前走去，到了一棵楓樹下，見滿樹紅葉，給月光所映，葉影布滿一地，不由執着碧如的手道：「碧！秋意滿園林，我不知怎麼樣，見了這月色，這樹影，我心裏只覺得有一宗說不出的感觸，你怎麼樣？」說着，把碧如的手緊一緊，碧如給他如此一來，心絃不免有些突跳，說道：「一年容易又秋風，志士感秋，這天然環境的激刺，是無可免，而況你近來經過憂患苦痛，對這瑟瑟秋風，當然會別有感觸！」書嶽聽了，知道碧如說這話，

言外是指着麗芳，一時無可答應，只仰頭望着天上皓月，停了好一會，才說道：「你對這濃厚秋色，都無所感觸呀？」碧如聽了，便低下頭去，默然不語，慢慢把書嶽握手甩脫下來！書嶽見他如此，很後悔，說的話太魯莽一點，要想補救兩句，又不知從何說起，一時也沉默住，過了一會才道：「碧！我想我們還是早些回天津去。」碧如道：「存素怎麼交代？」書嶽道：「也邀她同去天津？」碧如道：「我看不妥，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辦那樣事，等景卿回來，就在大連舉辦，也未嘗不可，何必一定到天津！」書嶽一聽這話，不由把足一頓道：「你這意思，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碧如正要答應時，見樹林有個人影一晃，便不敢說，一轉眼間，存素已由樹後閃出來。碧如笑道：「你一聲不響，走出來，嚇我一跳！」存素道：「我在樹後站了好一會，等你說完話，我才走出來，還有錯嗎？」碧如見存素說她，笑了笑，一把將她拉住，同坐一塊石頭上，書嶽見碧如和存素，同坐一塊，不便也挨上，便獨自一人，望着月光，慢慢離開。

第十八回
 楓樹白蘆 聯吟驚惡兆
 扁舟人影 失足逐波濤

碧如見書嶽走得已遠，雙手按在存素肩上說道：「你知道，我剛才和他討論什麼？」存素把頭一搖道：「我猜不出。」碧如道：「他盼望景卿回來，比你盼望還關切呢！」存素把頭點一點道：「這也怪不得他，這次原是我累了你二位，不然你二位早回天津了。」說着，臉上現着微笑容。碧如道：「你所猜的不對，他不是急要到天津，他只盼望卿回來。」存素詫異道：「這是什麼意思？」碧如道：「我告訴你也不要緊！我們在西山的時候，討論結婚形式，我要愈簡單愈好，書嶽便說在美國習慣，有三人座，證明夫婦結婚，簽了婚書便算正式夫婦，我認爲如此辦法，最爲妥當，商定到天津請開祥和作舟，作證婚人，證明婚禮，後來正候開祥回信，又接你的電報，便趕來了，書嶽一心只盼望再上天津去，我剛才告訴他，何必在天津，就是在這裏，等景卿回來，請景卿吉士兩人作證婚人便可證明婚禮，他聽我這話，後悔不迭，只埋怨我，爲什麼不早對他說。」存素道：「由這樣看來，他這人實在太誠實了，」碧如道：「他所可取，也就在這一點，只是我那天聽那老太婆說，他臉上有晦紋，我心上很警拗，難道我的命辰不好，有什麼不祥的事，會招到他身上？」存素道：「這是你多疑，那老乞婆的話，有什麼價值

？」碧如道：「不然，那老太婆說話很有道理，她叫我念觀音經大悲咒可以解厄，不知道在這裏，能否買得到，這話我又不敢告訴書嶽。」存素道：「就是我也不相信，你不用老記在心上，剛才你說，只須請兩人證婚，便可完成婚禮我認爲這種辦法太好了，景卿回來我叫他也照你們這法子辦理，就在這裏，請鄒吉士和黃先生，作證婚人。」碧如道：「你比不得我，我是沒法子，逃不了這一階段，只好如此辦理，應個景兒，完成手續，你和景卿，須要鋪張熱鬧一番，須叫各親友都知道才對。」存素道：「我爲什麼須鋪張？」碧如道：「爲的景卿已娶過太太，他辦理離婚後，再和你正式結婚，有這一層過節，必須叫他的親友都知道，你是正式太太，你才名正言順！並且景卿這人，比不得書嶽，必須如此，有了法律限制，他才不會別生野心！」存素聽了，深服碧如思慮周到，說道：「那末，我和他結婚，不能草草了，我還是照原議，和景卿到上海結婚，……」

……正說着，忽見書嶽由樹叢裏倉皇跑過來，喘着氣道：「我們回去吧！」碧如見書嶽的神氣，帶些張皇，問道：「有什麼事？」書嶽道：「回去再告訴你！」碧如道：「你說吧！」書嶽道：「我說了，別害怕，我剛才趁着月光，走出樹外面，本要到動物園那

裏看看，見離我有一丈多遠，有人向我招手，我以為是熟人，急趕過去，他又走了，沒走幾步又向我招手。我以為什麼人對我開玩笑，追了上去，明明看見他，趕到前面，忽然看不見了，四向一看也沒有影兒，我不由毛髮悚然，跑了回來，」說着，把眼擦一擦又說道：「也許是我眼花，在月下看不清楚。」勉強笑了一笑。碧如聽了心裏更是吃驚，忙道：「我們回去吧。」存素給書嶽這樣一說，早已毛孔根根豎了起來，也說道：「快點回去」一面說，一面緊緊執着碧如的手，攔在書嶽碧如中間，急速的走出園外，僱車回去，存素到得旅館，因心裏想着書嶽所說的話，只是害怕，好似那鬼影已追尾來了，又問書嶽，你所見的那是什麼樣子？」書嶽知道他害怕，那肯多說，只含糊道：「是我眼花，我現在回想起來很是好笑，」存素道：「你不用騙我，我知道，在公園各處，常有這種怪事，上次我聽人說過北京中山公園，有人在亭上照相，晒後一看，片內多了兩個不相識的人，還有一次，有人在公園樹下照相，晒出來，現出一個大頭鬼。」書嶽道：「我也聽過這麼說，這完全是光線作用。」存素道：「你不用騙我，我知道確有這事的。」碧如道：「今夜你一定睡不着了，」存素道：「今晚碧如姊姊還得上我屋裏去。」碧

如道：「我當然陪你。」送存素到屋去，存素一把又將她推出去。說道：「你在這裏，我知道你心上，也是牽挂那邊，你過去吧！」碧如見存素讓她出去，心裏也實在不能放懷，走到自己屋內見書嶽還沒睡，推開樓上窗門，一個人站在窗前賞月，便走過去，並肩站在一塊，問道：「你看什麼呀？」書嶽道：「我看月亮很好，把窗門推開，你何以還不睡呢？」碧如道：「存素叫我過去，又推我出來，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今天心裏非常不安。」書嶽道：「一定想起我剛才說的話，我現在回想起來，很後悔，那時精神太恍惚了，不應該那樣張皇起來！累得你和存素害怕。」碧如道：「存素是小孩子脾氣她害怕，我不害怕，只是心裏不好過，前天我聽那婆子說，你臉上有晦紋，現在你又眼見了這些奇怪的事，我想你的運氣，也許不好吧，你得小心！上次那婆子說，叫我多念觀音經和大悲咒，我認爲這話，也不爲無理，你聽了，一定要笑我迷信，我認爲，寧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書嶽道：「念經我不反對，我只勸你不要把這事攔在心上，一切都是精神作用，你不想這個，心裏就不會弊拗了，你看今天月色多好，馬路上電燈配着月色美術化極了！」說着，把碧如身子一攬，兩人憑窗靜賞一回月，碧如忽然眉頭一縐

，嘴唇一動，仍要說話，又復縮住。書嶽道：「你要說什麼，怎麼又不說了！」碧如道：「我心裏忽然會想，由這樓上墜下去，能否死得了！」書嶽一聽這話，緊緊把碧如摟着說道：「你如何有這種思想，」說時自己也變了臉色，因為碧如這一句話，勾起麗芳墜樓慘事，口裏雖不敢說出，可是心裏非常難過，再看碧如臉上顏色，也非常黯淡，不由又問道：「碧，你如何會問這話？」碧如勉強笑一笑道：「我不過有這樣一想，有什麼要緊的。」書嶽把碧如一拉道：「我們不要再站在這裏吧！」碧如道：「站在這兒有什麼要緊？」書嶽也不答應，把碧如一拉，隨手把窗門關上。二人同坐椅上，書嶽見碧如，眼中隱有淚痕，忙問道：「你為什麼難過？」碧如搖頭不應，淚珠已續續滾下來，書嶽很惶急道：「你為什麼不痛快？」碧如道：「我也不知道，何以心上會這樣煩惱難過！」書嶽道：「這是神經作用，你是聽那婆子的話，你老記着她的話了，實在沒一點價值。」碧如道：「我並不為那婆子說的話，我也知道，她說的話，沒什麼關係，只是我心裏不好過。」說着又流下淚來，書嶽見碧如向來沒這樣傷感，心裏甚是詫異，要想勸她，也不知說什麼才對，停了好一會，才問道：「你覺得為什麼事不痛快？」碧如道

：「我只是說不出。」書嶽心想，她所感觸的，也許掛念到墨菴身上，果然如此，我真是無法安慰她，當下便站了起來，搓着手，在屋內不住往來走動！碧如見書嶽，坐立不安，便說道：「我真糊塗，我心裏難過累你也不受用，這怎麼好？」書嶽也不答應她，皺着眉頭，在屋裏來回走了好一會，忽停住道：「碧！」喊了一句，要說又說不出口，把頭一掉，重新走着。碧如站起來，走過去道：「書嶽，你剛才要想對我說什麼，爲什麼又不說了！」書嶽道：「我說的話，只怕你未必贊成。」碧如道：「你不妨說一說。」書嶽道：「我認爲我們結婚，既確定在這裏舉行，似不必等景卿回來，我們就請吉士太太和存素，作證婚人，就可以了！我們在這一星期內，即舉行，只是過簡單一點，不曉你願意不願意？」碧如道：「請兩位女太太作證婚人，可以嗎？」書嶽道：「有什麼不可也，男女一樣的。我認爲我們的結局是美滿無憾，證婚人只是個形式，難道還有什麼問題？」碧如道：「不過存素還沒正式和景卿正式結婚，還算不得正式太太！」書嶽道：「不久一結婚，也就要是景卿正式太太了，一點沒有疑問。」碧如聽了，默默不語。書嶽見她不答應，又問道：「你認爲有什麼不妥？」碧如道：「沒什麼不妥，我和存素商量後

，再告訴你。」書嶽道：「你明天就對存素說去罷！」碧如道：「忙不在一朝。」書嶽笑道：「我已經很不忙了！我今天這樣要求，也是有緣故的。」碧如道：「什麼緣故。」書嶽笑一笑道：「我這話等結婚那一天再告訴你。」碧如見他不肯說，也不敢再問。到了第二日，碧如便告訴存素，昨晚書嶽要提前舉行婚禮，並訂鄒太太和存素做證人，並託存素先向鄒太太說去。存素道：「我就怕過那邊房子。」碧如一聽立時覺悟過來，說道：「我叫書嶽明晚請你二位吃飯」存素急阻道：「不必！不必！還是我過去一趟，和她說明白！」存素說後，便立刻到鄒公館，一會工夫，回來告訴碧如道：「鄒太太不通快，她說再有一禮拜工夫，吉士便可以回來了，可以再等幾天，她認爲請女太太作證婚人，是割見的一，並說這種辦法是不合格的，我見她如此，當然不用和她多說。」碧如道：「如此也好，我心上就不願意提前結婚，她說這樣也好，我就把這話，告訴書嶽，如此一來，我去告訴書嶽，書嶽也沒話可說了！」說着，不待存素答應，一逕回到自己屋內。書嶽坐在房內正盼望存素贊成這種辦法，及見碧如回來，說存素贊成，鄒太太不贊成，說等吉士回來再辦，不由皺着眉頭道：「鄒太太太謹慎了，給我當證婚人，難道還怕出岔嗎？」碧

如道：「相差只一禮拜工夫，你何必這樣着急呢？」書嶽道：「到了那時候存素又說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做證婚人不妥當，還得再等景卿回來。」碧如道：「你太過慮了，果然有此現狀，無論存素如何不願意，我可以叫她幹，你的性情很能忍耐的，何以這兩天，忽又性急起來。」書嶽道：「我也不知怎麼樣？這幾天只覺得這事有速辦的必要。」碧如笑道：「我的意思，就這樣最好，」書嶽把頭連搖幾搖。這一晚爲了這事，兩人弄得很晚才睡，碧如躺在床上，只覺睡不着，再聽書嶽在床上，也輾轉反側，似不能入夢，碧如暗想，說來也難爲書嶽，像我和書嶽，相處數月，感情日臻親密，彼此都能以禮自守，是很不容易。對外人說，沒有一個能相信，就是親切的存素，在她語意之間，似也可疑我所說的，都是假話，實在照這情形，也怪不得別人犯疑！書嶽能這樣自守，大概他心裏還橫梗着一個麗芳，大凡人遇到情濃處，一廻想到從前影事，淒涼悲痛，同時便會把心中熱念消滅，就是我，有時也感覺着對書嶽很熱烈的，一想到墨菴，心裏不期然冰冷下來，可見一個人用情只能獨對一人，只能一次，到第二次，便不似破題兒第一次，那樣純淨，那樣熱烈了！碧如在床上，也不住轉動，因爲書嶽今天，受的激刺，太厲害了

！他現在一迴想，在公園中，所見的，那個人影是女人影兒，而且那樣子，很像麗芳，當時追了去，忽然看不見她，嚇得跑回來，實在太傻了，也許是麗芳魂魄有靈，在月明之下，前來找我，找當時不該跑回來，當時也太無膽了，尤其是碧如她回來，竟自流淚怕我運氣不好，可見她受的激刺，也太厲害，這一切都是我一時無識所致；且無論有無鬼神，麗芳生時，我既愛她，死後我不應如此害怕，至碧如這幾天中了那婆子妖言，我現在這樣大驚小怪，益發叫她憂心這都是很不對的。書嶽愈想愈後悔，那能睡得着想到後來決計，明天再邀碧如和存素到電氣游園看一看，以怯她們的疑惑，麗芳魂魄有知，也知道我特來憑弔她，書嶽在床上胡思亂想一氣，到了第二日，見碧如仍鬱鬱不樂，晚上月明如晝，書嶽力邀碧如存素再到電氣游園，存素碧如都不願去，書嶽道：「你二位都不去，我只一人去。」碧如見書嶽執意要去，只好陪他同去。心裏也惴惴着，怕書嶽時運不好，再看見了什麼東西，書嶽仍邀她到昨天散步地方，心很希望再有所發見，表面上却裝着很從容的，邀碧如在樹下走了一回，毫無所見，便在一塊石頭上坐下，說道：「這樣好月，存素竟不肯來，真是可惜」。碧如道：「她膽子最小，當然不來的，我是爲

你緣故，你一人來，我不放心，所以又陪你來。」書嶽道：「你也害怕嗎？」碧如道：「我什麼也不怕。」書嶽很想告訴她，昨晚所見的好似麗芳，怕一說出來，碧如又是驚奇不置，便默默不語，碧如道：「我們老坐在這裏也沒趣，你看那邊楓樹和葉那麼好，我們過去看一看。」書嶽心裏惆悵之餘，一聽碧如這麼說，便和她走到楓樹下徘徊一回，碧如心裏想起墨菴平日最愛紅葉和菊花，一到深秋，總要邀回到西山看紅葉，和公園看菊花，他嘗說紅葉黃花，比牡丹芍藥，清高十倍，假定教學十年，積有餘資，必闢地百畝，半種楓林，半爲菊圃，這話去年和他到西山看紅葉，他還這樣說着，曾幾何時，竟成離鸞，他臥病春明，我已飄零海角了！想到這這，黯然心酸，一時又想起，園內既有紅葉，必有菊花，再看書嶽已離開她，站在東邊，背着手東張西望凝神觀望，似覓什麼東西，碧如連喊他兩聲，他好似都沒聽見。因爲書嶽此時又回想昨晚所見，滿懷惆悵，專心注意觀察，碧如見他不答應。走過去向他肩上一拍道：「你看什麼，看得這樣出神，我問你的話，你都聽不見了！」書嶽才回過神來，問道：「你說什麼？」碧如道：「我問這裏有菊花沒有？」書嶽道：「就在那邊。」說着引碧如一直出了叢林，往東不遠果然有一

菊圃，滿畦黃花種類很多，內中有兩種高有四五尺，開的花，瓣尖如針，有碗子大，在月光之下燦爛如金，十分好看，碧如在菊圃靜賞了好一會，問書嶽這花是什麼名色，書嶽把頭一搖道：「你可謂問迫於盲了，我對菊花太外行！」碧如道：「你不愛這個呀？」書嶽道：「我怎麼不愛，只是我平日對菊種，沒研究過，不懂得，是什麼名色！」碧如見他所說的，是老實話，心想可惜墨菴，沒看過這個，他看過一定懂得是什麼種，想着，心裏更是惆悵，仰着頭向天上一望，皓月邊，一片一片的白雲，好似魚鱗一般，再遠望那一叢紅葉，寂靜中，似都浸在月光下沉睡，眼前又排着這一畦好菊，天然美景，支配得非常好看！一時憶懷往事揀動詩思，仰着頭想了一會，得了一首七絕，見書嶽在菊畦旁，兩手插在褲袋內。來回走着不是看花，也不是賞月，不知在思索什麼，便向他說道：「嶽！你一向怪我不做詩，我今天給這月下的紅葉黃菊引誘，却得了一首七絕，你看怎麼樣？」說着，微微念道：「白雲紅葉九秋天，月下黃花片片金，愛菊主人何處去？可憐零落似初心！」書嶽聽了把頭點一點道：「好！好！三四兩句大可寄慨！愛菊主人何處去，這主人是指誰，是指藝菊主人，還是誰呢？」碧如聽了眉頭一蹙，心想你這話，問

得太狡猾，你明知我有所指。偏要這樣問我。把嘴一撇道：「你說是誰，就是誰」？書嶽把頭微微一搖，微微吟道：「可憐零落傲霜心」太好。太好！可以加上幾十圈」碧如道：「你不要和我開玩笑，我罰你作一首七律的，立刻就得有。」書嶽此時一心只念着麗芳，那能做出詩來，便道：「一首七律，一時就交卷可不容易！容我思索思索吧！」說着仰着頭，看一回月，心裏仍是亂雜雜的，那有詩思。便道「我們再走出去，守在這裏，我沒有好句」引了碧如出了園外，不遠便是一道很闊的行人路，路過去便是海岸了！此時寂靜的很，路上行人稀少，只兩三個人影，在岸旁步月。書嶽和碧如沿着海岸走了一回，只見一輪皓月蕩漾在水裏，如流金碎玉，幻出百十道光輝。非常好看。書嶽看了海上夜景，又沈冷一回說道：「你要叫我做一首七律，那麼，你也該來一首呀？」碧如道：「你先做再說，我有興致，當然也來一首。」書嶽聽了，沉疑不語，仰視天空，剛才魚鱗白雲，全行收斂，海平如鏡，給皓月一照，幾點小舟，似在鏡裏行動海光山影之中，襯着岸上霜林紅葉，和參差半枯黃的露草，給月光所射，一片白茫茫地，深淺濃淡，好似畫工描成一幅秋月寒江圖，賞了一回，對碧如道：「可惜我不能畫，似這樣麗景，很不容

易的，如有畫師，把我們二人儻影，寫了進去，豈不成了海上仙人。」說着湊過去，緊緊握着碧如的手，碧如仰頭看着月光，那一隻軟綿綿的手，由他握着，她的心似有被風光所吸，雙眼只注在海上，一聲不響，書嶽把她的手搖一搖道：「碧！我說的話，你聽見了沒有？」碧如才低低說道：「據你這樣說，我們竟是神仙眷屬了！」書嶽道：「我此時自認是神仙中人。」說着，把身湊得緊緊道：「不說你的學問，就看你玉骨珊珊，望之亦恍爲神仙中人！」說時，在碧如臉上吻了一口！碧如急把他一推道：「你看，你在這裏，也這樣發瘋，給別人看見，成什麼樣子？」書嶽四下一看道：「在這裏，除了天上月，海上水，你，我還有什麼人」說着，又要去吻碧如，碧如把臂一擋道：「你再亂來，我要罰你多做一首詩」書嶽笑道：「你容易我再吻一口，我念一首詩」，說着，不容分說，猛把琪如秀頰攬住，連連吻了幾口，碧如把他一推道：「你怎麼了？我叫你做的詩，念出來，你不能立時念出來，我要罰你做一百首。」書嶽此時快意極了！眼望天空，身倚在臨岸混凝土，橫着鐵練，做的鐵欄旁。遲疑一會，念道：「晴空淨處片雲收」碧如也把臉仰上一看。把頭微微一點，接着又聽書嶽念道：「皓月清波鏡裏舟，」碧如眼光又移海上

道：「鏡裏舟」三字太好了，只是「皓月清波」，還有斟酌餘地」。書嶽道：「你別批評，且聽我底下兩句，便略略把聲音放高，很得意吟道：『世界描成濃淡景，山河寫出淺深秋。』」碧如也不由喝采道：「好！」書嶽道：「慢些說好。」說着舉着手向遠處一指，慢聲吟道：「霜楓歷亂紅迷岸，」碧如連說好！書嶽也不理他，接着仍朗聲吟道：「露草參差白滿洲。」吟了這兩句向碧如問道「怎麼樣賣力吧？」碧如把頭點一點，心裏想這洲字，還得修正，只爲不敢打斷書嶽的吟興，仍點頭說好。書嶽道：結尾兩句是這麼樣，「萬里蒼蒼渾莫辨，凭欄聊爲展雙眸」書嶽吟完這一首，碧如又默默，把它念了一遍，雖覺得第二聯和第六聯，字句稍爲差一點，可是在頃刻之間，居然做這樣好詩，一句也不落空的，才思非常敏捷，心裏很是佩服。拉着書嶽的手道：「佩服！佩服！」書嶽道：「你不用胡亂說，我知道倉卒率成，其中字句，有不妥的，你不要客氣，嚴格批評，我們再斟酌改一改。」碧如見書嶽很誠心問她，便道：「第二聯和第六聯，似微有些商量的地方，第一聯皓月清波，很容易改，第六聯，我看不必用洲韻，你看如何？」書嶽把頭點一點道：「不押洲字，也可以的，你看押什麼。」碧如正要代改一句，正思索間，耳旁忽

聽有極冷峭的聲音道：「這地方，不是你的地方，老虎灘，老虎灘！」二人只聽有人這樣喊，急四下一看，那裏有個人影。碧如不由毛髮悚然，書嶽比較膽大，說道等我找一找，說着邁步便要往樹林叢中走去。碧如早已心寒，一把將他拉住道：「不用找，回去吧！」書嶽那裏肯聽，一直找到樹林內，那裏有個人影，由樹林裏穿出來，碧如急要回去，書嶽道：「明明有人說話，那能找不到。」碧如道：「不用管了！我們回去吧！」書嶽道：「不！我非得找出澈底不可？」說着站在岸旁，看了好一會，只見海上明月高懸，隱隱有一小舟。容與中流。書嶽見四處都沒有人，便指着小舟道：「也許是船上人說話，夜靜因風送了過來。」碧如明知書嶽這話，自行解嘲，便也不敢駁他，說道：「也許是的。」說着便和書嶽走到海岸西盡頭，才遇着兩輛街車，一同回去。到得旅館裏，碧如先走到存素房內一看，只見他還沒睡，一個人倚在床前，雙眉緊鎖。見碧如進來，說道：「好極了。你居然也回來了！我不知怎麼樣，今天怎麼睡也睡不着，你今晚可以在我屋裏，陪着我嗎？」碧如道：「我昨天就想過來，你又不要我，我沒法子。今天你又要我了！」存素道：「你還有事嗎？現在就不用過去？你到電氣公園好嗎？」碧如想把

所見的，告訴她。又怕存素胆小，聽了又是害怕，便說道：「沒什麼？還不是和昨天一

樣，書嶽是這樣脾氣，必須去一論，才能甘心，」存素道：「你可說善能體貼他的意思

，叫我設身處地，無論如何不和他一塊去。」碧如道：你嘴裏這樣說，是景卿沒在這兒

。果然景卿在這兒，你能不和他一塊呀？」存素見說，笑了一笑。也無話可答。書嶽在

房內等候許久，見碧如沒回來，料定被存素留在那邊了一個人想要睡覺，又睡不着不由

站在窗前，看了一回月，覺得在海邊所聽約聲音，很是奇怪，既沒有人，也許是鬼聲，

也許就是麗芳的芳魂，前來慰我，想了一回，心裏很是惆悵，想麗芳已死了好幾個月，

我一向想做幾首詩弔他，始終未能動筆，她一點痴情是很可念的，想了又看一回月影，

口中微微吟道：「可憐青塚空埋玉，何處名香爲返魂？」吟了這兩句只覺心酸欲絕，要

要足成一首。已覺眼淚欲流，再看窗外的月格外淒清，心裏只是難過，嘆了兩口氣，便

躺在床上，一閉上眼睛，楓聲海濤，水光月影頃刻都現在眼前，心想今天海邊月下的麗

景，可不易得。我和碧如能在這樣美景中吟唱，就是山靈也得生羨，聽那幾聲定是鬼語

無疑，我這幾天，運氣太不好了，昨天在公園中，眼中忽現着那種幻影，今天在海邊又

聽了這種怪聲，真是奇怪！難道我真要倒霉！書嶽想了一回，心裏只是難過，又想我這裏，心裏不受用，不知碧如怎麼樣，她那一首七絕「愛菊主人何處去，可憐零落傲霜心」，也是有寄意的，他所指的當然是墨菴，她心心念念，不忘墨菴，這種觀念不除去，在愛情中，是美中不足，書嶽想到這裏，又轉念到麗芳身上，我當時若是不爲碧如，無論如何，一定答應麗芳了，她又何至墜樓慘死？書嶽想着把剛才所吟兩句，湊成一首，反覆想了一會只是吟不成章，當下便不願再費心思，將眼一閉，靜一靜，神思恍惚，似有人推門進來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墨菴，看他兩頰瘦得可憐，臉上仍架着眼鏡，一走進來，便說道：「我今天何容易，把你們找到了碧如呢？書嶽此時，似覺得不能把碧如的行蹤告訴他，明記得碧如在隔屋內，却不肯說，只把頭搖一搖道：「我不知道。」墨菴道：「你怎麼不知道？我是有要緊事，來找她的，你引我去見她，我是最後一次，以後就是她想見我，也不可能，」書嶽給他一說，又似動心，便說道：「她也許在海邊，我和你一塊去吧，」書嶽說了這一句，又覺得心裏怪難過的，不該這樣騙他，當下想要告訴他，碧如就在隔屋，墨菴已催他出去一直往海邊走，也不知經了多少路，只有一輪明

月，照着二人的影兒，走了一程，墨菴忽然對書嶽道：「前途茫茫，我在這裏又找不着她了，我這一次好不容易趕來，仍然不能和她一面，那末，我只有忍死，再等她吧！」說時海岸旁仍有一艘小船，墨菴跨到船上，書嶽也要跟上。墨菴把他一推道：「這不是你搭的船，你另有一隻船。」書嶽給他一推，嚇了一跳，立時驚醒過來。原來還是一夢。心裏仍是跳動，覺得夢境，太奇離了，一定是我今日受了激刺，所以才做了這樣的夢！想要再睡時，只睡不着，耳旁只聽風聲掃着落葉，沙沙作響，窗外清光的月，慘得可憐不由又嘆了一口氣，回想夢中的情狀，墨菴實在怪可憐，他說今天見不着，忍死也要見她這話多這麼可憐！書嶽想到此，覺得一個人，生命很短促的，和碧如相識許久，只延到現在，還沒舉行婚禮，現在只靜候景卿，景卿若是再耽誤，我們的婚禮，仍不能舉行，這次趕來大連，真可說爲人作嫁，碧如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她對我總算情重，一切都如我意，只是婚禮一再推延，不知是何意思，她心中除了墨菴外，也沒別人，墨菴不能嫁，當然惟我一人了！書嶽想到這裏，又稍自慰，耳聽外面的風聲，愈來愈緊。心想我也得睡了，我再失眠，明天一定會病倒，書嶽想着，又閉眼睛，反覆許久，才行睡。

熟，到第二日早上九點鐘，給碧如喚醒。說道：「我告訴你一個喜信，景卿已有電報來，再有三天工夫可回來了。書嶽道：「他的事情怎麼樣？」碧如道，「電報上只說行期，別的話，都沒提，大概他的事情，總是很如意的。」書嶽一聽很是高興，一翻身坐了起來道，「那好極了，我們……」說了我們二字，又縮住不說，碧如也明白他的意思，微微笑道，「你說什麼，怎麼又不說了！」書嶽道，「我說我們今天可以到老虎灘去，」碧如聽了這一句，立時變色道，「你爲什麼要到老虎灘呀？」書嶽道，「老虎灘也是大連名勝之一，不可不去。」碧如道，「我看不用去了！」書嶽道，「你不去，我一人去。」碧如道，「你這人老是如此執拗！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因爲昨天聽見『老虎灘』三字，今天便想去那裏，是不是？」書嶽道，「我認爲老虎灘，是一個名勝地方，並不爲昨天聽人那麼說，我才去呢！你不要多疑，你不愛上那地方，我一人去，一會兒就回來。」碧如見書嶽執意要去，只好說道，「你一定要去，我和你一塊去。」書嶽聽了很是高興，當下用過點心，便和碧如雇汽車，一同出去，風馳電掣那須多少工夫，早到老虎灘，書嶽見汽車盤着山路走，很有意思便命汽車停下，和碧如下車，二人携着手，一步一步

，慢慢走到海岸長橋上，在橋上舉目一看，只見風帆沙島，娛目爽心，胸間塵滓，蕩滌無遺！書嶽對碧如道，「我看這地方比黑石磯還好，你看怎麼樣？」碧如一面憑眺海景，一面點頭道：「不錯！」書嶽道，「我想我們能雇一葉小舟，容與中流，更有意思。」碧如道，「在這橋上，」遠看秋山如畫，海波不興，已經是很有意思了，何必一定要在舟上。」書嶽道，「我今天很想雇得一艘小舟，在海上盪一回，才能過癮。」碧如道：「你可說是奇想，坐小船，我認爲沒什麼意思。」書嶽道：我的意思，今天風浪平靜，總須雇一艘小舟，在海上泛一回，」書嶽正說時，瞥見橋下一隻小舟，穿橋孔而過，上面坐一女郎，在背後看過，形態極似麗芳，不由一怔，那小舟過橋之後，女郎屢屢回過頭來向橋上望着，書嶽更覺奇異見小舟離橋已遠，也不及和碧如細說，急奔往橋下，往前追去，碧如見書嶽一聲不響，奔到橋下，沿着海岸便跑，急由後面追去，口裏喊道書嶽慢點走慢點走書嶽也不答應碧如見書嶽向來沒有這種舉動料他一定有緣故，只沿着海岸竭力追去，追了一氣，已是香汁淋漓，心裏只是可疑，喘着氣，歇一歇，再往前追見書嶽已在前面停住，急行赶上見書嶽凝着兩眼，往海面注視，碧如走過去，問道：「

你追什麼，我在後面叫你，你也不答應」，書嶽兩眼仍望着海上，口裏說道：「我覺得船上的人太奇怪了，你沒看見她嗎？他老向岸上看來？真奇怪，真奇怪。」碧如道，「奇怪什麼？」碧如道，「什麼奇怪？你說明吧！」書嶽要說又復停住，碧如道：「我看這地方不是好地方，我們回去吧！」書嶽道：「你只是聽信老婆子的話，我絕對不信。我今天來老虎灘，就是要試驗老婆子說的話靈不靈？」碧如聽了，心裏很是不願意，說道：「你這樣，是和我犯犇拗了。」書嶽笑道：「我爲什麼。和你犯犇拗，我實因這裏風景好，我們既老遠跑來，那有不多瀏覽一會？」碧如給書嶽這樣一說，只好跟着他，慢慢在海岸旁來回走了一回，海風習習，挾帶一些腥味，碧如道：「嶽！我不愛聞這種味，你和我一塊回去吧！」書嶽引鼻向空一嗅道：「碧如，這氣味，有什麼不好，說時海岸的風漸大，把岸旁晒乾攪亂的輕沙，鼓揚起來，好似一道黃虹，向北飛去。」碧如道：「嶽！風起了，這裏站不住，走吧！」書嶽也不理她，因爲他見海上，又現出那隻小船，不由往前追去，碧如見他突然往前追去，忙喊道：「怎麼！怎麼！風大，別往海邊走！」書嶽好似沒聽見一樣，只一直往前追，碧如見他如此，也顧不了風大，從

後面緊趕去。碧如一面追，一面喊道：「書嶽！書嶽！」書嶽一句話也不答應，仍往前急走。碧如追了一氣，竟追不上，略爲歇一歇，眼看書嶽順着海灣，愈走愈往斜坡奔下，顧不得辛苦，再往前追去，幸而書嶽業已停住急奮力追上，見書嶽一人站在岸旁，若有所思，碧如喘着氣走過去道：「書嶽，你爲什麼這樣跑，我在後面叫你，你也不答應！」書嶽只用手往前一指道：「你看！你看！那船看不見了！」碧如道：「什麼船？」書嶽道：「船裏的人……」碧如道：「什麼船裏人？」書嶽道：「我見那船上的人很像麗芳。」碧如才知道書嶽拚命追趕，却爲這個，心裏有些發急，向書嶽一拉道：「快回去吧，別胡說了！」書嶽急往後一退，不想站在斜坡往後一使勁脚下一滑，站不住，一直往下溜去，口裏只喊哎喲！哎喲！但是隄坡滑不留脚，一直往下砰然一聲，墜入海裏，碧如一見書嶽經她一推，滑到海裏，已給嚇呆了，在海岸上，要想跳下去，隄坡太溜，走不下，只在岸上，大喊救人呀！救人呀！眼看書嶽在海裏，載浮載沉，離岸愈遠，碧如沿岸追逐，大聲喊叫，連喊幾聲，也就暈了過去。這時那老太婆忽由遠遠的聞聲趕過來，一看碧如已暈在地上，書嶽一頂帽子，在海水漂流着。書嶽隨波逐浪流着，愈去

第 十 八 回

愈遠了，料自己也無力能下海拯救，遼闊的海岸，又沒有一個人，只好先救碧如，見碧如暈倒在岸旁，只須經風一吹，便要溜下去，急把她扶起，連連叫喚竟是暈死過去，自己又沒有氣力，只好先把她拖到海岸旁邊一顆樹下，自己跑到山路旁告訴汽車夫，汽車夫急把汽車駛到海岸旁，老婆子吩咐汽車夫看守着，自己赶到附近人家，找來一壺開水，把碧如扶起，灌救一回，又向她手足，按摩一氣，碧如原是一時急極氣閉，給按摩一會，漸漸回春，再過一會，竟睜開兩眼，醒了過來！碧如一看，老婆子蹲在身旁，不由大哭起來，口裏喊道：「書嶽！書嶽！說着要站起來，却那裏站得起，老婆子忙阻止道：「你就趕那邊，也不中用，已經有人追下去了，你放心吧！」碧如道：「我要趕去看看，怎麼好呀！怎麼好呀！」老婆子道：「你追去，也追不着，現在已有人駕船追去，能救回來，一定救得回來！」碧如道：「是我害了他，救不回來，我就死在這兒。」說着又哭老婆子道：「這裏水急風大，一沖便要沖到下流去，在這裏等着也沒用處！還是回去我已經告訴他們，救了上來到旅館報信，我們守在這裏，也是不中用，反要誤事！」老婆子一邊勸着，一邊把碧如攙了起來！半拖半扶，把她送到汽車上，碧如口裏還喊不肯去

，那汽車已嗚嗚開動了，到了旅館，老婆子把碧如扶進屋內，把經過情形，告訴存素說一遍，說後，匆匆要走，存素本來就胆小，一聽書嶽落海，早就嚇呆再聽老婆子要走，說道：「你不要走，你一走，我更害怕了！」老婆子道：「我還得到老虎灘去，打聽：打聽！那位黃先生救上來了沒有，碧如躺在床上，信以為真，說道：「叫他走吧我不要緊。」存素才放老婆子去，想要安慰碧如，只是哭着，自己又不會辭令，兩個人愀然相對，碧如哭了一回，悔恨一回，等到天黑，見老婆還沒有消息，急得碧如，又要親到老虎灘找去。存素道：「你聽外面風聲怎麼大，我們就到那裏，也是沒用的，不如還是在這裏等着。」碧如哭道：「老太婆到了這時候，還不來，也許是找不到了，書嶽救不回來，我不能活！我不能活！我的心難過極了！」說着，一雙眼睛忽開忽閉，神息便有些不清，似是暈過去！存素連連喊着她，碧如睜開眼，看一看，又復閉上，不時喊道：「書嶽！書嶽啊！你回來了！喊着，又把兩手高舉，好似找人一般，存素一看，更是害怕，此時黃書嶽墜海的消息，已傳遍旅館，旅館主人。史清海是最熱心的，聽說碧如悲傷過度，暈絕好幾次，急走過來一看，見碧如神氣，很是不好，把存素請出外面，勸她須要請

醫診治。存素道：「我也想請醫生，只是不認得此地那一個是名醫，史清海道：「我可以替你請一位名醫來，當地最出名的醫生普大夫，每次出馬十五元。」存素道：「只要是名醫，無論花多少錢，都不要緊的。」史清海，走了出去，只是十幾分鐘工夫，普大夫來了，存素正伏在碧如床前，不住喊叫！普大夫進來，只見碧如半睜半閉的眼睛，神息不清，便吩咐存素，不要喊叫，把胸前衣服打開，聽一聽，存素先把碧如外面衣服解開後，只剩了一件貼身單褂，普大夫在她胸前胸後聽了一會，對存素道：「不要緊的，吃一點藥就會好。」存素見他中國話說得很流利，於是又把碧如在海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普大夫聽了，也覺得可憐，說道：「不要緊的，一兩天準好！準好！」說後，留下藥便走了！存素見普大夫說得如此有把握才放了心，當夜把普大夫留下的藥，按着鐘點，給碧如服下，果然很有效驗，服了兩次之後立時很安靜睡了！存素見她如此，也覺得放心當下便在碧如房內睡下，到了半夜，給碧如的哭聲，又驚醒過來，急走到碧如床前，看見她神息已清醒了許多，問道：「你又難過呀！」碧如道：「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叫我怎麼不急，」存素道：「那老太婆還沒有來回話，也許有消息，你放心吧！」碧如道：「找不

到書嶽，我決不活。」存素道：「總會找着，找不着，那老太婆早就來了，你不用急。」碧如雖得存素這樣安慰，他心裏只是難過，見存素坐在床沿陪伴她，說道：「時間不早你去睡吧！」存素道：「我也睡不着，你現在醒過來，我陪你坐一會。」碧如見說很感動，拉着存素的手，流淚道：「素妹！素妹！書嶽不回來，我只有死，是我害了他。」存素道：「你不要這樣想，你這樣想，更是難過的，書嶽先生，不會有危險我很相信，那位老太婆說的話。」碧如道：「你提起老太婆，我也很相信她的話，因為她對我說了好幾次說書嶽不可近水，怕有水厄，這一次居然遇險，書嶽這次要到老虎灘，我就不贊成，因為那天晚上，我和他在海岸賞月，就聽有人說老虎灘！老虎灘！當時我心上還疑着是海上船裏人說話，偶然送到我們耳裏，今天我很不願意去，書嶽必定要叫我去，我又怕他一人去有危險，結果還是出了危險，想前思後看來，只怕……」碧如說到這裏聲音又嗚咽住，緊緊拉着存素的手，哭了！存素本是心緒不好，怎經碧如一哭，不覺也陪着流淚，二人相對哭了一回，存素一想，我想勸她，現在也陪她流淚，還不是反害了她嗎？忙把眼淚一擦說道：「碧姊！不要哭，你剛吃過藥，要安心睡一會，明天你能起來了，

我和你找老太婆去。」碧如道：「你不說老太婆會來這裏嗎？怎麼我們還要去找她？」存素道：「是的，她本說來這裏，我看她這時候沒來，所以才說明天去找她！」這一夜兩人都沒有睡，到得天亮，碧如要勉強起來，一轉身便頭暈目眩，普大夫又來診視一次，據說不要緊，吃下藥餅便走了，碧如到下午渾身又發燒起來，存素盼望老太婆前來，盼了一天，竟沒音信，心裏甚是着急，到得晚上，碧如身上熱度更高，迷迷糊糊中，不斷夢囈，口中只呼書嶽！書嶽！存素聽了，只是害怕，挨到天亮，見碧如仍是神志不清，存素見碧如病狀，突然加重。很是憂心，急請普大夫前來診視，普大夫也認症有反覆，另換了藥方，服後熱度雖然稍為減退一點，神息仍不清，存素提心吊膽，看守一夜，深怕碧如有個好歹沒人幫忙，自己是沒閱歷的，一切擔負不起。正在憂惶之中，幸而第三日，景卿已由上海來了，存素稍為安慰，把書嶽墜海，碧如驚悸成病情形，說了一遍，景卿不住扼腕道：「這事關係很大，李女士此後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大問題。」存素道：「她和我交期，雖然很短，我和她感情，不亞親姊妹，她遭此不幸，可憐極了，此後無論如何，我要和她住在一起，我這主意，早已決定了，你須答應我的要求。」景卿道：「你

這主張，極合情理，我極贊成，只是我看碧如女士，未必能從你的主張，她處此環境，以她平日的志趣，只有死而已。」存素道：「我們更不能見死不救呀！」道景卿「你所主張未必能救她。」存素道：「據你怎麼辦呢！」景卿道：「你雖和她交厚，畢竟是初交的，書嶽遭此慘劫總須給他家屬知道，我知道林開祥是他姊丈，我認得開祥，現在只有打電報，通知開祥，催他前來處置！他和書嶽是郎舅至親，更為關切，當然有相當辦法，等他來時，問他如何處置，開祥和碧如女士，也有相當交誼，經他勸解，此後或歸我們保護，或另有別法，就好解決！」存素見景卿如此主張，很有理，便催景卿立刻發電，景卿擬了電報，立刻叫人送到電報局，當晚便得了開祥覆電，即日來連，存素見景卿已來，開祥不日可到，才略略放下心，只是碧如的病狀，熱度不能減退，神志忽明忽昧，據普大夫說，她腦筋受了過度的刺激，所以變成此症，須靜養一時，慢慢就會好了！幸而過了兩天開祥已由天津趕到，見說書嶽墜海之後，屍身至今尚未發見，知道無望，又見碧如病得如此纏綿，甚是着急，景卿把碧如安頓所在，和開祥商量，要勸她同到南邊去，以便就近照應，開祥搖頭道：「我看李女士經過這場刺激，一定不肯再到南邊了！」存

素道：「不和她同到南邊，我很不放心，那末林先生可以照顧她嗎？」開祥道：「他和先室最要好的朋友，在理我應照顧他，只是他未必能願意，我這干係也担不起。」說着嘆了一口氣，停了一停，又說道：「要救他些微的生機，只有一條路，還可以走的，不曉得她肯不肯，她如肯答應，還有辦法：假如連這一條路，她都不願意，那只好由她，我們也是實沒法哪。」景卿道：「你說的請她向那一條路走呢？」開祥道：「碧如的身世，我知道最詳細，她這次和侯墨菴，情非得已，爲環境所迫沒有法子，若是問她良心，她是念念不忘。」存素道：「林先生這話對了，碧如姊常對我說，他和墨菴離婚，是出家庭威脅之下，不得不辦，她對墨菴，毫無一點惡感！她這次出來，原想不再嫁人，也爲種種環境所迫，書嶽對她的感情又實在可感，所以才定了婚，他二人愛情，完全是精神之愛再純潔不過，現在遭此不幸，他痛心到極點了，我知道碧如姊的脾氣，很純潔而且很傲慢：很孤冷的，這些話，除了夜靜更深，偶然觸動心緒，她才肯露出幾句。現在林先生所說，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可是要叫她跟墨菴重歸和好嗎？」開祥道：「是的，當時她和墨菴離婚，先室也在場，並且是先室和林太太，極力主張，當時爲着要替李女士出一口氣，

事後先室又覺得李女士，不好安頓，恰好內弟書嶽，正在物色相當對象之間，遇見李女士，才色雙絕，氣味相投，所以一見更成莫逆，在先室臨死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書嶽，務必和李女士成婚，所以以後種種經過，我都在攢掇之間，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後來聽林亞祥告訴我，墨菴念念不忘故劍，甚至因受的刺激過度，以致發癩，到了現在還在北京西山養病，他到西山，就為尋求李女士，結果連一面之緣都沒有，說來也很可憐的。」存素道：「不錯！碧如這話也對我說過，和書嶽定婚第二日便得到林亞祥先生傳來的消息，墨菴還要重修舊好，但是既答應書嶽，不能再反覆，所以以後墨菴怎樣想見她一面，她終不敢見他，因為怕一見面，又生出是非，她的用心也很苦。現在要叫她再和墨菴厮守，只怕她也未必答應，因為她的脾氣是很孤高的。」開祥道：「不怎麼辦，更是沒辦法，我去勸她，她一定不肯，現在只有先寫信給亞祥，請他從中設法，他能來一詢更好；不能來寫封信來，我們借他信再勸她，也許能引動她的心意。我今天來時她不知道，暫且不用告訴她怕他見了更受刺激，我一面寫信催亞祥前來，一方面我也打聽書嶽落海的下落，就不想他回生，能找到他的屍首，我可以對待住他的姊姊呀！」說着，又連

連嘆兩口氣道：「我萬想不到，書嶽一個極有希望極有爲的青年，竟遭此劫難！」大家正在外面嘆息，忽聽隔屋內，嗚嗚發出悲聲，存素急走過去一看，碧如不知什麼時候已醒，一頭伏在枕上痛哭！吃了一驚，急問道「你痛還沒好，如何便起來了？」碧如道：「我要找書嶽去書嶽還在海邊，我要去找他，我不找他，我心裏難過得很，勞你的駕，你吩咐他們，給我僱一輛汽車，我就要去，我就要去！」說着坐起來慢慢溜下床，存素道：「我不是阻止，你就到老虎灘，也沒用處，身還病着。」碧如道：「我必須去一趟，我不去，心裏難過極了！」存素道「我只想你急也沒用處，老太婆如有信來，便有好消息，沒有信來，我們就趕到那裏去也是枉然！你快躺在床上吧，你的病剛好一點，那能立刻坐起來也是不對。」碧如道：「我不怕，我想就去」存素道：「這個我辦不到。」碧如見存素不肯替她僱汽車急得站了起來，往房外便跑，開祥正在外面房內，見碧如突然闖出來，無法躲避，只好迎上去。碧如一見開祥，不由呆住，立時兩腿也軟了，身子搖搖，站也站不住，存素已趕出來，一把將她扶住，扶她在椅子上坐下。碧如見了開祥，一陣心酸，只喊了一聲，岳先生，眼淚和泉湧一般滾了出來！開祥也覺得心酸難過，知道此時

碧如心裏還抱着希望，若對她說絕望的話，她心裏一定更難過，便說道：「我是得了景卿的電報，便趕來的，已經託了許多人，在老虎灘一帶，打聽消息，總有下落，據大家說，在海灘上，失足落海，是常有的事，因為那地方太險，稍不留神，便有危險，一落海，便冲到下流，常給魚船救上，死的很少。李女士，你不用急，我認爲很有希望的。」

「碧如嗚咽道：『我只希望能救上來，救不上來，我只要一死！我現在要到老虎灘去』」開祥道：「到老虎灘去，也是不中用，我剛由老虎灘回來。」碧如道：「我要去找那個老太婆。」開祥聽了，不大理會，存素在旁說道：「你要找那老太婆，也未必找得到現在有岳先生幫忙，就有辦法了！碧如聽了，只伏在桌上哭道：『我實在對不住他！對不住他』」景卿道：「我認爲是書嶽對不住李女士，他一個男人，不能保護一個女子，有虧他的責任。」碧如道：「不是這麼說是我對不住他！我那天不該由他到老虎灘去！」存素道：「這一個也怪不得你，不是你叫他去，是他自己要去，有什麼法子呢！」你還病着，就到老虎灘去，也未必能找到，你再弄病了，不是更麻煩嗎？現在岳先生來了，他的力量，總比你大，有他去找，不比你強得多」開祥道：「李女士不要急，我認爲這事不至失望，現在

還是保重貴體要緊。」碧如經大家苦勸一回，才收淚由存素攙到房內去，景卿告訴開祥道：「這問題，很不好解決，現在她一心一意，是注意在書嶽身上，凶耗如證實，她一定會急得發瘋，我看她眼光分散，神氣就很不對。」開祥道：「是的，是的，她的神氣很不好，現在慢慢給她知道一些消息，再慢慢透露墨菴的消息，看她如何情形，她能老注意在書嶽方面，除了書嶽能生還外。我們真是束手無策了。只是書嶽墜海這麼多天，連屍身都沒有，也是一宗奇怪的事。」

第十九回
掣電轟雷驚散同林鳥
罡風孽雨摧殘並蒂花

過了兩天，亞祥已由天津趕來，開祥和他協議之下，亞祥也主張非把碧如墨菴二人舊劍復合不可。但是此時碧如在切念書嶽之下，要想她改移志念，也不容易的，須她慢慢想法，大家討論一回仍不得結果。亞祥道：「若論墨菴現在病狀，是很危險的，我在西山，見過他兩次，他口口聲聲，忘不了碧如。碧如果然能回去，他或者還有回春的希望，現在要想把碧如送到西山，必須用法子把他騙到西山去。存素道：「這個似不容易

，她的病體，還沒好，一時叫她上西山，也走不動。」亞祥聽了，沉凝一會，對存素道：「這事只好相機進行，今天我來時，李女士大概還不知道，暫時不用告訴她，等我們商妥辦法，再露面。」到了第二日，開祥親到老虎灘，到處查問那個老太婆，在海邊徘徊向附近居人打聽，據說海邊不時有個瘋婦，歌哭無常，每見有人走到海邊，他便會由遠處跑出來喊叫，不要冒危險你要找這人，只須走到海邊，最危險的地方，她自會跑出來阻止。開祥見大家都這麼說，料定不假，果然走到海邊最危險處，正在登在一塊石頭眺覽間，忽見後面有人喊道：「這裏站不得站不得，一會海潮便要來了」開祥向後一看，果然是一個瘋婆子，白髮蓬蓬跑了過來，開祥料定便是存素所說的那個瘋婆子，便走下去，向她很恭敬作了一揖道：「我知道這裏有危險，只是我的朋友，前兩禮拜，在這裏墜海下落，至今還不見屍身，不知他是死是活。」老婆子把眼睛一閉道：「最近這裏沒有人在這墜海，你弄錯了！」開祥道：「有的我的朋友，是穿西裝和一位女太太同來，我朋友墜海落下還虧了一位老太太，把她救回去。」老婆子道：「那個我認得，男的是姓黃，女的是姓李」開祥道：「白黃先生墜海之後，屍身還沒發現，不知生死如何？」老

太婆道：「黃先生活不了，活不了！」開祥很傷心道：「他死了，還有一人要死的，她要死的？」老太婆道：「是李小姐嗎？」開祥道：「是的，老太太，你既認得李小姐可以救一救。」老太婆道：「怎麼救她，她該如此。」開祥說道：「她一天只盼你，給她一個回信，黃先生沒有死，現在你可否跟我去，只在李女士面前，說一句黃先生沒有死，他現已送到北京，我可以把她也送到北京去。」老太婆似理會又似不理會，把眼睛閉上，重復睜開，把頭連點幾下道：「可以的！可以的！孽！孽！我和你就去。」開祥見說動了老太婆，便和她一同坐汽車趕到旅館，開祥先進去和亞祥存素說明，存素道：「現在碧如剛醒過了，老太婆驟然進去，怕她說不清，露出馬脚，更是不好，不如由岳先生先進去，和她說明白了，然後再帶老太婆進去。只須叫她說幾句話，碧如姊一定很相信的。」開祥覺得這話說得很有理，當下便由存素帶了開祥進去，告訴碧如，碧如聽說，開祥在海邊得了消息，忙扶病坐了起來由存素扶她坐在椅上。開祥道：「李女士，你日日盼望的消息，今天已給我找到了老太婆，我已把她帶來，據說他有消息報告，我問他怎麼說他又不肯說，現在我已把他帶來旅館。」碧如道：「那位老太太，說的話，我很信他，

存素請你出去，快把他請進來。」開祥見碧如如此敬信那老婆子，正中下懷，忙道：「等我出去，叫他進來吧，說着，待存素起身，已走出門外，見老婆子正在門外痴痴站着，便對她輕輕說道：「請你進去告訴李女士，到北京去，便可以見着黃先生。」那老婆子把頭點一點道：「孽！孽！」隨着開祥進去，開祥提心吊胆怕婆子說錯了話。那老婆子一見碧如，便先問道：「你大悲咒，是念沒有？」碧如道：「我沒念。」老婆子道：「你快到北京去，還有一段未了的緣。」碧如聽了，滿心疑惑，問道：「怎麼樣，黃先生可以找得到嗎，已經救起來嗎？」那婆子道：「你只到北京去吧，還有一段緣。」碧如道：「你說明白，可是到北京可以見着黃先生，黃先生落海之後，怎麼會到北京？請你把過去情形說一說。」老婆子把頭一搖道：「這是最後一段孽緣，你去也好，不去也好，我不能強你。」說後不待碧如再問她，便一逕跑了出去。碧如給她一來，心裏更是糊塗，對開祥道：「她說的話可以信得嗎？」開祥道：「我找到她時，她說見你面可以詳細告訴你，不想她對你所說的也不清楚，我很失望，可不用理她！」碧如道：「這個不能，她所說的話我很信她，叫我到北京我就到北京。開祥道：「到北京在那一方面能找得

到，也是一個難題！」碧如道：「她說到北京可以找得到，我無論如何，必須到北京去。」開祥見碧如深信老婆子話，暗自歡喜，說道：「那麼也得你病體好了再去。」碧如道：「這個我等不了，我既得了這消息，便須立刻就去呀！」存素道：「碧如姊一定要去，我陪你到北京去。」碧如道：「你不能再爲我耽擱的，我有岳先生和我一同到北京便可以了！你還是和景卿到上海吧！」開祥對存素道：「李女士這話，也很有理的，就這麼辦吧，我和他到北京去。」碧如道：「最好今天就走。」開祥道：「這時候趕不上，至快也得明天。」存素道：「我不能送你到北京，我送你到天津，這個你總得答應我吧。」碧如道：「連這個都不必。」開祥道：「我們同船到天津，再分手，也沒甚麼妨礙的。」當晚碧如因有一線希望，精神很好，躺在床上睡時，也安靜了許多，開祥出去向亞祥商量，李女士已可以弄到北京，但是到北京後，還有許多難題。亞祥道：「只要他能到北京，我可以說動他，我仍然不能再和他見面，至少也得北京再出現。」大家商量一回，各自安歇。到第二早，恰有郵船開赴天津，亞祥先期到船上布置後，開祥景卿個人，擁護碧如，一輛汽車駛到碼頭，碧如雖然病體不支，可是心裏有所希冀，却很興

奮的在船上。因爲存素照應，心裏又存着希望，海行還不見苦惱，到達天津之後，存素因要和碧如分袂，在旅館內，一夜對碧如哭了好幾次。碧如原不願和他分手，只爲此去不知要耽擱多少時日，不能再叫他跟到北京，心裏雖是極願意能和他一塊去，可是口裏却不敢道出隻字，只說你現在也是有重要問題，不能耽擱，只要書嶽能安全，我還有命，彼此都有相見的機會。這一天在旅館裏，彼此都沒有睡，存素想起碧如的前途，很悲慘的，以碧如的性格，遭這種慘境，只怕經不了這種嘍蠟，這一別未必有相見之日，心裏雖然這樣替他憂慮，口裏仍是說許多希望的話安慰他。碧如對存素，也是存此種心理，他認爲景卿的家庭問題，未解決清楚，以景卿那樣柔滑，存素一秉天真，絕不是景卿的對手，心裏很替他恐懼，他又是一個胆小人，若是把這話對他說，他益發胆怯，自己不能和他前去，暗中替他主持，所以見存素對他哭，他更是非常難過。到了第二日，景卿和存素，送碧如到車站，臨行珍重，存素禁不住，執着碧如的手，嗚嗚哭了起來。開祥怕碧如在病中傷感過度，勸他到車內去，碧如那裏肯聽，一直到火車轟然嗚嗚叫了兩聲，火車蠕蠕移動，存素，碧如，彼此淚眼相看，一直等到彼此距離漸遠，看不見影子

，碧如退回車內，存素掩淚回去，京津距離，本只幾點鐘的旅程，碧如在車內，懷着疑惑，不知這一次到北京，能否見着書嶽，照老太婆的預言，書嶽有水厄，果然遭了滅頂，他又說到北京可以見得着，以前事相驗，也許能見着書嶽，碧如只這樣轉念，存着很熱烈希望。等到火車到達前門，碧如才茫然問道：「現在我們到那裏去？」碧如說了這一句，很失望，很酸楚的。開祥道：「北京朋友很多，但是，我的意思，暫時還是先住在旅館裏，再行想法，碧如聽了呆一呆，不由眼中流下淚來，因為他此時才感觸着，在北京茫茫人海中，要找書嶽，也是不容易，要想一時三刻，便可以見面，是很難的事。正在躊躇間，旅客已紛紛下車，碧如也不能不跟同開祥一同下去。出了車站，忽聽後面有人喊道：「岳先生！岳先生！」開祥回頭一看，見亞祥跟在後頭，知道他的意思，要在此露面，和碧如相見，好邀他到家裏，見林太太，故作驚喜道：「難得！難得！你也在此這裏。」亞祥道：「我來接一個朋友，沒接着，不意却碰見你二位，說着又向碧如周旋，碧如一見亞祥的面，一陣傷心，早已哭不成聲！亞祥也不敢多問，只說道：「你二位打算下榻在那兒？」開祥道：「我因為有要緊的事，關係極大，且極困難，也不是三

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我和李女士，打算先住在東安旅館。你也和我一塊兒去嗎？」亞祥道：「何必住在旅館，就到我家去還不好嗎？」碧如道：「我有許多事，還是住在旅館妥當。」亞祥想要再說時，開祥急向他丟一眼色，不便再說，三人出了車站，一同到東安旅館，開了兩間房間，開祥特在碧如跟前，把書嶽失足墜海的情事，詳述一遍給亞祥聽，亞祥道：「那位老太婆，既有前知，他所指示的，當然不錯，不過這事也不能急，先從各方面打聽，便可慢慢打聽出來。我現在先回去，通知內人。」說着，便匆匆走了！開祥送亞祥到門外，又叮囑他，一到家裏，務必把林太太就請來。碧如在旅館裏休息了一會，因在火車上只盼望北京，到北京又覺得這事前途還沒多大把握，而且很渺茫，此時心神一靜，不由悲從中來，一個人坐在房內掩泣，開祥見了，心上只是難過，要想勸他，又無話可勸，只急急打電話給亞祥，催他太太快來，一直等到天黑，林太太才趕到，據說亞祥回來事，他洽不在家，及到回來，一聽消息，急忙起來。碧如一見林太太，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流淚，林太太勸道：「你的經過情形亞祥已告訴我，我也認為老太婆既有前知，他指示你到北京，當然可以見着書嶽，你若是先急壞了，不是又

多一個麻煩麼嗎，你現在住在這裏，也是不方便，你到我家裏去吧。」碧如道：「我想暫住這裏。」林太太道：「我家裏很清靜，你到我那邊，一切便利。再說你在旅館，開祥也得陪你在旅館，不是反要累他多開銷，你到我那裏去，開祥也可以住在我家裏，不很便利多嗎？」碧如給林太太，反覆一說，才行答應，當下便由林太太邀同碧如，先行回去，到得晚上亞祥來邀開祥，移到他家裏下榻，開祥道：「我們還是商量善後辦法罷，我認爲把碧如女士能送到墨菴跟前我的責任就完了！」亞祥沉疑一會道：「要把碧如女士，送到墨菴跟前，第一須向墨菴的老太爺疎通，現在我就去一趟，你還是先搬到我家裏好，不然碧如女士，見你仍住在飯店，又要生出疑心！」開祥道：「我明早搬去，你先去找袖海老先生去。」亞祥見說，只好先趕到袖海家裏，一問墨菴病狀，據說還在西山，不肯回來，他說碧如在西山，不見他的面，無論如何，是不肯下山的，近日精神仍是忽明忽昧，說起來，真是一點辦法沒有，我又不能常在西山，只有託舍親照應。亞祥道：「墨菴和碧如的感情，原極要好的，當時難過的情形，大家都不贊成，墨菴平日尊重舊道德，當日他忍心和李女士離婚，也是上體老伯母的慈意，老伯的嚴命，現在他抑

鬱病了，心中激刺已極，才會發生這種忽明忽昧的現狀。」袖海道；小兒和李女士離婚，我本不贊成，只是家庭不好，也是一種痛苦的事，不得已不辦，我也想不到，墨菴會鬧出這種病狀來，我也很後悔的。」亞祥道；「我今天有一宗好消息來報告，不知老伯贊成不贊成我的主張？」袖海道；「你訪到甚麼名醫嗎？」亞祥道；「墨菴的病，完全是由心病激刺的，縱有神醫，也無法救治，所謂心病須將心藥醫，他所念念不忘，便是碧如女士，果使碧如女士能和他見面，他的病一定會霍然而愈，現在我已得到碧如女士的消息，老伯可以允許他回來嗎？」袖海一聽立時眉頭緊蹙道；「碧如我聽說已經嫁人了，從來覆水難收，他已經嫁人，那能再回來，把他收領回來，也是家門之玷。」亞祥道；「老伯所聽他嫁人，完全是訛傳，他對這次離婚，原是迫不得已，還是忘不了墨菴。」袖海道；「我的的確確聽說他已嫁人，所嫁的是一位姓黃的教授。」亞祥見瞞不過他，索性說道；「所謂黃教授，確有這人，他對碧如女士，原是很傾倒的，彼此確曾定婚，只是在未成婚之前，這位黃教授，已失足墮海，到現在音信杳然，大概是無望了，外間所傳已嫁黃教授的話，完全不對，我想要解墨菴心病，只有碧如女士，能醫治

得好，碧如女士，雖然離婚期年，在外面清白無他，我和內人，可以用人格担保，我認爲是一個最好機會，救了墨菴的命，也可說是救了碧如女士的命。」袖海道：「論寒門清白的家風，已出逐婦，萬無再行回來之理，但是我已是望六之年，只墨菴一子，我又何必在我風燭殘年，見他先我而逝，果然碧如回來。墨菴有回春之望，我也不拘拘這小節，只是賤內見識，又和我不同，當日他們小夫婦離婚，肇因就是爲姑媳不和，現在若叫她回來，只怕內子，知道一定不贊成，說不定，還要惹起一場風波！」亞祥道：「我此來完全是爲救墨菴起見，事情既到這地步，一切要從權辦理，老伯母不贊成這種辦法，原是中意之事，現在墨菴在西山養病，距離這裏很遠，只要能瞞住老太太，便不至有風波，在這時候，須要權其輕重，若是專怕老伯母生氣，以致就誤了墨菴，那是很不值得。」袖海見說，縐着眉頭，沉疑好一會問道：「碧如要見墨菴，是出她本意嗎，我聽說她很不願意再見墨菴。」亞祥給袖海問了一句，也覺得不好答應，說道：「這事原是很困難的，在碧如女士本人，還不知我們這種計劃，只要老伯這邊贊成，我再向碧如女士說去。」袖海道：「可以的，你就說去那一天到西山知會我一聲，我阻止內人，不叫

她上去。」亞祥見袖海已完全答應，急趕回旅館，告訴開祥，並邀開祥，搬到他家裏，開祥道：「我明天再去，你現在先回去，私下和你太太商量，應用如何法子，把碧如女士，送到西山去，我認爲還是一個難題。」亞祥道：「我回去再說吧！說着，匆匆趕回家裏，碧如見亞祥回來，問開祥搬來沒有？亞祥道：「開祥決定明天搬來，因爲今天住一會也是算一天的房錢，他的意思等明天挪來，緩見從容，至打聽書嶽下落辦法，我已經和開祥商量過了，他在警廳有幾個朋友，已經各處託囑代查。」碧如聽了，只縐着眉頭，沒有話說，林太太道：「你不用急，這事過幾天總有眉目。」碧如道：「我沒到北京以前，覺得一來北京，很有希望，趕到北京，又覺得很空虛。」說着，又流下淚來，林太太見她傷心，勸到屋裏去。當晚亞祥和林太太暗中商議一回，林太太覺得這事很不好辦的，若說驟然間告訴碧如，墨菴病得很重，要想見她，在這時候，對她說這話，益發增加她的苦痛，我看她心意，完全注在書嶽身上其他都不過問。亞祥主張總要給她一個失望。然後再告訴她墨菴的近狀。」林太太認爲這事須要斟酌，稍爲辦不好，要弄得大糟特糟，那晚亞祥夫婦私下議了一回，不得結果，次日開祥由旅館移到亞祥家裏，也覺

對此事。很不好辦，誰也不敢在碧如面前，露出消息，碧如每日裏，只詢問亞祥開祥，已探出消息沒有，亞祥開祥給她一問，只是愁眉苦臉，隨口敷衍，如此一連好幾日，都沒有一個好消息。碧如一腔熱望，到此已冰冷一半，所以未死心者，因為很相信那個老太婆的話。說到北京，還有一段緣，北京尋覓，這其間不無多少希望，只是連日看大家臉色，都抱着不安的樣子，每次自己一離開，他們便聚在一塊密密私語，似有很大的事故，眼看大家神色，只是吉少凶多所怕大家已得凶信，證實書嶽已死，瞞着她，更是不好，好幾次問林太太，又怕這話一出口，證明出來，沒有希望，容忍不敢問，可是心裏蘊着痛苦，更是難過。這天晚上見亞祥由外面，把林太太叫到外面，說了一回話，又同開祥匆匆走了，碧如見亞祥夫婦，背着她說話，十有八九，是為她的事，見亞祥和開祥，匆匆出去。林太太進來，緊縐着眉頭，碧如禁不住問道：「貞君，你有什麼事，我看你神氣，一定有什麼不好的消息，你不要瞞我，我這幾天心驚肉跳，預料一定有什麼不祥的消息，你索興告訴我，我來了這麼多天，見你夫婦為了我，弄得終日愁眉不展，我心裏也很難過的，你告訴我吧，我看你們一定得了不好消息。近來希望，已一天比一天

稀薄，我的心口很冷，我只希望這事有個着落，我也有個決斷，這樣不陰不陽，我心裏格外難過，你可告訴我，書嶽是否已死，沒有希望，你給我一句實話，不要騙我，你不告訴我消息，爲的怕我傷心，但是你不告訴我，我心裏更難過。」碧如說着，嗚咽哭了起來！林太太見碧如苦苦要問她情由，略一遲疑道：「消息是有的，不過這消息，是出於意外的消息，我也不知怎麼辦，我的心也很亂的。」碧如道：「可是已經證明書嶽已死了，他的屍身已經發見了，是不是？」林太太道：「不是這個，另外一件事，書嶽有無希望，現在也不能斷定，現在所爲難的，還不是這個，我有話絕不肯瞞你，只是這消息告訴你，還是不告訴你，我一時也沒注意了！」碧如見林太太，這樣吞吞吐吐說着，心上甚是着急，說道：「你說吧，有什麼話，儘管告訴我，我這幾天心裏只覺不安，你不告訴我，我心上更是難受。」林太太又略停一會道：「我告訴你，就是了，可是你聽了不要發急，剛才亞祥進來告訴我，墨菴這幾天病得很重……」林太太說出這一句，急向碧如一看，只是她緊咬嘴唇，眼中熱淚盈眶，要流出來。林太太道：「我所說病重，不過得之傳聞，實在怎麼樣，也說不清，你不用急。」碧如道：「我急什麼，我只聽

了難過，不想我在這時候，又聽到這種消息。」說時，禁不住用手絹掩在臉上，抽咽哭了起來。林太太道：「你別傷心呀，以下還有話呢，你知道墨菴，怎麼得的病？」碧如掩着臉，哭着不應。林太太道：「據說是思念你，結成痼疾，他現在還在西山療養院，一個人神息變成忽明忽昧，這幾天因氣候較寒，她的病體山居不宜，又感受重傷風家裏人勸他下來，他只是不肯他只可疑心你在山上。不肯見他，你說着急不着急，亞祥剛才告訴我。把這話告訴你，我想……」林太太說到這裏又停一停碧如道：「他可疑我在山上，這是有原因，當日我和書嶽在山上，他三番四次要見我。這事亞祥先生知道很詳細的，當時亞祥到西山看視墨菴，他曾替墨菴傳遞幾次書信，我並託他寄一首詩給菴墨示意，我認爲無重歸之日，絕他念頭，他仍是不死心，屢次要求，要見我一面，我抱定宗旨，不能和他見面，在我離西山時，聽說墨菴已經下山就醫。現在如你所說，他又上西山去了。林太太道：「據亞祥說，他下山之後，一個人完全瘋狂了。口口聲聲，說要到西山找你，並且一定要住在西山天然療養院據中西醫都說，他受了極度的刺激，必須給他所要求的安慰他的病才好……」碧如道：「如此說來，是我害了他，到了這時

候，叫我也沒法子啊！」說了這一句，傷心已極，索興跑到床上，伏在枕上，抽咽的大哭起來，林太太見她如此，也不由陪了她流下眼淚，走過去，伏在床前道：「碧如你不要哭！我們慢慢商量！」碧如道：「我的心本就難過，現在更是難過。」林太太道：「你不要哭，我本不願意告訴你，這話，亞祥却告訴我，必須告訴你。」碧如道：「我也知道亞祥的意思，他一向就主張我和墨菴重修舊好，他在西山時，勸我許多話，我在西山時就抱定宗旨不能再和墨菴重修舊好，到現在我更是不能，噯呀天！給我太難過了！太難過了！」林太太道：「剛才亞祥告訴我却不是這個意思，他是希望你，能見他一面，也許墨菴的病勢，得以挽回，據亞祥說，墨菴所希望的，也只想和你見一面，訴一訴胸中的委曲，別的並不希冀，現在是救人的時候，你能和他見一面，能把他瘋病弄好，那是功德無量。」碧如聽了縐着眉頭道：「這時叫我見他，是很難！很難的！」林太太道：「你去是救人，再說一句你此來，便是救人，救書嶽，救墨菴，書嶽消息，還未打聽明白，你想救他，也無從救他，現在墨菴病重，在你力量可以救的，你視死不救，心上不更多一件隱痛嗎？我記得亞祥曾對我說過，你在西山時候，曾寄墨菴一首詩，有兩句

是：「石欄海枯情不斷，願將顛血賤人間，」墨菴爲了這首詩嚇得幾乎要自殺，他的病根，也是種在這首詩，所以他口口聲聲，要想見你一面，細訴他胸中委曲。你曾誓言，「石欄海枯情不斷，」你對他當然是一生一世不能忘情的，現在他病在垂危，原有可救的機會，你爲了眼前礙障，坐視不救，將來你的悔恨，更是無窮！」碧如給林太太這幾句話，刺到心坎裏，不由眼淚似泉湧一樣流了出來，掩着臉，乾咽着哭不成聲。林太太道：「我和你自幼同學，無話不談，我說一句老實話，書嶽可念，墨菴更是可念，當日在北戴河時候，我原想當時就把你撮合一塊，重歸舊好，當時你決定不肯，以至有今日這樣悲慘打擊，說起來也是一種孽緣。」碧如一聽林太太說了「孽緣」二字，在悲戚中，不由心裏一動，暗忖那老太婆，不是說孽緣，這孽緣是應在誰的身上？林太太見碧如止住哭，似有所思，又說道：「我的意思，你暫時還是先救墨菴要緊，若是遲了只怕又添你一層隱恨，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知道你處境是萬難的，目前只有能盡一分心便可消一分隱恨，第一你要明白，墨菴的病，完全是誤會你怕你不能諒解他，所以才擠出這個病出來。你不救他，他一條生命，不送在你手裏，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種

隱痛，你良心上，也是受不了的。」碧如點頭道：「是的，只是我不見他，並沒別的緣故，只爲見了，又多一層糾紛。」林太太道：「從前不見他，很有道理，現在人在垂危，妳不見他，便是視死不救了！」碧如很遲疑道：「我見了他，果然能把他挽救回來？不能挽救回來，還是不見他好，因爲我這人，也是朝不保暮。我認爲我在世上，也沒有多少日子！」碧如說着，掩面又哭起來了！林太太道：「妳能見他一面，總有回春之望，據大夫說，他受了刺激，完全是心病影響，一切的親友，也都是這麼說，你能見他一面，總可以起死回生，再退一步說，縱使不能儘如我們所希望，妳如此一來，也可以使他心無遺憾，不然，他對妳，只認爲有什麼深仇宿怨，含恨而終。這是我從壞處着想，據他們說這種病，一見了所愛見的人，沒有不會好的，你何妨圓通一點，救墨菴一命呢！」碧如給林太太反覆勸解，毅然道：「是了，我去見他。我犧牲一切了。」林太太見碧如經一番勸解，業已答應，當時刻不容緩先打電話把亞祥找到，叫他一面通知袖海，一面定了一輛汽車，到第二日一早，碧如和林太太坐汽車，一同趕到西山療養院。到得醫院門口下車，碧如心裏又是一陣傷感，想當日在書嶽在療養院養病，出出進進，早晚

在一塊的，現在重來，景物仍舊，而人事已非，書嶽生死存亡莫卜，而墨菴又危在頃刻間，一陣酸心，不由淚如泉湧由林太太扶進院內。已是哭不成聲。林太太見她如此傷感，忙安慰道：「你此來是安慰病人的，你先哭了。累病人更是難過。你要勉抑悲懷，才能安慰他的苦痛呀！」碧如道：「是的，但是我心裏苦痛極了，我不願意哭，只是我不能不哭，你不要就引我進去見他，等我稍停一停心裏悲楚。我再進去，不然我見着他的面，一定又哭的。」這時二人已走到廊上，經過第七號病室，便是從前碧如和書嶽下榻所在，碧如想起從前書嶽養病時，常要把窗門打開，現在兩扇門却關着，不由的向窗內望一望。不想一眼望進去，只見屋內一張病榻，躺着一個病人，頭髮蓬蓬，鼻樑上架一付大眼鏡，那人不是墨菴，還是誰呢，不由駭然，不見一年，而憔悴得瘦骨如柴，望着他驚心傷悲，不由一陣心酸流下淚來，再看他神氣，不似所傳的那樣危殆。在眼鏡眶內那一付黑漆雙瞳，一閃一閃的，看看承塵，又看看窗外，好似精神還不壞，心裏甚是可疑，看他神氣，不是沒有希望的，何以他們會說得那麼勵害，萬想不到，書嶽去後，這間病室竟然由墨菴住下，他要住在這間病室，他的意思，大概也是惦记着我，從前是住過

這間房子吧，噯！可憐！可憐我今天重來此地，只見他，不見書嶽了！碧如站在窗外，滿懷悲傷，只顧得貪看屋內墨菴情狀，却沒有想到，窗門只隔着一層薄薄窗紗，在白天陽光反映，由窗外望進去，是很吃力的，由屋內望出來，却很清楚，墨菴躺在病榻上，左右轉側，起先不大注意。後來發覺窗外，站一個女人，再定睜細看，那女人面龐好似碧如，他腦筋裏，日夕顛倒，就惦記着碧如，既發見有這麼一個女人，站在窗外，於是提起全付精神，再向窗外望去。況且病榻距離窗門很近，愈看愈親切，不由把手一伸伸着手大聲喊道：「碧如！碧如！」碧如站在窗外，在悲傷昏聩之中，以為隔一層窗簾，屋裏面未必看得清楚，那料到裏面已看得明白，給屋內墨菴大聲一喊，出於意外，嚇了一跳，反身拔步要逃！林太太站在她身旁，一把將她拉住道：「你別走，索興趁這時候進去，可以安慰他。」碧如渾身抖顫道：「我怎麼進去，我不敢進去。」接着聽房內又連連喊了兩聲，「碧如！碧如！」那聲音，嘶而帶顫，林太太道：「你不要慌，我和你一塊進去。」一面說着，一面拉着碧如的手，把病房的門鈕一轉，推了進去，口裏說道：「候先生！你好，我把碧如找來了。」說着把碧如一推，推到墨菴床前，墨菴好似得了寶貝

一般，伸出枯柴的手，把碧如雙臂，緊緊攬住。呆呆看着碧如的臉，臉上似笑非笑，那形狀叫在旁看的林太太，也描摹不出來？兩人對呆了一會，墨菴才掙出一句，微而弱的聲音：「你真是碧如！我們不是在夢裏，相見吧。」墨菴說了這一句哭了，碧如本是滿腹悲酸，不由也跟着哭了！林太太在旁看着，也心酸難過說道：「你們二位，今天能見面，應喜歡才是，怎麼哭了，」說了這一句後，知道他們有許多話要說，便走了出去。墨菴哭了一回，定一定神，緊緊握着碧如道：「你今天真是來了，可憐我，滿腹冤枉，說不出口，你一定恨我，怪我到絕點了！這原是我的錯，怨不到別人，但是我自問良心，毫無所愧，我對父母之命，不能違抗的，父母叫我這麼辦，我不能不這樣辦，我求你能原諒我，我也知道，這話對別人說，也許不相信，惟有對你說，你能知道我的苦處。你這一年怎麼樣，外間對你有種種傳說……」說着睜着兩隻大眼睛，靜待碧如答覆，碧如一聽這話，早已一陣心酸，兩行熱淚，滾了出來，掩住臉一句話也說不出。墨菴緊緊握着碧如的手道：「你不要傷心，我知道你對這事委曲到極點，一切都是我不對，我為環境所逼，沒有法子，我自恨我太拙，事處之間，無法兩全，你走後，我不知

如何答心，我心中稍爲靜一點，一閉上眼睛，便想起對不住你，我知道你一定知道我處境困難，或不至恨我，但是我終想見你一面，把我爲難情形告訴你，今天你居然能來了，現在我要把我困難情形告訴你，又不知從何處說起，我………」碧如此時勉強抑住酸楚，不待墨菴說完，截住道：「你處境困難，我知道很明白，我一點也不怪你，我上次不寄你一首詩嗎，我的意思，全在詩中，我處境很困難的，我除了這一條路，無路可走！」墨菴聽了這一句話，立時握着碧如的手顫動起來，說道：「這那行呀！你那首詩，我看了非常難過，我要見你，第一：要把我心緒表明。第二：便是求你不要存那種無益犧牲，在你覺得事處兩難，惟有一死，可是在我這一方面，我那能容你如此，我萬不能容許你幹這種事！碧如見墨菴如此說着，不由流下淚來，很想把自己困難以及種種磨難，困苦情形告訴墨菴。又一轉念，他現在病中，精神衰弱到極了。我那能把這種苦痛的話。再告訴他？」於是只皺着眉頭，遲疑一會道：「這個是我當時處境困難的感想，現在我已無此種念頭了！」墨菴聽了，臉上才現出欣慰的神氣。握的手，也不似那樣的顫動了！碧如又說道：「你放心吧，不必爲我掛懷。現在最要緊的，就是你自己

己養病不要胡思亂想。」墨菴道：「我今天能見你的面，我什麼病都好了，你是不回去，你能永遠在這裏嗎？」碧如覺得這話很不好答應，只把頭微微點一點。墨菴道：「你是不回去呀？」碧如微微應一聲道：「是的，」墨菴道：「你可以就住在這兒嗎？」碧如道：「你放心吧，反正這幾天我不會走的。」墨菴很歡慰道：「如此好極，人家說我的病不會好，我明天就好了！」說着緊緊握住碧如的手。碧和道：「我所希望你，第一先保養身體，有身體精神，才能應付一切，你沒有身體，我就想老伴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墨菴道：「爲什麼不可能呢？」碧如道：「現在你只注意你的病，別的都不用管，我希望你的病能好了，什麼事都好辦。」墨菴聽了這幾句，臉上微現出笑容，在那一雙近視眼鏡裏一雙方眼光，現出很愉快的神色，把碧如的手緊一緊道：「我想不到我心裏所憂懼，所煩惱的，見着你的面，只三言兩語，便已解決，像你這樣慧心人，我深恐不配做你的丈夫。」碧如道：「你不用說這話，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苦衷，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墨菴聽了，不由格格一笑把頭一仰，竟躺在枕上，咳個不住，碧如忙把掀亂的被單，替他蓋上，一手按在被單上，輕輕按摩着，口裏

說道：「我只望你的病快好了，我此來便不虛！」墨菴微微咳了幾聲，帶着喘問道：「碧如你是早來這裏，還是今天才來找我，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又不知從何說起，碧如……你的……你的那位黃先生……」墨菴斷續說着，碧如已是心裏突突跳動忍不住哭了，正在此時，忽然房門響了一聲，走進一人，先叫一聲「墨菴」接着又咳了一聲，碧如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墨菴的表兄史郁文，很偏促的，站了起來，郁文一見碧如，開口只喊一個「表」字，又復縮住。轉出很狡滑笑臉道：「對不住我不知道有人在這裏，冒昧得很！」說着抽身要退出去。碧如忙道：「史先生來得正好，你陪墨菴說幾句話。」說着，早緊走兩步，走出門外，一看林太太就站在隔屋房前，一見碧如出來忙道：「好極！你進來吧！我已給你預備一間房間，妳可以暫住在這幾天。」碧如道：「墨菴的病，並不似傳說的那麼厲害，精神很好，說話一點沒錯亂，我早知道如此，可不必來，我不住在這兒，我還有我的事呢，」說着，聲音又咽住，林太太道：「墨菴的病，確病得很重，一點不虛假的，他今天會好了，是見了你歡喜，所以百病消除，你不能離開，你一離開，他的舊病復發，你無論如何，須等他病好了再走。」碧如道：「這那能呀，我心裏

還有一種重大的事，還沒辦呢！」林太太道：「救人要救澈底，你這樣一走，不如不來還好，你這樣是招惹他了，他不見你，病狀一定加重，至你的事，開祥和亞祥，正儘日奔走查訪。你就回去，也是蹲在家裏，與他們無益，與墨菴却有利害，不來罷了，來了總須把墨菴醫治好了再走，你就在這裏，並不誤你的事，你這上山是專爲救墨菴來了，他神氣轉佳，你此來已是效果卓著，醫生所說的，一點不錯，你能忍心，再害他病倒，並且這樣一來，他的病益發加重，以後再想挽救。只怕不能，你自己斟酌！斟酌！這事關係很大的。」碧如經林太太如此一說，大覺爲難，心裏暗忖：「我現在怎麼辦呢，果然墨菴因爲我一去，病狀增加，那我此來是害他，但是教我長在這裏陪伴，於我此次來意完全不對。林太太見碧如疑遲不決，又道：「事情到這時候，只有通權辦理，我看墨菴一見你，病狀便有轉機，你無論如何，一時萬不能走的。」碧如道：「書嶽的消息沒證明，我心上仍覺得不安。」林太太道：「我剛才不說過嗎？我們現在不能單顧一方面，須要雙管齊下，一方面由亞祥開祥，在外面極力探詢，一方面由你暫住這裏，安慰墨菴，由我預料，墨菴病狀好轉時，書嶽的消息，也探得了！」碧如道：「那能如此，果然

如此，兩方面都有好消息，那是如天之福。不枉我來北京一趟。」林太太道：「我看一定是這樣，你放心吧！」二人正在慰藉着，房門一動，一個聽差探頭進來說道：「侯太太隔屋侯先生請。」碧如一聽侯先生請侯太太，覺得這句話很刺心的。好久，好久莫有人喚侯太太了，聽了反覺得不得勁，林太太忙站起來道：「走吧，我和你一塊過去。」說着，二人來到墨菴房內，墨菴恨恨道：「我心裏剛喜歡一點，又來郁文這東西，討厭極了。」碧如見墨菴平日不肯背後罵人，今日見墨菴對史郁文如此不滿，不知什么意思，也不敢動問。林太太道：「這位史先生不是侯先生令親嗎？」墨菴道：「是的，可恨！可恨！」接着又說道：「他糊塗極了，他今天原是探病來的，這麼遠來一趟，却說幾句不中聽的話……」說到這裏，略停一停。林太太向碧如看了一眼，碧如道：「他是看見說了什麼閑話？這也怪不得他，」墨菴道：「不是這個。」林太太道：「那麼，爲了什麼呢？」墨菴向林太太碧如各看了一眼，又略爲斟酌，說道：「在我和碧如分手之後，郁文處心積慮，早想把他妹子靄青嫁給我，我上次避到西山，就爲的避家裏麻煩，到現在他還說這話，你說可厭不可厭。碧如把頭點一點道：「靄青老太太從小便愛他

老說他好。」墨菴把眼一睜道：「我討厭他，沒廉恥的東西！」林太太忙向碧如一肘，暗阻止他不用再說。墨菴道：「一提起這人，我就發火。」碧如見墨菴的態度，比以前急躁了許多，便不敢多說。墨菴道：「不管他怎麼樣，我的主意，早已打定了，要我回去，我便要和碧如一塊回去，老太太不贊成碧如回去，我也不回去了，我以前種種苦心，大家都不諒解，我又何必呢。」碧如見他所說的話，和從前服從的態度，完全兩樣，說道：「這事你還得斟酌，我一時也不能跟你回去。」墨菴把眼一睜，現出很驚訝樣子！林太太忙向碧如衣角一扯，不許她再說，墨菴凝了一回神問道：「你有什麼困難，不能跟我一塊回去，我知道，我這次病了一場，我父母都爲我很擔心的，我這一點小要求，老太太一定答應我，至老父而且極端贊成，你放心吧，絕不至似上次那樣爲難，我的意志，是決定至死不移。你不必過慮，萬一有發生意外問題我和你在另外居住。」碧如聽了，只低頭不語。林太太道：「如此好極了！早就該這麼辦。」碧如想告訴他，不要存此希望，這種希望已過時期，是辦不到的，又怕這話一說出來，先叫墨菴失望。墨菴見林太太也同意這種辦法，心裏喜歡極了，竟忘記林太太在旁，握着碧如的手，撫摩不

住，碧如覺得很不好意思，林太太見了，站起來要出去，碧如急掙脫墨菴的手，跟了出去，林太太低低說道：「你就在這裏吧。」碧如道：「不，」林太太道：「我打算趁天色還早先回去一趟，你必須在這裏暫住幾天，我回去催促亞祥，打聽消息，一有消息，就趕上來報信。」碧如見林太太要走，覺得很爲難，說道：「你不能在此留一天嗎？」林太太道：「我在此留一天，也沒用處，我欲趕回去，還有其他的緣故，因爲剛才據墨菴那末說，那個史郁文是很注意你的行動，他既見你在這裏，回去那有不向侯家送信的道理，我要趕回去，便是要叫亞祥事先知照袖海一聲，叫他阻止郁文，不要多嘴，告訴侯老太太。」碧如一聽大驚道：「果然給老太太知道，是很麻煩的。」林太太道：「你放心吧！你上來袖海老先生是知道的，並且求之不得，你能上來看視墨菴，候老太太經了墨菴這一場病，一定寒心，不至像從前那樣胡鬧，我再叫亞祥知會袖海老先生一聲，總不至再發生別的事。你必須在這裏，你若跟着我走了，只怕……」林太太說到這裏，便停住不說，碧如遲疑一會道：「我預定在這裏五天，五天之後，我一定要離開的。」林太太道：「五天能離開，你就離開，現在你暫不必對墨菴提這話。我現在就走了，」碧

如一想，自己一時實不能走開，含淚道：「你一兩天須來這裏，我心裏難過極了！」林太太道：「我知道的。」林太太下山之後，趕回家裏，已是天色快黑了，告訴亞祥道：「墨菴見着碧如病狀好轉許多，只有一宗不痛快的事，墨菴的表兄史郁文在墨菴房內，遇見碧如，只怕他回來又要多嘴，你現在就去知會袖海老先生一聲。好叫他預防，別叫老太太再上山胡鬧，這是很要緊的。」亞祥道：「是的，是的，我就去，墨菴夫婦分離，鬧這地步就爲老太太鬧出來，現在正在緊要關頭，那能再容她上去。」亞祥說後，便忙忙趕到袖海家裏，名刺投了進去，便請他在客廳坐，等了許久！許久！不見他出來。亞祥心裏甚是可疑，一直候了一個鐘頭，見袖海還沒出來，亞祥已等得不耐煩，叫當差進去，說有點事，請老爺就出來，只須幾分鐘，便可以交接清楚。當差進去，一會出來道：「請林老爺再等一會，老爺便可以來了」說着又倒一杯茶，亞祥無可如何，只好耐着性子再等。又候一個鐘頭，才見袖海緊縐眉頭出來，一進門連連作揖道：「對不住對不住。」亞祥一看袖海臉上一紅一白，有好幾道傷痕，心裏已是可疑，但時間已等待太久了，也不能多說閑話，只道：「今天小姪來這裏，有點緊事，要向老伯伯通知，碧如女

士，今天已由內人伴送她上山，墨菴見了，非常歡慰，據說病狀已好轉了許多，只是一件不幸的事，當碧如女士和墨菴談話時，令親史郁文闖進去，給他看見了，內人怕令親不知細底，回來告訴老伯母，似乎不大妥當，所以小姪急速趕來通知一聲，不要叫郁文漏出消息，免橫生是非。」袖海聽了，連連跺足道：「你是來遲一步，這消息已到內人耳裏，內人正和我大發麻煩。」亞祥道：「現在是一髮千鈞的時候，老伯無論如何，總得想個法子，把老伯母穩住，不要再發脾氣，這一次碧如女士和墨菴能晤面，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只希望他們見面之後墨菴的病狀好轉，便是如天之福，老伯千萬要注意！我就走了。」說後辭了出去。袖海剛把亞祥送出去，老太太早叫老媽，把袖海叫進去，拍桌子罵道：「你們是串同一起來騙我，太可惡了，剛才若不是郁文來通知我，我還不知這賤娼還在山上，你是一把年紀的人，如何存這壞心，你這樣瞞騙我，是什麼意思。」說着，搶過去，又要抓袖海的臉，袖海一邊抱着臉，一邊望角門躲着喊道：「太太，太太，不要誤會，我實在一點不知道。」候老太太道：「你還說不知道呢，剛才那姓林的來找你，也是向你報告這事，你對他說的話，縹湘都聽見了，你還想騙我呀！你這老

東西，太可惡了！」袖海聽了，恨得向縹湘釘了兩眼，侯老太太道：「不要恨她，是我叫她出去聽你們說什麼話，你一向鬼鬼祟祟，老瞞着我，我現在全明白，明天便趕上去，把那賤娼打走，這樣沒羞恥的賤人，把墨菴害到發瘋，還要來鼓惑，太可惡了！太可惡了！」袖海道：「太太！你得想一想，墨菴病到那樣子，就是爲着思念碧如，現在難得碧如能上山安慰墨菴，他的病便有好轉的希望，我想你且由他一時，等墨菴病好，再把碧如赶走。」侯老太太道：「胡說，我一天不能容她在山上，我早說過，我寧願墨菴死了，不願他再和那賤人在一塊，你們一向騙我，今天給我知道了，你還要胡說八道，你這人，太沒良心了。」袖海一看這情形，知道再勸也是無益，不如趁早先知會亞祥一聲，叫他先上山設法把碧如弄開，免得撞見侯老太太，又生麻煩，當下由侯老太太，罵了一陣，一句話也不敢答應，趁便想溜出去，打電話通知亞祥，叫他設法，那知侯老太太早防他出去。走漏消息，袖海腳剛一闖出門外，早給侯老太太揪了回來道：「你好，你想再鬧鬼，出去知會他們躲避呀，打現在起，就不許你再出房門一步，」袖海給侯老太太揭破隱衷，那敢再動，這一夜給侯老太太監視住，寸步不能出房，到了第二日，侯

老太太僱好汽車，帶了縹湘，逼同袖海一同上車，袖海在車內，懸心吊膽，只暗祝鬼神有靈，俟老太太到山，碧如不在屋內。袖海在車內，雖是這樣暗中禱祝，可是車子一到醫院門口，俟老太太不許袖海聲張，一馬當先，先搶進墨菴病房內，此時碧如正端一碗小米粥，給墨菴吃，陡聽門砰然一聲，一聲斷喝，俟老太太突然闖了進來。這一下，可把碧如和墨菴，魂魄都嚇丟了，碧如手裏拿了一碗小米粥，噙了一聲，摔在地上，粉碎了，濺了滿地的粥！墨菴嚇得欠着半身，只向俟老太太搖手，意思是懇求她，不要給人以難堪！俟老太太那管一切，指着碧如便罵道：「無恥賤婦，你胆子可真大，今天還有什麼臉見我，碧如嚇得站在床前，渾身只是抖顫，一個嚇得幾乎暈了過去！墨菴見俟老太太一邊罵，一邊搶過去，勢要打碧如，忙道：「使不得！使不得，她是來看病。」俟老太太道：「什麼看病，你不用騙我，你們早窩在一起，若不是郁文給我報告，我還蒙在鼓裏，你有什麼病，你裝病在西山，爲的好和她窩在一起，我今天非把她打走不可。」說着指着碧如道：「你過來，不用躲在那邊。」碧如那敢過去！墨菴怕俟老太太，真要動手，在床上坐了起來，一邊向俟老太太拱手哀求，一邊用目示意，叫碧如出去，碧如一

看候老太太就擋在門前，逃也逃不了！正在猶豫，候老太太，早搶上一步一把扯住碧如胳膊，叫她出來墨菴一看，更是發急，怕碧如挨打，也不顧自己病體，一奮身由床上溜下來，想要攔阻，但是體弱身虛，脚一著地，一歪身摔倒地上。碧如見墨菴奮不顧身，來衛護她，摔倒地上，心裏感動已極，也顧不了候老太太凶焰，使勁一推，甩開候老太太的手，伏下身去，去扶墨菴。候老太太給碧如一推，倒退了兩步幾乎跌倒，氣極恨極見碧如伏在地上，要扶墨菴起來，便撞過去，向碧如背上，連打兩拳，碧如也顧不得自己打痛，怕墨菴着急，既不能把墨菴扶起，率性跪下哀求道：「老太太一切都是我不好，我罪該萬死，老太太不看別人，且看墨菴病到什麼樣，老太太忍心，還要叫他着急嗎？噯喲！老太太你別再叫墨菴生氣了。」墨菴見碧如挨打，還跪在地下，向老母哀求，一時忿恨哀傷交集口中要說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喘着氣道：「媽！媽！不要……生……氣……」候老太太滿腹氣忿，凶焰未發盡，那肯罷手，指着碧如道：「你不要假好心。墨菴便是你害病，還說什麼，你不走，還想瞞我嗎？快給我滾出去，限你今天便搬出醫院你好，你想瞞着我，兩口子在醫院裏過活，我不給你這麼舒服，無恥東西，你還不給

我滾出去。」碧如因墨菴還癱軟在地上，雖受侯老太指罵，却不肯走，見哀求無效，便掉轉身站起來，想把墨菴抱到床上，無如驚恐忿急之下，渾身抖動一點氣力沒有，掙扎好一會，仍不能把墨菴扶起。侯老太見碧如不走，拍着桌子大聲道：「嘿！還不滾出去，你要把墨菴弄死了嗎？那我非把你打死了不可。」碧如見弄不動墨菴，侯老太又如此叫罵，急得大聲叫道：「外面誰進來吧，我弄不了，幫我把侯先生扶上去。」袖海自侯老太闖進房內，早知道有一場風波，早想碧如一定吃虧，自己若跟進去，侯老太一定要認爲衛護碧如，在她氣忿之下，口不擇言胡說八道，自己實在受不了，所以在外面雖聽見侯太太臭罵，碧如哀求，仍不敢進去，現在忽聽碧如在房內，發出顫動的呼聲，叫人進去扶侯先生，知道不好，也顧不了一切，和縹湘一同搶進房內。侯老太一看袖海搶進來，更是火上加油，罵道：「老東西，你快給我滾出去。」袖海一看墨菴匍匐地下，碧如使勁扶他扶不起來，心大不忍，顧不了一切，搶了過去，蹲下去要幫着碧如把墨菴扶起來，侯老太搶過去，向袖海背上便打，縹湘急把侯老太手臂抓住，袖海極力把墨菴扶起，幫她抬到床上。侯老太見袖海不聽她的話，氣極，於是把縹湘一推，仍搶近袖海跟

前，伸手向袖海嘴上稀疏的鬍子一揪，袖海一痛澈骨，又因碧如在前，不便跪下，口中喊道：「太太，太太，放手我不敢，我不敢。」候老太氣無可洩，只盡力揪着，痛得袖海不住喊叫，兩腿彎彎，便要屈膝跪下，又怕給碧如見笑！墨菴躺在牀上，喘着氣，見老母和父親打架，努一努嘴，叫碧如趁空出去，碧如還不放心走出，墨菴發急道：「走！碧如才由候老太身後，搶出門外腳剛闖出，便聽屋內地板響聲和劈拍掌嘴的聲，心裏突跳動，一個人也呆了，站在門外不知如何是好，却見一個鐵老手扶着一根手杖，沿着台階走到廊上，碧如在皇急中，也不及和鐵老周旋，指着墨菴病室道：鐵老先生快進去吧！鐵老見碧如站在門外極形駭異，又聽屋內有吵鬧的聲音，立時會意把房門微微一推，大聲喊道，墨菴！墨菴！

第二十回
病已難醫 枉輸玉臂
血無可慰 痛煞斷魂人

袖海正跪在地上挨打，一聽門外叫喚，認得是鐵老的聲音，忙道：「太太你饒恕我，我的老友鐵老來了！」候老太那管他什麼朋友，仍連連打了好幾下，袖海正急得沒法

，忽聽房門一動，鐵老推了門進來，袖海急一骨碌由地上爬起來，候老太也住了手，鐵老連連作揖道：「剛才我的當差向我報告，說在山下遇見你來了，我所以趕來，墨菴這兩天怎麼樣」袖海還沒答應，候老太早恨恨說道：「老先生，別說起，真是氣死人，他在這裏，那裏是養病，是和他已離婚的媳婦在此私會，今天才給我，說來可氣不可氣」？鐵老一聽把頭一仰，略想一想把頭點一點道：「如此好極，墨菴的病，就爲他心上憂慮，現在能得安慰，那是再好沒有，世嫂你還生氣什麼，我替你道喜墨菴這病，只有她來才能好的，一向只怕她不來，她現在來了，儘可放心！」候老太見鐵老，也幫着這樣說，氣得只把小腳連在地板上，突突蹀了兩下，口裏說道「不得了！不得了！」鐵老向袖海道：「當然的，這樣一點不錯。」又對候太老道：「世嫂，你不要生氣，現在墨菴真有救星了，墨菴病的起因，誰都知道，是爲這原故，現在她一來，什麼災難都沒有了，世嫂，請你聽我的話，我今年痴長七十歲，比較多一點經驗，世嫂，你不要爲了小不忍貽誤大事！」候太太滿心不願意，想要駁鐵老幾句，又不使出口，急得只把小腳亂躲！鐵老又把袖海一扯叫他出去，袖海跟到外面，鐵老告訴他道「今天，你要拿定主

意！「你在緊要關頭，要自己獨斷，不能再聽嫂夫人支配。」袖海聽了滿面羞慚，連連說道：「是的！是的！只是內子係婦人之見，不容易解釋。」鐵老道：「人孰不愛其子，你只告訴她，種種關係，她當然會覺悟過來」袖海聽了，只縐着眉頭不語，鐵老早知道他懼內成性，於是大聲說道：「袖海：你得想法調和，不能如此含糊，我在這裏，一切情形都知道，你們不要欺負李女士，她是冰清玉潔一個賢良女人，在這社會上，要找這樣好女子，是最難的，我和她家裏是有戚誼，你們果然對待她不好，我要糾集和李女士有關係的世好，和你評一評理。」袖海明知鐵老這話，有意說給侯老太聽的，便說道：「我沒有什麼不答應，只是我還有別故？」鐵老道：「什麼緣故，可是你太太不明白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請她出來，我可以告訴她。」侯老太見鐵老來干預，本就恨極，一聽請她出來，便把門一開搶了出來，本要向鐵老當面罵一頓，給他一個沒臉，不想鐵老先向她一揖過：「世嫂剛才我和袖海說過，墨菴生死關頭，就在這一點，李女士能在這裏，墨菴的病總可以好的不然……前途就不可問。」侯老太鬱着半天怒氣，那能再忍得住，把兩眼一睜，兩手向腰間一叉，大聲說道：「我們家裏的事，別人管不着，是

我的孩子，他的死活，你不用管」鐵老一看侯老太蠻不講理，知道和這種人不能理論。於是把脚一蹙道：「我怎麼管不得，我和袖海是通家之好，我和李碧如是戚誼，兩邊我都有關係的，碧如一向受你們委屈，我早都知道，只爲我不願多事，你以爲她娘家沒有人，可以隨便由你欺壓呀，這個可不行，你敢動碧如一根毫髮，我便要糾集一般親友，和你理論！你等着吧，」鐵老說時聲音極大，氣昂昂的，很是怕人！侯老太本是一付賤骨頭，欺軟怕硬，給鐵老如此一唬，早已膽怯，當下又翻不過臉來，仍勉強說道：「好吧！好吧！」那聲音已很微弱，鐵老又大聲說道：「我不只理論，還要叫你賠償，你太欺負人，人家好歹，你都不知道，還敢來胡鬧，這裏醫院，什麼人住在這裏，是由醫院主持，別人不得干預，你有什麼力量，想把李女士趕出去，你若是知趣趕快下去，免得再討沒趣，你在這裏打人胡鬧，我叫院裏院長來干預你」侯老太一聽要叫醫院院長來干涉，一想那外國人，上次吃過他的虧，這次若是再撞他手裏，更是不好，於是便默無聲響。袖海見侯老太吃了鐵老幾句話，居然把她嚇住，心裏又氣，又可恨她，自己的妻子。

要驚動院長，我自理會得」。說着，先把侯太太讓到屋裏去，侯太太一嚇之下，只乖乖跟了進去，袖海重走出來，鐵老向他微微一笑，袖海只是連連作揖，鐵老道：「你和我同去安慰李女士，這太難爲她了！」袖海把鐵老，引到碧如屋內，只見她伏在桌上，哭着，鐵老先說道：「李女士，你不用生氣，我在這裏，你不至受委曲難得你肯來，墨菴是有希望了：請你一切只看着墨菴，其餘都不必在意」碧如聽了，心傷萬狀，伏在桌上，嗚咽哭個不住，鐵老道：「李女士是受了驚嚇過度，等我去找醫生來看一看。」碧如一聽，才勉強抬起頭來，說道：「不用，不用，我不要緊，還是墨菴跌了一交，不知怎麼樣，通知醫生要緊！」這一句話，提醒了鐵老和袖海，袖海道：「是的！是的！我去找醫生。」鐵老道「我這裏熟悉，由我去吧。」鐵老出去之後，袖海見碧如還伏在桌上哭着，便挨在桌前道：「你這次回來，我很感激你，你不要傷心。只要墨菴病好，什麼事都好辦你的婆婆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這且不用理她，反正有我和鐵老，這事總可以磋商得很圓滿的。」碧如見袖海如此慰藉，語意之間，仍認她是兒媳婦心裏有許多委曲

，很想向袖海表明，此次來看視墨菴的本意和自己的立場；只是氣忿之後，喉間似有一塊東西堵塞住，什麼話說不出，袖海見碧如只是抽咽，說不出話來，便一手按在桌上，把身微微俯下說道：「你一向委曲，我都知道，你只看着我，不要再生氣」。碧如把頭微微一仰，想要告訴袖海自己此來的用意，才說一句我這次來北京，是有要緊……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聽窗外大喝一聲：「咦！你這裏幹什麼！」袖海急回頭一看，候老太太赫然站在門外，這一下，可把袖海嚇呆了。原來候老太太，剛才給鐵老一威嚇，茫無主意，袖海趁勢拉她到屋內，定一定神，想一想，覺得這鐵老頭橫來干預太可惡，一時心裏又忿忿不平起來，等了好一會，見袖海還沒回來，禁不住，乍着膽子，把房門偷開一看，袖海和鐵老都不在廊外，於是走出去四下一看，聽隔屋病房，似有說話的聲音，湊近窗門一看，只見碧如伏在桌前，袖海就挨在她肩旁，兩個人的頭，距離實有兩三寸遠，候老太這一看，幾乎把心肝氣炸了，啞的大喝一聲，驚動了屋裏人，袖海嚇得渾身都軟了，碧如也嚇得抖顫，候老太見他們如此，用手使勁一推，砰然一聲，推了進去，搶過去，抓住袖海的左耳，一面用手在他的老臉上連打幾掌，口裏罵道：「老東西，我

知道你們鬼鬼祟祟，沒幹好事，現在給我親眼看見了，你還說什麼？」袖海道：「我……我……並沒幹什麼，太太……」侯老太道：「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還敢在我面前撒謊。」說着，又別轉頭來，指着碧如罵道：「你這賤骨頭，你還有什麼臉呀！還不快給我滾出去！你和老東西幹什麼，你是我兒媳婦，還是姨奶奶？」碧如見侯老太所罵的話太刻毒了，一口氣堵住，什麼話也說不出。侯老太見碧如，站着不動，便搶過去道：「你快滾出去，這裏不許再停留。」碧如道：「我爲什麼站不得？」侯老太道：「你就站不得，站不得，你快滾出去，快滾出去。」說着，伸手便去扯碧如，碧如把手一拒，侯老太喝道：「你還敢不聽話嗎？我非打你不可。」袖海一看，急上前，把身一擋，胸口上早中了侯老太一槌，侯老太見袖擋着她，益發咆哮起來道：「你膽敢打我，我非給你一個厲害不可。」說着一頭撞過去。袖海見她來得兇猛，把她雙肩一托，侯老太撞不倒袖海，雙肩轉給袖海抓住，不由大喊道：「你打我呀好！好！我不要命了。」說着奮不顧身，把雙手向袖海臉上抓去，袖海一面護住碧如，口裏說道：「你快躲出去，快躲出去！」正在此時，鍼老已邀了史醫生前來，一看屋內鬧到這樣，便向醫生說道：「

就是這老太太搗亂」那醫生一看，又是上次在病房搗亂的老太太，於是不由分說，指着侯老太道：「出去！出去！」侯老太一看鐵老果然引了洋人回來，早就嚇軟了，忙撒了手，站着不動，史醫生見侯老太不理他，大怒道：「上次你在這裏，不守規矩，現在你還敢來這裏，出去！出去！」鐵老也在旁指揮道：「出去吧出去吧！別給人家再攆出不好看。」袖海便向侯老太一拉，侯老太還不願就去，史醫生把房門一開，喊着，僕歐，僕歐，又惡很很向侯老太看了一眼，侯老太看醫生神氣，不走是不行的，再看袖海已開了房門走出去，只好也跟了出去，原只想到了廊上，醫生便不干涉了，那知史醫生，跟了她出去，只好忙忙跑到院門外，和袖海縹湘上汽車逃回去。滿心委曲，在車上氣無可洩，不便大聲叫罵，只口裏嚙嚙道：「我一會，回到家裏就叫你沒命，不要臉的老東西。」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在袖海腿上擰了幾下。袖海明知逃不了，並且知道，今晚一到家，要受太太的刑罰，但是事情既鬧這地步，只希望墨菴的病能好，得延侯門一脈，就是多受太太的罪，也是沒法，心裏只這樣着想，任侯老太如何罵他，如何擰他腿只是忍着，心裏只想，墨菴的病會好了，什麼罪都願受。侯老太見袖海好似木雕土塑一般，任憑如

何打罵，都不理會，心裏益發氣忿，閉了一口氣，只是發洩不出，路途又遠，經了許久時間，還沒趕到家，只覺肝氣一陣陣作痛。起先是不住掐着袖海大腿，到此要想掐也掐不動，便歪身倚在袖海身上，口裏只喊，媽呀媽呀！袖海比較是伉儷情深，起先一腔忿怒，恨不得把這不識大體的婆娘，打個稀爛，現在看她痛得那樣難過，心裏又不忍，便緊緊攬住她說道：「你痛得難過，一進城我和你先到醫院去。」候老太道：「還上什麼醫院，我可不去，我就爲在醫院，給我害病了，這賤人我非把她打死不可。」袖海見她口不擇言亂罵，只好催汽車夫開足速率，一直趕進城去，到得家裏，把候老太扶到床上，候老太只哼聲不絕，袖海急把家裏所預備的舒肝丸，用開水化開弄了一杯，送到床前請候老太服下，候老太擺手道：「我不服，你快給我拿走，你不要假好心，你恨不得我就死了，好和那東西窩在一起，你就舒服了。」袖海見候老太在病裏，還是如此無理胡鬧，氣得把藥杯放在几上，負氣走出去，到外面心裏只是忿恨：這樣愚蠢婦人，固執已見，一生氣連好歹都不懂，只有由她受苦，在外面坐了一會，心裏又想她雖然糊塗，我可不能和他一樣見識，她現在病裏，我還得進去勸她，把藥服下，想着，又走進屋內一看

，茶几上那一杯的藥已給侯老太潑了一地，吃驚道：「你爲什麼把藥潑了？」侯老太道：「知道你是什麼藥？是毒藥，我給你毒死還有冤沒處訴，你們是串同一氣的，我不把那醫院燒了，把醫生和賤人打死不可！你快滾開，不要在我面前，我一見你就生氣。」袖海只好退了出去心想她這樣糊塗，只有把她娘家姪兒，叫來勸勸她，當下便打電話給郁文，請他就來，郁文一聽袖海叫他，知道其中必有文章，便帶同少奶奶和靄青一同前去，侯老太太一看郁文兄妹一同前來，見了自己娘家的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把在西山天然療養醫院攆碧如下去，又給侮辱一頓，袖海又幫同他們欺侮他，說了一遍，郁文靄青聽了，當然都是咬牙切齒，怨恨袖海糊塗，聲言要上西山和碧如麻煩，非把她打走不可，還是郁文的少奶奶，比較明白，把靄青拉在屋內，勸解道：「姑媽平日就和碧如不對，不要聽她的話，姑媽若不是在醫院鬧的太厲害，醫生也不會出來干預，袖海姑丈，是很明白的人，那能幫着他們，欺負姑媽！我看姑媽說的話，是靠不住，你不信把縹湘叫進來問一問，小孩子不會說假話的那你就明白了。」靄青見說，果然把縹湘叫進屋內詢問，縹湘又愛學舌，就把侯老太太在醫院裏打碧如打袖海等情形說了一遍。郁文

少奶奶道：「你看是不是姑媽這場侮辱是自己找出來的，難怪別人？」靄青聽了，心裏雖是不服，但也無話可駁，心裏只恨碧如這人，無端又跑到西山去，非把她趕掉不可，當下仍到候老太屋內，安慰一回，又告訴候老太道：「我們明天必趕到西山醫院，給姑媽出氣。」候老太聽了，緊拉着靄青的手道：「我的兒，你能如此才算給我報仇，我不把那賤人逐出醫院，我死不瞑目，我再告訴你，墨菴並沒有什麼病，一向是被狐狸精迷惑了，躲在西山欺騙我們，只要把碧如打跑，墨菴便會回來，到了那時候，我自有我的主意。」靄青聽了早已心領神會，連連答應道：「姑媽放心，我明天就去，非把那姓李的，打得稀爛不可。」靄青把候老太安頓一回，才行回去，到家裏細一斟酌，這事不能給嫂嫂知道，嫂嫂一知道，一定還要阻止，我只悄悄趕到西山，和碧如麻煩，把碧如趕掉，不怕墨菴不爲我所有，靄青打定主意，第二日一清早起來，對家人只推辭出外買東西，雇一輛汽車，一直趕到西山療養院，到得院內，原只想冷不防，撞進墨菴病室，把碧如侮辱一頓，把她氣走，不想推了房門進去，只見墨菴躺在床上碧如並不在內，正待要問，墨菴一看靄青突然闖進來早已不快，含着討厭的眼光，向靄青看了一眼，也不說

什麼把頭一仰，臉子衝到床內去，靄青很高興上來，一見面，墨菴不向她招呼，先討一個沒趣，心裏非常不高興，便強顏說道：「表兄，你的病，可好一點嗎？」墨菴只微微應一聲好，靄青見他如此冷淡，一時便起惡念，想嚇他一下說道：「表兄你知道，姑媽病得很重，我今天特來給你報告。」墨菴本是極其純孝的，一聽這話，嚇了一跳，立時翻轉臉，衝到床前，很驚訝的問道：「怎麼我母親病了？」靄青道：「自由這裏回去，受急受氣，半路上，便肝氣作痛，回到家，一個人人事不知，姑爹請了好幾個醫生去看，把我們一家都叫去，整整鬧了一夜，我們也沒有合眼！」墨菴一聽這話，早嚇得渾身發顫，抓著頭髮急道：「現在怎麼樣，可好一點嗎？」靄青道：「你不要急，好是好一點，只是一個人，老是昏昏迷迷，據醫生說，是什麼腦充血……：我說不清……：似乎是這名目……：墨菴一聽是腦充血，早已嚇呆了，連說怎麼好，怎麼好，我該死，怎麼把我母親害得這樣說着麼！麼！乾乾哭起來。靄青見只兩句話，把墨菴急到這樣，忙安慰道：「不要緊……：」一語未了，忽見房門一動一個白髮老頭子，氣昂昂走了進來。一看墨菴乾乾哭，說道：「墨菴你還不知道自己保重，哭喊什麼？」墨菴道：「老伯，家母

得了腦充血的症，怎麼好，怎麼好，我今天要趕回去。」鐵老也吃了一驚，問道：「誰告訴你？墨菴指着靄青道：『她剛由我家來，她來報信的。』」鐵老張着大眼睛向靄青看了一眼道：「真的嗎？」靄青本是心虛，被鐵老尊儀威稜一睨，早已紅了臉道：「好似醫生是這麼說，是不是這病，我也說不清。」鐵老閱歷極深，一看靄青說話神色不定，把眼睛閉一閉想了一想，候老太太果然病重，袖海一定會寫信給我通知，墨菴正在病中，絕不會冒冒失失，便叫人和他通知，於是又問道：「是袖老叫你告訴來的，還是你自己來的？」靄青給鐵老再問了這一句，便期期艾艾說道：「我告訴他們，我今天會到西山，給他們帶個信。」鐵老一聽這話，早料所傳不確，呵呵笑道：「墨菴，你放心老太太受了辛苦，病也許有的，絕不是什麼腦充血的險症！」墨菴道：「老伯何以知道不是腦充血？」鐵老道：「果然這病，你父親必定寫信給我，絕不會叫別人來送信，腦充血症是何等重要，那能隨便叫人帶個口信，這話一定靠不住。」靄青給鐵老駁了兩句，覺得臉上很不好過，趁鐵老和墨菴說話時，便要溜出去，剛走出門外，見一個看護婦，由八號病室走出來，靄青見房門開着，順眼一看，見碧如一個人坐在屋內桌前，不由大喜

，心想這壞東西，我正找不着，却就在這裏我可進去，和她搗亂替我姑母出一口氣，當時不暇猶豫，一腳踏進房內，口裏喊道：「表嫂！」接着又道：「現在我還可以叫你做表嫂嗎？」碧如一眼看見靄青進來，早嚇一跳，不由站了起來，還未開口靄青早指着罵道：「你這害人的東西，把我表兄害這樣，還要害我姑母！」碧如見她一開口便罵，氣得說不出話來。靄青見碧如不答應，以為怕她益發放肆道：「簡直就不配再叫你表嫂，你已經和表兄離婚了，你已經有人了你有面目還來，見我表兄。我表兄他是個傻子，太侮辱他了，我今天是奉老太太的命，叫你趕速離開醫院，不許你一刻停留。」碧如見她罵得可恨，又要趕她出去，定一定神道：「住醫院，我有自由權，別人管不了，你請出去吧，這病室是我住的，你不能在此胡鬧。」靄青冷冷一笑道：「你想叫外國醫生來威脅我，我才不怕呢，我不比老太太。」碧如道：「老太太在醫院喊叫哭鬧，因為影響別的病人，所以才引起醫院院長，前來干涉，和我什麼相干，至我來西山，我不過來看墨菴的病，他病一好，我也就走了，煩不着老太太來驅逐我，你放心吧，我不會再回到侯家去。」靄青聽了連連啐了兩口道：「不要臉，誰要妳來看我表兄，妳不來招惹便好，

我表兄給妳一招惹，他的病益發厲害了，你自己想一想，你現在算得候家什麼人呀，人家不要妳了，把妳休棄了，妳還有臉來找，真是太無恥了，可惜妳還是大學畢業的，真沒廉恥！沒廉恥！」碧如向來不會罵街，和人家鬥嘴，給靄青如此一鬧，一時氣得渾身抖顫，說道：「你請出去吧，這裏是我養病的病室，你不應在這裏胡說。」靄青道：「我胡說，我胡說的話妳有話駁我嗎？」碧如道：「你說的話沒有駁斥的價值。」靄青道：「乾脆你就沒話可駁，人家不要你，你還來這裏，太無恥了，太無恥了。」碧如見她連罵無恥，無恥，正氣得難過，忽見房門一推，鐵老氣昂昂走進來，後面還跟着亞祥，鐵老滿面怒容，對靄青道：「你快出來吧，不要在這裏胡說八道，你說候老太太得了腦充血的症，這位林先生剛由城內來的，他說老太太並未得什麼腦充血的病，你是什麼意思，來這裏威嚇墨菴，墨菴的病剛好一點，你却來這裏搗亂，墨菴的病，若是再反覆是你一人，招惹出來的。」靄青給鐵老一責問，又見亞祥站在旁邊作冷笑狀，心裏非常不得勁，勉強說道：「他們對我這樣說的，我又不是醫生，那能說得那末清楚。」鐵老笑道：「既然知道不清楚，請你不要多話，妳知道隨便這一句話，有多大關係？墨菴的病

剛好，不能受這樣驚嚇？侯家既沒叫你來報信，你就不必多說，別說侯老太太沒什麼病，就是她病得很重，你也不能來告訴墨菴，侯家一脈宗傳，只墨菴一個人，有個好歹，你担任得起嗎？」靄青給鐵老訴說幾句，羞得滿面通紅，低着頭，一句也答應不出，見大家的眼睛，都注在她身上，說道：「這那能怪我，真是沒有道理的。」一面說，一面走出去。鐵老道：「李女士，妳得過去，勸勸墨菴吧！他是一個拘泥的人，聽了這話，一定心上不痛快，他萬一有說什麼，妳可告訴他，妳就下山不管。」碧如聽了，忙赶到墨菴屋內，只見墨菴滿面淚痕，自己拿着手絹，不住擦着眼淚，碧如問道：「你爲什麼又難過？」墨菴道：「剛才靄青上山告訴我，我母親得了腦充血，我很不放心，我要下山看視一趟。」碧如道：「老太太有病，也難怪你不放心，不過所說腦充血的症，怕這話不對，剛才亞祥先生，不也由城內出來，果然侯老太太得了這樣險症，他那有不知道的道理，你這病體，那能下山，你自己得想一想。」墨菴道：「亞祥未必能知道清楚。」碧如道：「就說亞祥未必知道清楚，可是家裏總有信給鐵老先生，你在這裏一切都由鐵老先生照顧，那能不通知他一聲。」墨菴道：「我只想下去，我心裏非常難過，母親

本是性急的人，不能過受委曲，她的脾氣不發洩出來，鬱在心裏，這腦充血的症，是很容易得的。」碧如見墨菴總是一腔愚孝，一聽老太太有病，差不多什麼人都不管，知道再勸他，也是無益，便說道：「老太太的病，却是不要緊的，我不便阻止你不去，再說老太太這次的病，無論腦充血，不是腦充血，這原因都是我而起的，我覺得很對不住你，現在你要下山看視，稍盡人子之職，也是分所當然，我也不便阻止。我這次來看你，原是爲你的病，現在你的精神體力，可以下山，我也放心，那末，就這樣，我們分手吧，有機會我們再見。」墨菴一聽碧如要下山，早嚇得他握住她的手道：「這可使不得，我下山看一看母親，如若沒有妨礙，可以再上來，你……你……這一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這個我不答應。」碧如道：「你盡你的心，我盡我的心，我這次來看你，是盡我的心，你這次下山是盡你的心，因爲我來看你，把老太太急病了，我真是罪該萬死，我只有離開這裏，你母子感情不至發生誤會。」墨菴急道：「碧如！你不要發生誤會，我因爲聽老母病，所以才要下山，並不是因爲別故，你可以不去，我總回來的。」碧如道：「我原是看你的病來的，你走我當然也要走了，並且你下山之後，我可以斷定老太太

不許你再上來，老太太恨我刺骨，什麼話也都給她罵盡，但是我不怨她，因為他是你的母親，我不能不留相當敬意。」碧如說道這裏，滿腔鬱抑的心緒，全勾起來，不由嗚咽住，什麼話也說不出口，墨菴看了，非常感動，覺得碧如真是一片誠心待人，她所受的委屈，真是難以形容的，握住她的手，說道：「碧！碧！你不用難過，我很感激你，很對不住你，你是真心待我！我決不能捨開你！」碧如道：「你既是這麼說，何以不聽我的話，一定要下山，老太太有病，你趕下山去，原是分所當然，不過你下山去，於老太太無益，你病剛好一點，再受一番辛苦，發生別的毛病，與你是有害的，再說一句不吉利的話，老太太果然是個險症，家裏只你一個獨子，不用你急要下去，老太爺也早派人來接你了，現在不但沒人來，並且連給鐵老先生一封信也沒有，只憑竊青口裏說着，那能可信！」墨菴道：「你說的很有理，不過我心裏只是不安，我要下山。」碧如見如此苦苦勸他，墨菴仍是要下山，他的腦筋太拘泥，看他神氣，唯一只知父母，別人都在其次，想起一向對待他的真心他既然知道，可是終敵不過他的母子之愛，不由很傷感，同想起書嶽，只須對他說兩句體貼的話，給他一點顏色，他便歡天喜地，願粉身碎骨的

報答，現在這人，只怕看不見了！碧如勾起心緒，說不出的苦痛，拿着手絹，忍不住嗚嗚咽咽哭了起來！墨菴很張皇道：「碧！碧！你幹麼？碧！」正在此時，亞祥和鐵老推門進來，亞祥對墨菴道：「墨菴一定要下山，也未嘗不可，不過據我的意思，你可以暫候一天，等我下山，先到府上看一看，在事實上有下山的必要，我必定趕上來，和你一同下去，若是沒有下山的必要，我也專人上來送信，給你報告，你看如何，這樣，我認爲兩方面都好。」鐵老道：「你這話對了，我也是如此主張，並且相差只一天工夫，果然你有下山必要，絕不肯誤你！這是天大事，你就不下山，我也要催你下山。」墨菴給大家如此勸說，只好答應，但是心裏，只覺鬱結非常開祥當日下午二點鐘，便趕下山去，鐵老也回留春園，碧如知道墨菴心上很難過，想安慰他，只見墨菴老縐着眉頭，不住嘆息，碧如道：「你老是如此，於你病體，大有妨礙。」墨菴道：「我一顆心，好似一隻鐘懸着，搖擺不定，兩隻耳朵，只嗚嗚的叫。」碧如聽了知道他急得勾起心火來，碧如把他身旁被單塞塞道：「你好好睡一會吧明天亞祥先生上來，一定有好消息，你放心。」墨菴道：「果然我母親爲我氣病了，我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碧如聽了，

又可氣，又可憐他！想他一片純孝之心，非他人所可及的，便道：「這罪不在你身上，全是在我一人，我原不該上山來看你。」墨菴一聽這句話，益發把碧如的手，拉得緊緊的，說道：「碧！你不要這樣說，妳果然有這樣見解，我益發無地自容了，我很對不住妳，唉！我身處兩難，我一顆心粉碎了。」說着，握着碧如那隻手，不住顫動，眼中已流下淚來，碧如覺得爲了這兩句話，害得墨菴如此激刺，很是不安，說道：「你不要再記我這話，我不過隨便說一說。」墨菴連連嘆了兩口氣，將臉朝向床內，用手絹連連擦着，碧如知道他傷感，忙說道：「你再傷心，叫我更難過了，你睡吧，反正明天亞祥先生一上來，便有消息，你又急什麼？」墨菴一邊擦着眼淚，一邊說道：「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心裏只是難過。」碧如道：「你睡吧。墨菴點點頭，把臉仍衝到裏面去。碧如在床前看了看，見墨菴瘦損的病容，呼吸很微弱的，心想他的病，剛好一點，老太太上來，又鬧出這一番，只怕這事，不是這樣可了，老太太果然因爲這事病重，墨菴也是心神不安，老太太若是沒什麼病過了兩三天，一定又要趕上來麻煩，我只有離開這裏，最爲妥當，但是墨菴對又如此惦記着，我又何忍就離開，我在這時候，也可說是進退兩難了，碧如

正在默默想着忽聽墨菴在睡夢中，大喊一聲，阿媽！妳看我！碧如吃了一驚，急看墨菴已睜開兩眼。忙道：「墨菴你幹麼？」墨菴伸着顫動的舌說道：「碧！妳還在這裏，我剛才見妳給我母親趕走了，你可不許走，妳一切看着我，我非有妳，我活不了！碧！」碧如含淚道，「我沒有走，我還在這裏，你放心，你睡吧不要胡思亂想」墨菴一手仍搭在碧如手上道：「你可不許走」碧如道：「我可走不了，你放心，你睡！」說着，伸手在被單上，微微拍着！墨菴經碧如這樣溫語安慰，心神一定，不一會工夫，又睡着了，碧如想了想，我此時若突然離開，墨菴這一條命。一定活不了我的處境太難了我一個人在這裏，也沒一個人可以商量，再看墨菴已睡熟了。無一點血色的臉皮，目眶深陷照他這神氣，前途的希望，也是很單薄的，想着，想着！不由心酸，兩眼的眼淚，滾了出來，走到外面一看，一輪皓月當空照臨大地，四面寂寂一點聲響沒有，碧如在月下站了一會，重復走進屋內，輕步走到墨菴床前一看，只聽他鼻息很粗，兩頰有點微紅，再向他額上一摸，皮膚有些熱，心裏正在着急，忽見墨菴把身一轉，口裏喊道：「阿媽！阿媽！你別生氣！」說着這一句，睜眼又醒起來！見碧如站在床前，默然不語，碧如道：「墨

菴，我看你把心放寬一點，你兩次都是喊着老太太醒過來的。」墨菴道：「我不知道，我只担心，我一閉上眼睛，就看見我媽，好似她病得很重，這怎麼好，我真是懸心」。碧如道：「你好好睡吧，我看你頭上，有些發熱，萬一你再急病了，你就想下去，也不能下去，再說一句，你要下山，無非要稍盡人子之職，伏侍老太太湯藥，現在你連自己下床都得須人扶持，那能伺候別人呢，你不要胡思亂想，你自己病好了，才能伺候別人，照你這樣扶病下去，老太太見了，也是着急，只怕還要添老太太的病，現在已經是夜裏十二點鐘了，你快睡吧，等到明天，一定有消息。」墨菴道：「是！是，妳也去睡吧。」碧如道：「等你一睡着，我也就睡去」，說後便坐在桌旁一張沙發上，心裏只是暗想，他念念不忘了老太太，果然老太太受了刺激，得了重病，這完全由我一人起因，我此來是反害了他，我現在應如何處置呢，碧如獨自尋思一回，覺得人生處境艱難，也無過此時了，自己夢想不到，重重疊疊，會有如此苦惱，想了一回，不由滾下淚來，再看墨菴，似已睡得很熟，又輕輕走過去，再向他額上一摸，仍是很熱的，心想不好，他的病，只怕要反覆了！怎麼好，現在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明日亞祥上來時，給一個好消息，可以安

慰墨菴，使他思親的心減輕了，那便是如天之福。碧如看墨菴睡得很熟，便回自己房內，胡亂和衣睡下，心裏只是惦記墨菴，朦朧一會，天已發亮，又走過去向墨菴一看見角額上，微微出了些汗，心想出一點汗，也許他的熱度會退了，見他睡得很熟，輕輕躡足退了去，洗過臉後，再走進墨菴病室，見他還是睡着，重復走出因為昨夜一晚，沒得好睡，頭只涔涔作痛，心想我不要自己也弄病了，反來累人，便又走進房內，走到院門口，呼吸空氣，一時又勾起前事，想從前書嶽住院時，每日早上，必和他一同出去散步，那時墨菴是住留春園，每走到山上，向西邊一望，望見那一帶白牆，心裏總是怦然一動，不知墨菴病狀如何，現在墨菴是住在這醫院的，而書嶽呢，到現在還不能証實死活，唉！老天惡弄人殘酷到極點了，碧如在院外，一人臨風感嘆，忽見一輛汽車飛馳而至，駛到院門外停住，由車內走出亞祥夫婦。碧如一看心裏先跳一跳，急迎過去問道：「侯老太太可好一點，是什麼病？」祥頭搖一搖道：「不好！墨菴怎麼樣」碧如道：「他一晚就惦記着老太太。」亞祥道：「我們到房內先商量好了，再告訴墨菴」大家走進院內先到碧如房內，亞祥道：「我昨天回去，便趕到侯宅，侯太太的確病得很重。」碧如吃了

一驚道：「這怎麼好」亞祥道：「袖老的意思，是叫我通知墨菴，因為侯老太太，這次得病，是受相當激刺的，她現在病狀，儘日昏昏沉沉，有時偶然清醒一點，便喊墨菴，和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碧如聽了，把頭點一點，知道所謂不相干的話，當然是侯老太太罵她，亞祥不便說出，問道：「現在怎麼辦呢？」亞祥道：「我再三對袖老說，墨菴萬不宜下山，最後袖海才決定，寫一封信，交我帶來給鐵老商量辦法，再定行止。」我主張先到山上斟酌情形，和鐵老商量後，再定行止林太太道：「據我看，墨菴下山，有害無益。」碧如道：「墨菴天性純孝，老太太既是病得這麼重，不給他知道，萬一出了一意外的事，叫他抱恨終天，也是很不好？」林太太道：「你說的不錯，但是墨菴如此純孝，他以重病之身，目視老太太病重，心上加了一重激刺，能否受得了，萬一有個意外，豈不更糟了。」亞祥和大家商議一回見都沒把握，說道：「我到留春園，和鐵老商量看，決定辦法，再下來，現在我不去見墨菴。」碧如道：「如此也好，只是墨菴盼望林先生很切，林先生商量好了，請就回來，墨菴一睜眼醒來，便要查問。」亞祥答應後，匆匆走了。碧如見屋內，沒有別人，拉着林太太的手垂淚道：「貞君！我怎麼辦，我想不到

會有如此的困難，現在我難過極了！我很後悔，這次冒昧上山來，萬一老太太有個好歹，我如何對得住墨菴，墨菴萬一有個好歹，我如何對得住。我怎麼好？我想下山去我受不了！」林太太道：「救人要救徹底，你既然上來，那有使下去道理。」碧如道：「我上來，原只望墨菴病有轉機，那知反因為我的緣故，反叫他病增重了。」林太太道：「這事原怪不得你，只是你處身其間，太難過，我覺得很對不住你。你現在既上來，再容耐些時……」林太太正說着，早聽鐵老在外面大聲說道：「我看總是這樣辦……」林太太聽鐵老的聲音，正驚訝間，亞祥和鐵老已推着房門進來了！亞祥道：「我剛出院門不遠，便遇見鐵老，我已把一切情形，和鐵老說過，鐵老主張暫時不用給墨菴知道。」碧如道：「暫時不叫墨菴知道妥當嗎？」鐵老道：「以墨菴現在的病狀，我還是很擔心的假如叫他知道這情形一定要吵着下山，他的病體如何能勞動下山，如何再經得起激刺，這不是送他走到死境這萬萬使不得。我是最重人倫，親病為人子者，原該奉侍湯藥，但是墨菴也在病中，就趕下去，也不能奉視，只怕他心裏更見難過只怕老太太不至怎麼樣，墨菴一人，先要急死了！碧如見鐵老所說，和自己昨晚對墨菴勸解。意思相同，便道：

「現在切望林先生上來報告，等一會怎麼告訴他。」鐵老道：「只好告訴他老太太病不甚妨礙，他就安了心。」碧如道：「我且進去看一看，」說着走進墨菴房內，見墨菴，已睜開兩眼，對他說道：「碧如！你給我一杯熱水喝，」碧如倒了一杯熱水送到床前，墨菴道：「是誰說話，亞祥來了沒有。」碧如道：「林先生和林太太都來了，剛才因為你睡着，沒有進來。」墨菴又問道：「我母親怎麼樣？」碧如怕說出來不對，便道：「我去請亞祥進來，」說着，忙走出去，一到外面便道：「墨菴查問老太太，我不敢告訴他，請你進去。」亞祥眉頭蹙一蹙，鐵老道：「目前千萬不能把實情告訴他，」亞祥點點頭和大家一同到房內，墨菴一見亞祥，便顛着聲音問道：「家母的病怎麼樣？」亞祥道：「前天所傳的，完全不對，肝氣發痛是有的，不過比平日稍為重一點，並不要緊，你放心吧！」墨菴道：「我非常不放心！我想下去一趟。」林太太道：「我昨天就聽亞祥說，侯先生打算離開病院到家去，我所以今天特為趕上來，侯先生決定回家，我就把碧如接回去，這次我費盡心力，才把碧如邀上山來，原指望侯先生的病體早見恢復，現在侯先生既要下山，談不到養病，那末我是白費心了！」墨菴聽了這幾

句激刺的話，一時無話可答，鐵老從旁大聲說道：「墨菴！你萬無下山道理，你連步履都不能，你能奉侍老太太湯藥嗎？老太太的病，就夠他老人家焦急，再加上你一個病人，如何受的了？你下去不得，現在老太太的病業已證明了，你且靜心養病吧！等你病好了，還有許多事，和你商量。」說着，向碧如看了一眼。墨菴給大家如此一說，一時又無話可說，林太太又問道：「侯先生你决定了沒有，你若是決定下去，我就和碧如先生走，鐵老不待墨菴答應，先說道：「萬無下山之理。墨菴默然不說，兩眼只注在碧如臉上，心裏暗想，他果然和林太太下山，以後見面太不容易了，想起老母病着，又非常難過！亞祥見墨菴只凝着雙眸，沉疑不語，說道：「我不斷到府上去，老太太的病，不日當占勿藥，我隨時可以上來報告，你還是靜心養病，早一天恢復健康，早一天下去，好叫大家歡喜，你這樣扶病下去，誰也不放心，並且你下去，於老太太的病是無益的。」墨菴聽了，微微呻一口氣，似乎不大贊成，亞祥和碧如一同出去對鐵老道：要不老先生再進去對他解說解說，我對他說許多話，他還在猶移不定，鐵老見說，把頭點一點，剛邁出房外，碧如急向亞祥問道：「到底侯老太爺的信，是說甚麼，」亞祥道：「這封信，鐵

老當然不便給墨菴看，信內告訴鐵老，侯老太太病狀很重，打算把墨菴叫下山去，請鐵老設法，剛才鐵老和我討論許久，仍是沒把握，照情勢上，侯老太太連日昏迷，不省人事，病症很重，不過叫墨菴下去，於病人無益，於他有害，我想現在只有瞞他，等到必要時，再給他通知。」林太太道：「據我的意思，就是將來侯老太太有個不幸，暫時也是不能告訴墨菴，墨菴病到這樣，怎經得如此打擊，他果然知道，必定受不了。」亞祥道：「果然有這事，那好瞞他，父母之喪，人皆有之，爲人子披麻斬衰，禮不可違，這個瞞他不得。」林太太道：「按禮當然不能瞞他，但是老太太，這次得病原因，是由來醫院得來的，墨菴見老母因此一病不起，當必悔恨交加，他的虛弱的身體，那能受得如此激刺，當然也要送命的。」碧如道：「果然瞞他，責任太重了，現在老太太只是病着，他已寢食不安，如果死了，不知他要怎麼的難過，萬一再爲他病體，不告訴他，等過一時，叫他知道，他要抱恨終身，他平日看父母最重的老太太對待我如何不好，他總沒一句話，說老人家沒理，父母長上，無論如何？總是尊之敬之，竭其身孝之，這原是他天性使然，也無可怪，將來這個瞞着的責任，誰能擔當得起，我可不願負這責任，他昨天晚上

還問我，老太太的病狀是否不要緊，大家有沒有瞞他，我當時給他一問就覺得很難。」林太太道：「據你這樣說，是把墨菴往死路送，我只怕墨菴一下山，老太太還沒死，菴墨先要急死了，我主張暫時不給墨菴知道，是在這一點。」大家正在討論，房門一動，鐵老闖了進來，說道：「真麻煩，我勸解了半天，墨菴仍是不放心，此子過於固執孝順父母原是可取，只是不懂情形，一味愚孝，於事何補。」碧如道：「墨菴這種脾氣平日就這樣，現在怎麼辦，我們討論半天，告訴他不好，瞞他也不好。」鐵老毅然道：「目前總不能告訴他，亞祥你爲朋友，多辛苦一點，你下山之後，每天須到侯宅一次，探問病情，老太太到實在不行的時候，你通知我，我打發墨菴下山，我看只有這辦法最好。亞祥點點頭道：「是的，也只有這樣辦。」說着，又向碧如看了一眼，碧如低着頭，緊皺眉頭，心裏很不贊成這種辦法，知道墨菴的脾氣，果然侯老太有個不好，墨菴悔恨無窮，但是大家如此計劃，都是好意，不能反對，大家又議論一回，鐵老因有事先行回去，亞祥又再三對墨菴安慰一回，也行下山，亞祥回到家裏，本想就到袖海家裏報告，因爲時間已是不早，往來奔走，身子也很累了，便想等明天再去。當晚在家裏喝幾杯酒，便睡去

，到了第二早，天色才亮，街門叫得很急，等到了當差把街門開了，拿了一封信進來，亞祥一看是袖海寫的信，只草草數字，「內子病急，希卽來一商。」亞祥看了這信，嚇了一跳，林太太道：「果然侯老太太死了，碧如倒是好運氣，他們二人，一定會復歸舊好，享家庭幸福。」亞祥只把頭連搖幾搖道：「你不要過作樂觀，只怕以後還有轆轤的。」林太太道：「袖老叫你去，無非要商量，接墨菴回家，對這點務要注意，有必要時，才可接墨菴回來，可以不接就不必接，這關鍵很大，我知道墨菴一下山，碧如一定走了，這是一層，還有墨菴那樣病體，經不起過大的刺激，萬一侯老太太未死，墨菴先急死了，碧如更是可憐的。」亞祥道：「你只顧向碧如這一方面打算，你要知道墨菴和侯老太太，是母子至親。」林太太道：「像侯老太太這樣人，死不足惜，墨菴好好一個和美家庭，就爲這老太婆弄壞了！」亞祥只把頭搖幾搖，也不和林太太多說，喝了一點熱水，便忙走了！」車子趕到侯宅，剛一進門，便聽內院一片哭聲，亞祥嚇了一跳，向當差打聽，老太太昨天晚上變症，已暈了好幾次！亞祥不便逕入內室，只在客廳等候。原來侯老太太打昨天午後，人很清爽的，告訴袖海，要吃煮鯨鯨；袖海因老太太，病了這麼多天

，稍爲清醒一點，那能吃這種不好消化的東西，勸他不要吃，侯老太太便生氣罵道：「我今天剛好一點，想一點東西吃，你都不給我吃，要把我餓死，你才遂你的心願？」袖海見他生氣，只好叫廚房煮一碗餃子上來，侯老太太一看，只有幾個，很不願意，說袖海捨不得給他吃，袖海沒有法，只好叫廚房，盛了一碗上來，侯老太太忽然胃口大開，一連吃了二十多個，才不吃了。袖海見她吃物有味，心中又稍稍安慰，侯老太太剛吃完餃子，靄青也來了，見侯老太太今天很明白的。便坐在床沿，侯老太太便告訴靄青，養得兒子不中用我這次病了這麼多天，墨菴也不回來看視，我想人家一定瞞着他，靄青正滿心委曲，一聽這話，便說道：「姑媽，不要提了，前天我見姑媽由醫院生氣回來，第二天我就趕上山，和那賤人碧如理論，要把她赶走，那知碧如真可惡，串同鐵老頭，和醫院的醫生，把我侮辱一番，給他逐出來，現在表兄是給她一人扶持，什麼人也不得近前，姑媽的病，只怕表兄還不知道呢！」侯老太太一聽，把頭連搖幾搖，只喊一聲氣死我，手足顛幾下，便昏厥過去，嚇得靄青連喊姑媽！姑媽！只是不醒，袖海也帮着喊叫，見侯老太太，雙睛緊閉，手足都冷了不由號啕大哭起來！侯老太太暈去一個鐘頭，又悠悠蘇

醒，袖海道：「你不要生氣，我把墨菴叫回來。」侯老太掙扎半天，才吐出「恨死」兩字袖海道：「是的！是的！我叫墨菴回來。」侯老太睜着大眼睛，似是不願意，袖海道：「你可是願意墨菴回來？」侯老太一聽，那眼睛睜得更大了！靄青道：「我知道的，姑媽是要把那賤人碧如趕去。」侯老太太聽了這一句，似合心意眼睛才垂下，過了一會，嘴唇動了幾動，似要說什麼話，只喘着氣說不出來，袖海看她氣色已入敗狀，心裏很張皇的，問道：「太太，你還有話？」侯老太太聽了這一句，眼眶中隱隱似有淚痕，嘴角努一努似要哭，又似要說話，只是掙不出聲來，袖海握着她冰冷的手道：「太太，你可是盼你兒子墨菴回來嗎？明天天色一亮，我就派人把他接回來，你放心！」侯老太嘴角仍是一動一動的，似是要說什麼，袖海道：「太太！你還有什麼事？」侯老太太唇只是動着，看了看靄青，又看袖海，袖海此時心裏又急，又猜不出老太太還要吩咐什麼話，心酸已極，又不敢哭！靄青坐在床沿，心裏却是明白知道老太太心裏，只是恨碧如其次便是關切她的婚事，說道「姑媽你恨碧如那賤人，你放心，我總給您報仇，替您出這一口氣，我不把碧如打倒，我便對不住姑媽。」侯老太太聽了，臉上似現出安慰的神氣，可是那嘴唇，

仍是動個不了！靄青看着，心裏了然，但是關於自己的事，如何說得出口，見侯老太太一會看着她的臉，一會又看着袖海，嘴角動個不住！於是想了好一會，把眼睛一閉，又復睜開道：「我知道了，姑媽不放心，還有我的事嗎？」說了這一句，又把頭低下，裝做害羞的樣子。靄青如此一來，才提醒了袖海，見侯老太兩眼儘望着靄青，說道：「太太放心，我總要把靄青接到我們家裏，墨菴將來的媳婦，除她之外，沒有別人，妳平日愛她，我也看她極好，將來一定是我家兒媳婦，妳放心，妳放心，妳這意思，我總能辦好。侯老太見袖海這樣說着，似很安慰的，眼光漸漸縮小，胸前只是起伏喘着，袖海知道不好，又連連喊道：「太太，妳得等妳兒子回來！妳等妳的兒子回來。」侯老太只嘴唇動一動，那眼睛還是閉着，袖海急忙拿了鹽水灌她，那能灌得下，都由嘴角流出，不由又失聲哭了，侯老太似死似活的，就這麼一夜，暈了好幾次，袖海心裏很是悔恨，不該給她煮餛飩吃，竟鬧出這樣大亂子，只好連夜派人通知郁文夫婦。郁文踉蹌趕來見侯老太太如此，也在床前哭喊一面又催袖海快把墨菴接下山來送老，袖海道：「在半夜裏變症，什麼事都趕不上，在半夜裏。也不能派汽車去接，我這裏一切事太多，你須在我

這裏帮忙，不能離開我，須另倩別人去接。」郁文聽了，一想這次姑媽若是不幸死了，我們家人，一個月至少要短了幾十元的津貼，想着又哭，哭了一會，又看着靑靑的臉，問道：「姑媽有吩咐什麼沒有？」靑靑那便把剛才袖海所說的話，告訴郁文，只說道：「你問我幹什麼？」袖海知道郁文的意思，說道：「你的姑媽最愛她，我當然要照你姑媽的意思，把她接到我家裏來。」郁文聽了，心上一塊石頭才落下，知道他妹子，有了下落，將來家裏的津貼，不至中斷的。再看侯老太太，一會喘着氣，一會又似沒氣，郁文便和袖海略略提起預備後事，袖海只哭道：「我心裏很亂，將來這一切事，只有你替我帮忙。」郁文聽了，心上又是一塊石頭落下，知道袖海對一切的事，都是很外行的，由他經手，又可得一筆油水。這一晚，侯老太接連暈絕了好幾次，到得天色一亮，袖海急寫字條，把亞祥請來，及至亞祥赶到侯宅，侯老太太剛行嚙氣，病終正寢，亞祥在客室等了許久，袖海哭了一氣，才和郁文一同出來，袖海一見亞祥便呵呵哭道：「內人竟棄我去了！亞祥忙行安慰，袖海拭淚道：「事出倉卒，一切都沒有預備，現在最要緊的事須把墨菴先叫回來，我本想叫內姪郁文上山接去，只爲舍下還有許多事須叫他料理，現在

煩足下，上山一趟，先把墨菴接回來！」亞祥連連答應道：「是的！是的！我可以立刻上去，不過有幾句話，要請老伯斟酌，老伯母歸天，墨菴當然立刻要下山奔喪，只是墨菴病得很重，驟遭大故，他神經上，能否經得起小侄很是擔憂，」袖海聽了毅然道：「養生送死，古有明訓，墨菴當要叫他回來盡禮的。」亞祥道：「不錯，當然要叫他下山，不過能不能就告訴他，須得考慮，墨菴天性純孝，他自聞老太太得病，業已寢食不安，再告訴他凶信，他的病體如何擔當得起，並且他本身病已很重，接他下來，也不能盡禮盡哀，徒累老伯忧心！」袖海聽了，沉吟還沒答應，郁文早說道：「那能爲他病，瞞着他，不叫他下來，我們是書香世家最重禮教，墨菴不下山，要給親戚笑死，墨菴也是不願意，我們不是那些出洋生，沾染外國氣，看不起父母的。」亞祥見郁文語含譏刺，那肯饒他，便哈哈一笑道：「閣下是書香世家，誰不是書香世家，我和侯老伯商量。是斟酌理想個相當辦法，先不要把墨菴急壞了，並不是叫他違背禮教，足下主張叫墨菴立刻下來，我且問你，萬一墨菴經不起這激刺，有個好歹，這責任閣下能擔當得起嗎？你說出洋生，看不起父母，也許你有這種朋友，在我眼中，就沒看見這樣不懂世故的人

。」郁文給亞祥問了幾句，急得滿面通紅，睜着大眼睛，想要辯論，袖海怕郁文言語魯莽，和亞祥衝突起來，把手一揮道：「郁文你先到裏面，該分發的先分發，」郁文忍着滿腹怒氣走到裏面，一見侯老太太陳屍床上喊着：「姑媽！姑媽！你太不值了，連一個兒，都不來送終，太不值了。號陶大哭起來。」靄青道：「你嘮嘮叨叨說的什麼？」郁文道：「姑丈請亞祥上西山，把墨菴接下來，亞祥不贊成，我從旁說了兩句，亞祥反問我擔得起擔不起這責任，我想姑媽太不值，連一個兒子也不能送終。靄青道：「你糊塗，咱們的事，那能由外人干涉，亞祥不去接，你去接他回來。」郁文把雙肩一聳道：「我那能離開，姑丈剛吩咐我料理喪事，我一走開，事情一落到別人手裏，什麼事都完了。」靄青知道他所謂什麼事都完了，是注意油水擦不着，把足一跺道：「這是什麼時候，墨菴表兄不回來，豈不誤事？」郁文道：「你也真糊塗，你怕誤事，你自己不會走一趟？」郁文這一句，提醒了靄青當時便不答應，低着頭一想，趁人家忙亂之際，一個人偷偷溜回家去，略略修飾，便僱一輛汽車，趕到西山療養院。在車未到西山以前，在車上心裏很是忿怒，最可恨是亞祥和碧如串同一氣，要瞞着墨菴，什麼話也不告訴他，

好留得他們二人復歸舊好的地步，上次我告訴墨菴姑母有病，反給鐵老頭申斥一頓，現在這一次上去我是有證據可以證明，我所說是虛是實，這樣也好叫墨菴明白，知道我是好人，顯得碧如用手段瞞騙他，是有作用的，如此一來，碧如信用掃地，墨菴一定恨他無論如何，他們總不能復歸於好。這次上去，須要小心在意，不要給鐵老頭和碧如撞着，須要一進醫院，一直趕到墨菴病室，見面便告訴他，鐵老各人就知道，也無法阻止了，所可慮的，亞祥這壞東西若是先行上山，預行布置，叫我見不着墨菴，那可怎麼好？這也不要緊的，假如他們阻止我，我可以在門外，大叫大哭起來，墨菴在裏面總可以聽見，靄青在車內暗自打算一氣，忽見車後一輛黑汽車，鳴了一聲飛掠而過，那車內隱隱似坐一男子，不由大驚，心想這汽車一定是亞祥了，果然先給他趕到醫院，要發生許多阻礙，當時再忍不住，叫汽車夫快開，趕上那輛車去，車夫聽了只回頭向靄青看了一眼，仍照常開着，靄青再望前面看去飛馳的汽車後裊起一陣黃塵，一泛眼工夫，已轉入山坳，看不見了，靄青發急道：「趕上吧趕上吧！」汽車夫只慢慢騰騰應道：「趕不上。」靄青道：「他這輛車，可是往西山醫院？」汽車夫道：「我不知道。」靄青道：「

你開快點，能趕上去我多給你酒錢。」汽車夫才把車開足速率，追趕一氣，不見前面車影，靄青心想大概不是亞祥汽車，是我神經過敏了略略安了心，及至汽車駛到療養院門口，忽見門前停了一輛黑色汽車，好似就是剛才在路上，所遇見那一輛汽車，心說糟了，一定亞祥先趕來了，忙忙下車，闖進醫院，一直趕到墨菴病房，把門一推，一看只墨菴一人，躺在床上，一時也顧不了一切，不管墨菴是醒是睡，大聲喊道：「表兄不好了，他們串通瞞着你，不叫你知道，姑媽死了！」說着，便張大口，嗚嗚哭了起來！墨菴在朦朧間，給靄青闖進一喊，早吓得心頭亂撞，接着又聽靄青喊道：「姑媽死了。」好似青天來了一個霹靂，嚇得魂魄出竅，只喊了一句嚶啞，立時由口裏噴出，猩紅鮮血，把身子一翻，那血似泉湧一般，吐個不住。靄青一看大驚，連喊：「表哥！表哥！」墨菴只覺心痛欲絕，那能答應，吐了滿床滿褥的血，靄青喊了兩聲，見墨菴不答應，把頭漸漸垂下，似已死去，不由大驚，不敢再在屋內，奔了出去，一直跑到隔屋，向窗門一張，只見碧如一個人坐在桌前。只見她的背後，也不知她幹什麼，便在窗外，急急敲了幾下，狂喊道：「嘿！嘿碧如：你出來？墨菴怎麼死了。」碧如正因早上，

連走進墨菴屋內兩次，見墨菴只是朦朧睡着，非常不放心，忽給窗外這樣一狂喊，掉頭一看，見是靚青站在窗外，嚇了一大跳，又聽她說什麼，墨菴死了！立時頂門上，似擊了一鐵鎚，兩眼昏黑兩脚都軟了，要站也站不起來！靚青見碧如回頭看了一眼，便伏在桌上，發急道：「你快出來，快出來呀，出來呀！」說着又在房門亂敲一氣，喊道：「開門！開門！」碧如勉強站了起來，兩眼還是昏黑地，渾身抖顫，把門一開，靚青迎門使是一掌，打在碧如臉上，碧如驚惶已極，只把臉一握，問道：「怎麼！」一語未了，靚青第二掌又打在碧如臉上，嚇得碧如一個人，和發狂一般，奪門出去，一直跑到墨菴病房內，見墨菴一頭斜倚在床前，滿被滿褥，都是殷紅的血，喊道：「怎麼了！」靚青也恨跟在她後面，指着罵道：「都是你這賤人，害了他！」碧如也無暇和她多辯，急跑到房門口，想要找醫生去，恰好一個看護婦，由十號病房出來碧如急忙喊道：「鄭先生，快請大夫來，不好了！不好……」說了這一句，一個人倚在門旁，兩眼發昏呆住不動。那鄭看護，一聽碧如狂喊急促的聲音，急趕過來，走進房內一看，大驚道：「怎麼了！」靚青指着碧如搶着說道：「都是她害了！」鄭護士，很驚異的，向靚青看了一眼，又回頭

對碧如道：「大夫剛來，我去找他」說着忙忙走了！一轉眼間，大夫已趕來，一看情形很危急，立時先叫護士，把墨菴扶正，急用注射針，在墨菴的臂上，注射了兩針，回頭正要對碧如查問經過的情形，一看碧如兩眼發直，似已驚呆了，史大夫是內行的，平日又對碧如極其敬重，對護士說，李女士須要注意，你先扶他到他房內，鄭護士過去，要扶她時，碧如似又驚覺，睜着沒有眼神的眼光，指着墨菴道：「他怎麼樣」史大夫安慰道：「不要緊，一會就好，女士先到房內歇歇」碧如把沒神的眼光一閉，兩行眼淚，流在發燒的嫩頰上，鄭護士要把她攙起來，碧如還不肯走，史大夫道：「你放心，你須回房內歇歇去」碧如兩眼仍是發黑，由鄭護士把她扶到房內。這時亞祥夫婦也趕到了，一進病房見墨菴暈絕床上，靛青在房內，心裏早已明白，知道一定是靛青先到病院，冒昧一說把墨菴急壞了，心裏甚是後悔不能早走到，以致誤事，一面先派人到留春園請鐵老，一面和醫生商議，挽救墨菴的辦法據醫生說，墨菴身體本是很弱的，再加這次失血，非常危險現在雖然注射了強心針，勉行支持，最好辦法，只有接血，但是在這山上，醫院一切設備不甚完備，接血很費事，若把送到協和醫院，又怕這一路上長途顛頓，病人受

不了，亞祥問他，就在醫院接血，能否辦到？史大夫道：「也可以，不過不用直接灌輸辦法，須用管子，先從給血的人，取出後，再注射病人身上，手術稍爲費事，稍爲慢一點，只是一時要找給血的人，和病人的血統有關係的，恐怕也不容易呀！」亞祥聽了，只是縳着眉頭，想不出法子，這時鐵老得訊也趕到，一看情形，向亞祥問道：「如何會鬧出這亂子？」亞祥道：「侯老太於今天寅時病故，天一亮；我得袖老來信，煩我到西山接墨菴下去，我認爲侯老太已故，墨菴又病到這地步，能否下山，是一個大問題，當時勉強答應，本打算上山來和老先生商量辦法，我因爲這事，關係太大，墨菴果然下山，李女士也須有個安頓才好，所以我先回家和內人一同前來，預備墨菴果然必須下山，把李女士再接到舍下，却不料只這樣畧一耽擱，那墨菴表妹靛青先趕來，一定她一進門，便報信，所以把墨菴嚇壞，她現在還說是李女士害了墨菴，這樣卸責的話，誰也不能信！」鐵老把足連蹙了幾下道：「這東西太誤事了，現在怎麼辦呢？」亞祥道「據醫生說，只有接血，還可挽回，只是一時要找相當給血的人，却沒有？」鐵老仰頭略遲疑道：「李女士呢？」亞祥道：「我來時李女士已暈在自己屋內，醫生替她注射一針，現在內人

正在裏面」鐵老把頭連搖幾搖道：「可憐！」亞祥道：「剛才和大夫商量，無法把墨菴送到城內醫院接血，這給血人，最好和墨菴血統有關連的」。鐵老一聽這話，似有所觸，把頭一仰，微微點一點，便一直走進病房內，一看墨菴還是閉着眼睛，靄青瑟縮地站在房內，地下吐的鮮血，鐵老向着靄青一招手道：「史姑娘，妳出來，我有幾句話問妳，靄青一看鐵老正顏厲色說着，心裏突突跳動，怕鐵老要質問她，不待鐵老開口，先說道：「我表哥，完全是給李碧如害了，這事我須回去報告。」鐵老把頭搖一搖道：「現在不必說這話，如何情形，大家都明白，目前最要緊的，是要挽救墨菴，據醫生說，在這危急時候，只有輸血，才有效果，不過給病人接血，最好須要和病人有血統關係，史姑娘和墨菴是姑表至親，血統是有關連，我想和史姑娘商量，請史姑娘犧牲一點血，救墨菴一命」。靄青聽了，驚異道：「我的身體不好，怕不行」鐵老道：「我所以要請史姑娘輸血，爲的墨菴危在旦夕，現在除輸血沒有別的法子，其次史姑娘和他是至親，和墨菴有血統關係，不能視死不救，再說一句，墨菴這次突然吐血，是受了剛才的激刺，史姑娘若是稍爲慢一點向墨菴報告，他也不至如此，現在危險極了，史姑娘妳的責任也很重。」靄

青給鐵老一說，心裏又慚愧又害怕，暗忖這次私自上來報告，袖海姑丈，並不知道，萬一救不回來，姑丈當然要怪我冒昧，並且墨菴果然一死，姑媽臨死的遺言，無從實踐，我的希望也斷絕，在墨菴臨危的時候，我能輸血，把他救回來不只姑丈只感激我，就是墨菴一定也要感激我，我告訴他消息又犧牲自己的血救了他生命，他一定對我親密起來，且有姑丈在上頭主持，我和他的親事，沒有不成功的，靄青如此翻覆一想，立時把畏怯的心，變成興奮義形於色的，對鐵老說道：「老伯所說的不錯，我表哥病得這樣危險，我再不輸血救他，我問心，也過不去，我身體雖然不好，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除了我，也沒第二人，我願犧牲我的血，救我表哥的命！」鐵老見靄青改口答應，忙走出去告訴史大夫，靄青願輸血救治墨菴。史大夫一聽靄青和墨菴是姑表至親，認為血統攸關，這血似可用的，不過爲慎重起見，須要取出幾滴血，先驗一驗，當時便請鐵老把靄青領到手術室，靄青一看屋內火酒燈，史大夫正拿器具消毒，心裏便不由突突跳動，那護士把靄青手臂關節地方，用火酒擦在皮膚上消了毒，然後由大夫拿了針管過來，靄青一看，她禁不住，只索索抖顫，後來經護士，把她的手臂握住，靄青嚇得不敢再看，忙把眼

睛閉上，只覺得臂上，似蚊子刺了一下，微微一痛，接着又緊痛一下，便聽史大夫咕嚕一句，靄青急睜眼看時，史大夫已拿了小唧筒一點血，自去試驗，護士已把針眼用膠布貼上。靄青心想，原來取血只微微一痛，犧牲一點血，輸給墨菴，換來墨菴的愛情，墨菴的田地家財，是很值得，靄青愈想愈得意，急盼大夫就來把血取出等了好一會，不見大夫進來，靄青禁不住，走了出去，見大夫正和鐵老說話，靄青急忙走過來問道：「大夫我的血可以用得吧。」史大夫把頭搖一搖道：「使不得，使不得，血質帶一點毒！」史大夫說了這一句，又向靄青臉上，很刻毒的看了一眼，靄青聽他一說一看只羞得臉泛紅霞，無地自容！鐵老聽說靄青血不合用，心裏非常着急，在房內討論一會，沒有辦法，忽見林太太走進來，對鐵老說道：「碧如要見鐵老伯。」鐵老和林太太，一同走到裏面，見碧如已坐了起來，有聲無力的說道：「墨菴怎麼樣？聽說須要接血，現在沒有人，我想把我的血，輸入他身上。」鐵老連連擺手道：「這如何使得？李女士——你也在病中，那能輸血？這個使不得！」碧如很慘淡，很顫動的說道：「老伯！請你由我的意思，我覺得這樣，才能安心，墨菴此次的病，完全是由我招惹出來的。現在墨菴受這打擊，一

一切罪過，都在我一人身上，墨菴病得這樣危急，若沒有人輸血救他，萬一有個好歹，我也是活不了，我身體是經得起，取點血不要緊。」說着，已摸着床下來。鐵老忙止住道：「你不要動，我得先和大夫商量。」說着，走了出去。碧如在房內，等了好一會，見鐵老還沒有進來，怕大夫不答應，便對林太太道：「貞君！你扶我出去，我當面告訴大夫，我的身體經得起，不必爲我顧慮。」林太太道：「你不用這樣着急，我出去給你說去。」林太太走到診治室，正和史大夫鐵老商量，忽見房門一動，露出碧如慘白的臉，扶牆摸壁，走了進來，林太太一看，急過去攙住她，碧如把頭一搖，強打起精神道：「我沒病，剛才一急，暈了過去，現在都好了，大夫！請你快給我取血，救他！我平日身體很强的，我的血液，一定可以適用！」史大夫眉頭一蹙，想要說什麼，接着又聽碧如顫聲說道：「史大夫！請你先把我的血取出來救墨菴，墨菴太危險了！大夫救了一條命，便是救兩條命，史大夫見碧如，帶病還要救人，這樣誠懇熱心，心裏很感動，把頭點點頭：「我先驗一驗李女士的血。」說着，把碧如攙到手術室，在臂上取了兩滴血出來，檢驗的結果，很是合用，因墨菴這病，只有接血一法，時間耽擱過久，連接血都要無效，當

下便和鐵老商量，李女士的血，確是適用，只是她身體稍弱，只有一面取血，急救病人，一面給她注射補針，如此或能兩全，鐵老和林太太也認爲不能把墨菴挽救回來，碧如也不能獨生，史大夫這種主張，是很對的。當下便一同到手術室，告訴碧如。碧如見史大夫答應她取血，心裏稍爲安慰，急把袖子挽起，由護士消毒後，用條橡皮管，把碧上一截胳膊，緊縛起來，史大夫看準部位，將針向血管輕輕刺入，手術異常迅速，碧如連眉頭也不縐，只見史大夫輕輕將玻璃管小唧筒一抽，那護士捧着玻璃量杯，杯口罩着消毒紗布，一縷鮮紅的血，漸漸湧出，漸漸升高，手臂上也不見一點痛苦，史大夫取了半杯血，便停住，改用鹽水注射進去，碧如還問道：「取了這一點血，便夠了嗎？我身子並不見怎麼樣。」口裏雖然這樣說着，可是精神已有些不支，看護士給她裹好手臂，對林太太道：「你和我到墨菴病房去好不好？」林太太怕碧如看了墨菴那樣情形，心上難過，正猶豫間，醫生道：「李女士！請你在房內，躺一躺，靜一靜神，過了一會，我給你注射藥水。」碧如聽了，不大願意，站起來，想要到墨菴病室，看他注射，只是頭上發暈兩腿軟棉棉的，只一站，便又坐下，自己也覺得不支，林太太勸她先到房內歇一會，再

扶她到墨菴病室，碧如只好答應，由林太太把她扶了進去，碧如覺得肢體上，一點氣力沒有，躺在床上，便催林太太道：「貞君你過去看一看，墨菴接血後，是如何情形，我很不放心，一切你不要瞞我。」說着，又流下淚來。林太太道：「你且靜靜躺着，養一養神，大夫說過，接血便有把握，你還怕什麼。」說着，出去。碧如一人，躺在床上，心上非常不安，深怕是墨菴救不回來，大家瞞着她、自己身上，也非常不支，要掙扎起來，也掙扎不動，閉上眼睛，正憂慮交集，忽聽房門的響了一聲，靄青闖了進來，雙眉倒豎，指着碧如罵道：「你這賤骨頭，在外面跟人軋妍頭，害了人，現在人家不要你了，又出來找我表哥買好，我告訴你吧！有我在，你要想再回侯家宅門，是不能的，你這樣無恥的人，沾辱侯門，你還有臉見人呀！」靄青因為她的血，醫生說有毒質，不合用，本就惱恨萬狀，後來又見碧如扶病取血，輸給墨菴，心想墨菴果然爲了她輸血，救了命，病好之後，當然要迎接她回去，現在姑母已死了，姑丈又是沒把握的人，到了那時候，我孤掌難鳴，我一切都失敗，心裏愈想愈氣，後來一想，碧如身體本是有病，現在又在取血之後，我趁這時候，進去辱罵一頓，把她氣死，以絕後患，靄青含着一股怨

惡嫉妬的毒念，乘人不備，搶進碧如房內，破口大罵。碧如出其不意，先給一嚷，嚇了一大跳，又聽她所罵的話，侮辱到極點，只氣得喘不過氣來了，啞嘶着聲音，說道：「你！你！說什麼？……你……」

「竊青大聲罵道：『你還想分辯，誰不知道你有姘頭，你那姘頭姓黃的，你因為有姘頭，才和我表兄離婚，你在外面幹盡壞事，現在又想回來，瞞騙我的表哥，那可不行？你就取了血，救活我表哥，還有我們大家在着，也不能給你瞞騙，你這無恥的賤人，我表哥前世也不知有什麼冤孽，會碰了你這人，叫他當王八。』」

「竊青惡罵一陣，眼看碧如臉色變了，兩眼珠發呆，翻了過去，正在痛快，想要再罵幾句，把她氣死！只見房門一推，林太太走進來，狠狠向她釘了一眼道：『史小姐！你在這裏鬧什麼，碧如病着，你出去吧！』」

「竊青道：『她裝死呢！』嚇誰呀！死了還是我表哥的福氣！」

「林太太見她所說太野，氣得不顧和她辯駁，向她身上，微微一推道：『請你出去，好不好？不要再惹禍了，墨菴先生，已給你嚇壞，現在請別再鬧。』」

「竊青道：『我表哥是我嚇壞，你親眼看見嗎？』」

「林太太道：『無論是不是，請你先出去，好不好？』」

「竊青道：『不行……』」

「林太太見她不講理，正無法擺布，却見房門一動，亞祥推着門

進來，一看是靄青在房裏鬧着，眉頭一縐道：「史小姐你在這裏幹什麼？」靄青還沒答應，林太太向床上一指道：「你看碧如！」亞祥正要向靄青質問，忽聽鐵老在門外大聲喊道：「亞祥！亞祥！」房門一推，走了進來，靄青一見鐵老，嚇了一跳，急奪門出去，溜到墨菴屋內，也不管墨菴是睡是醒，慌慌張張，大聲說道：「表哥！碧如死了，你不用想她吧！」看護婦見她如此冒昧，急要阻止時，那來得及？墨菴輸血之後，在精神恍惚之間，聽了這一句話，立時腦筋一震，口裏又嘔出一口鮮血，靄青見了，知道不好，怕鐵老詰責，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坐上汽車，逃下山去。這時鐵老正忙着叫醫生給碧如救護，等再到墨菴屋內一看，見墨菴口角流出好些血，看護急知會醫生，醫生認為經過很不好，鐵老原是精通醫理，看見墨菴氣色灰敗，再按他的脈博，知道不妙，出去和亞祥商量，須下山一趟，把情形告訴袖海，請他急速上來，亞祥以為袖老家中正辦喪事，不知能否抽身上來。便留林太太在山上照顧碧如，自己急行下山報告，鐵老念袖海只此一子，見他病已垂危，心裏非常難過，和史醫生再三商量，至無法挽回時，也須維持兩三天，等他老父上來一決，史醫生認為輸血是最後一着，經過不好，現狀非常危險，

能否再維持兩三天，實無把握，果然到了下午，日薄崦嵫，墨菴氣息奄奄，只剩了一些殘喘，雖經史醫生連注射幾次強心針，終是不能維持，延到山上太陽一落，墨菴一絲微喘，不能等待老父上山，已隨陽光消逝了，臨終時，只鐵老一人，站在床前，看了實在傷心，怕驚動碧如，又不敢哭，灑了幾行老淚出去，暗暗告知林太太，一時不要給碧如知道，碧如蘇醒之後，屢次詢問林太太，墨菴病狀，林太太只告訴她，經過良好。碧如雖然閉着眼睛，一心只注意隔屋，到得天色快黑，碧如強要下床去看視墨菴，經林太太一力阻止，碧如哭道：「我心上難過得很，給我過去看一看，我才能安心！」林太太那肯她過來。後來請到史醫生，又給碧如注射一針，才昏昏沉沉睡去，到得半夜，碧如睡醒，睜起眼來一看，林太太不在屋內，屋角一個看護婦，坐在那裏打盹，再側耳一聽，四面寂寂，一點聲息沒有，也不知墨菴怎麼樣，此時林太太不在屋內，看護婦又睡着，無法打聽，便勉強掙扎下床，扶牆摸壁，慢慢走到隔屋，把玻璃門一推，在暗弱燈光下，只見墨菴病床上，好似只有一幅雪白被單蒙住，心裏早跳了一跳，暗忖。難道墨菴不在這裏？已經下山了？顛着脚步，走到床前，把被單一揭，露出墨菴一張灰敗死臉，一張

潤澁無光眼睛睜着，碧如抖着手向他鼻孔一摸，又向他冰冷的手一握，只慘號一聲墨菴，便仆倒床前，隔屋的看護，給這一聲驚醒，一看床上，不見碧如，急赶到隔屋一看，碧如半身伏在床前，兩腳委在地下，已沒氣息，急知會史醫生，史醫生用聽筒一聽，心臟業已停止，無可救治，林太太在別屋假寐，聞信急趕過來，不由大哭，第二日，亞祥和袖海趕到，見房內陳着兩具屍身，頓足哭了一回，鐵老把靄青上山闖禍，經過情形，說了一遍，袖海含淚道：「這錯全在我身上，當墨菴未定親以前，先室就注意在內姪女靄青，我只爲墨菴不願意，後來他結識碧如，我原認是一對佳耦，不意竟演成此種慘局，昨天靄青下山時，汽車翻到溝內，右臂和左臂都撞折了，現在醫院不知怎麼樣。」鐵老嘆了一口氣道：「碧如是一個冰清玉潔有才德的女子，生命不辰，他雖和墨菴離異，都非出二人本意，生不能同衾，死當同穴，我主張二人仍須合葬。」袖海想了想，也就含淚答應，一切營墓題墓，全託鐵老和亞祥經理，經過七個月的期間，墨菴碧如墓前，草色芊芊，在四圍蟬聲淒咽之中，有一雙伉儷，前來展墓，獻花之後，那女伏地拜倒，口裏連喊碧姊，碧姊！淒淒咽咽哭個不住，那男的勸道：「存素！不要哭！不要哭！」

「說着，攙着她，雙雙含淚出去。」



完

